

# 經典The One

發現探索人文關懷25週年

---

為 時 代 作 見 證  
R h y t h m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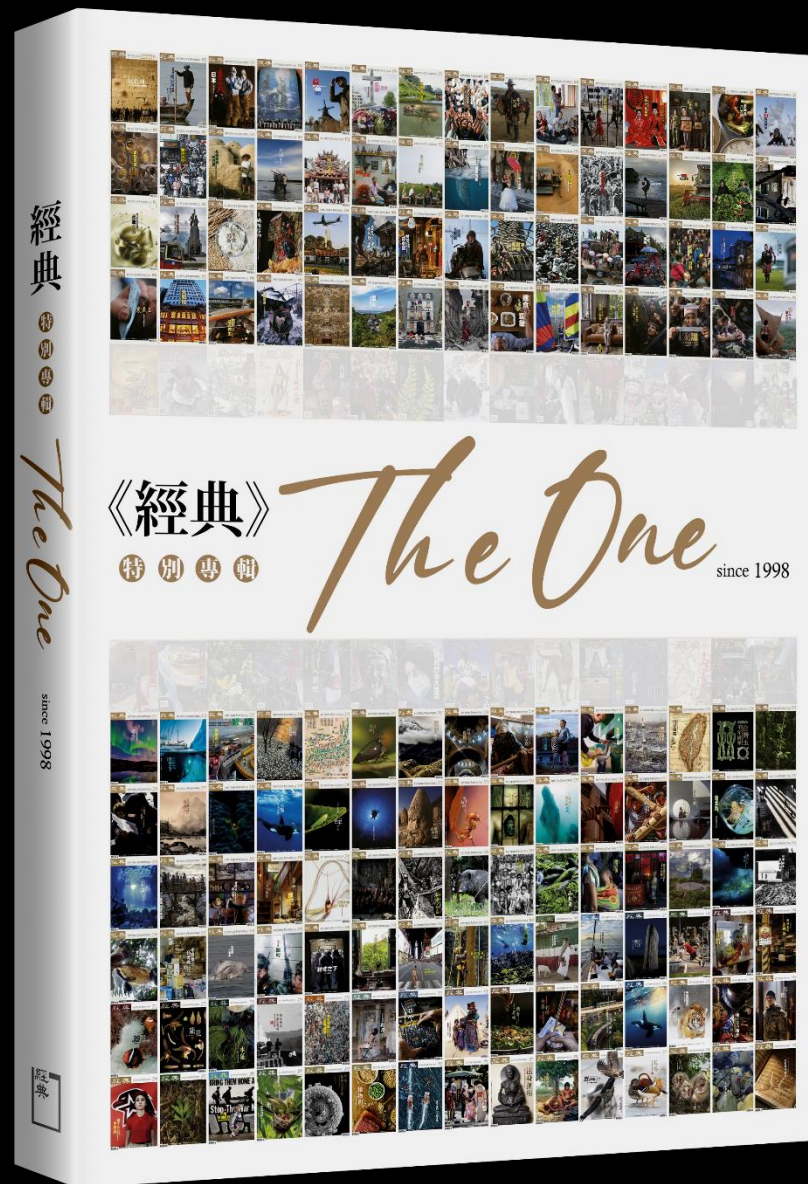


---

為 人 類 寫 歷 史  
M o n t h l y

# 經典 The One

從三百期雜誌及數十本經典叢書擷取圖文精華，凝鍊二十五年歲月於一，希望舊雨新知都能藉以認識《經典》、走入《經典》。



《經典》

特別專輯

*The One*

since 1998



關於王志宏

是文字工作者

•是攝影者

是編輯

•是記錄片的製片

是節目製作人與主持人

•是Part time的老師

•是人道援助者

著有在龍背上、須彌山之東、香格里拉以西  
行雲流水、照見想想

得過九個金鼎獎: 特別貢獻獎、攝影獎、專  
題報導獎、雜誌編輯獎、圖書主編獎

I note what you say about your aspiration to edit a magazine. I am sending you by this mail a six-chambered revolver . Load it and fire every one into your head .You will thank me after you get to Hell and learn from other editors how dreadful their job on earth. ( H.L.Mencken to William Saroyan )

要害一個人，就讓他去編雜誌

Derived from old French *magazin* the Italian *magazzino*  
Arabica *makhazin* .A magazine was a place where all goods of  
all kinds were kept.

一個裝有各種好東西貨物的倉庫

magazine :contains periodical containing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stories,features,photographs and other pictures.

一個有各種好東西的出版品

今日的雜誌是書籍與報紙間的混血

書與雜誌:單一與多樣 深入與多元

報紙與雜誌:前者丟到空中掉下來灑滿一地，後  
者仍然是一本

# 雜誌就是結了婚的文字與圖片

雜誌被認定是較能滿足視覺感官 除了大量的圖像，還有留白空間的處理，內容上有藝術感的編排，所以自**1860**年第一本雜誌開始，雜誌就是結了婚的文字與圖片，雜誌不僅是專文或是特寫、特別報導，還有加上圖說的插畫與攝影，這些令人喜愛的東西在倉庫裡引誘著讀者。

# 我們是誰

深度長期的追蹤報導一直是《經典》強項，二〇〇〇年的南島專題報導，開啟國內對南島語族溯源先河，之後採訪團隊更以《島國》、《人嶼》為尺度，至世界各地探索，打開福爾摩沙子民的視野。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我們從環保、減碳的角度，以文字反躬自省；也屢次進入印度、緬甸等佛國，留下以佛陀為主軸的虔誠信仰影像。「有限世界，無限探索」，引領我們來到世界的盡頭，南、北極地都有《經典》的採訪足跡。從全球大環境到內心小宇宙，藉由紙上的閱讀神遊，我們逐漸認識自己在世界的定位。



# 萬年淬鍊的台灣人

《經典》開天闢地的起手式

一九九八年八月，經典創刊。創刊號的封面故事：「萬年淬礪的台灣人」，用以宣示立足這塊土地上一本新雜誌的論述根基——認識過去，立足現在，預見未來。

在地球漫長的演變過程裡，每一次的海陸板塊重組，不僅改變海陸樣貌，也順勢牽動海流與風向而影響氣候。就在大約一億年前，地表陸塊飄移至今日的位置，承載億萬年海洋記憶的台灣，也在此時自海中露出，在往後漫長的歲月中幾經浮沉，直到五百萬年前，才通過板塊推擠的考驗，隨著地殼的抬升，以連綿山脈的姿態，屹立在歐亞大陸最東緣的太平洋上至今。

兩百多萬年前，菲律賓海板塊不斷向歐亞板塊擠壓，之前由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到菲律賓海板塊，而在台灣東南方出現的一連串火山島隨之慢慢北移，終於撞上了五百多萬年前自海中崛起的高山島嶼，與之結合成今日台灣的地貌。

最近一次冰河期，海平面下降地表露出，先民逐獵物來到台灣，就此寫下人類往後在台灣數萬年的歷史。《經典》創刊號，再現這段史實。

累世以來，地球軌道變化及大陸板塊移動改變了洋流流向，使得高緯度的陸地封阻通往北冰洋的溫暖海流，冰雪襲捲歐洲與北美洲，北半球的氣候越來越惡劣，更進一步波及南半球，冰河期終於來臨。從一百八十萬年到一萬多年前，地球的氣候時冷時熱，冰河時現時退，不斷變化的環境，一再考驗地球生物的適應能力。

學會以雙腳行走的人類，憑著一雙巧手，憑著腦中的智慧，走過嚴苛的大地，從一次次的冰河考驗中活了下來，而他們的巧手，他們的智慧也融入地球的生命史，成為一股新的生命力量。

大約在距今一萬八千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人類追逐著動物來到歐亞大陸板塊的最邊陲——台灣，來到這處大自然早在億萬年前，便為他們預備的生存空間。

《經典》創刊號的封面故事，見證台灣歷史的開天闢地。■



## 鄭和下西洋

追循七下西洋的史詩巨構

千百年來，中國歷代一統王朝，一向自視天朝大國，泰半將鄰近部落或王國視作藩屬。「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明太祖曾如是下詔；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卻朝貢日稀，他飭令遣使南海，以招諸國輸誠來貢，但成效不彰，除海外諸國循陸路入貢者外，由海路入貢者寥寥，於是促成鄭和下西洋之舉。

明朝永樂三年（公元一四〇五年），鄭和初下西洋。自此，前後共七次率領由兩萬七千人所組成的船隊，從江蘇劉家港出發，航向南海、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兩百多艘巨舶航行在茫無邊際、巨波蕩漾的海上，從福建泉州到長樂，從江蘇南京到雲南晉寧，從泰國大城府到馬來西亞麻六甲……此一非常之舉，曾寫下中國最為波瀾壯闊的航海史詩。

一九九九年八、九月，《經典》配合創刊週年，特別企畫兩期【鄭和下

西洋之尋根溯源】與【鄭和下西洋之萬里追蹤】專題，以獨具的視野、強大的製作能力，循著當年鄭和下西洋的航道軌跡，遍歷曾為萬人船隊的駐紮之地。

經典團隊在一年之中遠赴大陸、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斯里蘭卡、葉門、肯亞等地，並深入現場考察、結合歷史文獻、工藝發展與航海科技以復原歷史。

除出版《鄭和下西洋：海上史詩》專書，經典更特別製作鄭和船隊模型，使圖像立體化，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假鴻禧美術館舉辦長達兩個月的展覽。同年年底，《鄭和下西洋》文物特展於檳城開展，並陸續於吉隆坡、馬六甲、新加坡、菲律賓等地舉辦。

《經典》創刊週年的【鄭和下西洋】大型企畫，讓穿行在如慢歷史記憶中的鄭和船隊，印象逐漸鮮明、清晰；而其所揮灑出海洋文化的恢弘氣度，則深深銘刻於所有華人心。■

非洲肯亞北方的巴狄 (Pate) 島上，據傳是鄭和下西洋船隊後裔的法茂 (Famao) 族人。與東非沿海一帶人種相較，確實膚色較接近黃種人。



## 鄭和船隊想像圖

根據目前僅存的史籍記載及研究結論，學者相信，以飛燕般的編隊航行海上，應是鄭和船隊最可能採行的計畫編隊。《經典》製作的這幅鄭和船隊還原圖，之後還被探索頻道的紀錄片採用，並被中國許多博物館，未經授權即使用。



### 船隊復原模型



**大八櫓**  
長度：42公尺  
寬度：16公尺



**戰船**  
長度：18/50.9(丈/公尺)  
寬度：6.8/19.2(丈/公尺)  
深度：4(呎水；公尺)  
排水量：1703(噸) 載重量：850(噸)



**坐船**  
長度：24/67.9(丈/公尺)  
寬度：9.4/26.6(丈/公尺)  
深度：5(呎水；公尺)  
排水量：4033(噸) 載重量：2000(噸)



**糧船**  
長度：28/79.2(丈/公尺)  
寬度：12/34(丈/公尺)  
深度：6(呎水；公尺)  
排水量：7081(噸) 載重量：3500(噸)



**馬船**  
長度：37/104.7(丈/公尺)  
寬度：15/42.4(丈/公尺)  
深度：7.6(呎水；公尺)  
排水量：14586(噸) 載重量：7000(噸)

## 發現南島 南島新世界

探索台灣身世的跨洲跨年報導

一九九八年八月，《經典》雜誌創刊號製作了【萬年淬鍊的台灣人】專題，從人類學的視野與考古研究，追索台灣人遠古的身世，其後，並由此牽引出南島語族的迢迢遷徙路……

最初歐洲航海圖上的太平洋僅是一片汪洋，直到一五二一年麥哲倫首度西航繞過新大陸環球一周，為「太平洋」命名，歐洲人才真正見識其廣大。其後太平洋上諸島才被標示在歐洲航海圖上。名，歐洲人才真正見識其廣大。其後太平洋上諸島才被

然而根據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的研究推斷，早在約公元一千年時，「南島語族」的足跡早已經踏遍了太平洋上諸島嶼。從最北的台灣島，到最南的紐西蘭大島，都聽得到屬於南島的語言，那聲音往東還遠傳至一個遙遠的孤島——復活島，往西則甚至穿越太平洋，進入印度洋，到達非洲東南邊的馬達加斯加島。

流著南島民族血液的菲律賓巴鮫人，昔時縱橫於海上，而今則濱海而居（上圖）。台灣達悟族人的拼板舟，是出航海上捕獲飛魚的利器（下圖）。

一九九九年，因著台灣可能是「南島語族」原鄉，《經典》採訪小組循考古與語言學家推斷出來的南島人遷移路線，出發找尋「南島語族」。耗時近兩年，足跡跨越四大洲、兩大洋，深入探索南島世界。二〇〇一年七月起，《經典》以三期的鉅製篇幅，接連刊登【發現南島】與【南島新世界】專題，循著南島語族在六千年前的獨木舟航路，由福爾摩沙直抵印度洋西境，輯成《發現南島》、《南島新世界》等專書；因報導所累積的珍貴圖資，則屢為國內外博物館借展重點。

二十五年來，《經典》不曾間斷對於台灣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積極關注。在追尋南島語族遷徙的過程中，我們聽到了海的聲音，也看見羅列在太平洋上的無數島嶼，看見了南島。發現南島，我們看到的不是唯一，而是一種多元並容的聲音，那是屬於南島特有的聲音。■



## 風中之葉

十六至十八世紀外國人眼見耳聞的台灣

十六世紀以來，曾活躍於台灣這舞台的人，除了本島原住民之外，尚有中國、日本、荷蘭、西班牙、法國、美國……等外來者。這些人或多或少都見證過，某一特定時段台灣的史地、人文與環境，同時也多少留下紀錄或影像資料。

一個偶然機緣，經典與來自荷蘭的藍柏(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合作，於《經典》創刊四周年出版《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一書，內容是將十六到十八世紀、三百多年間，外國人對於台灣的片斷觀察彙集成書，提供本地讀者一窺幾世紀前外國人眼中台灣的視角。

作者藍柏，是在歐洲買賣東方古董、古文書的荷蘭古董商。在一次來台旅遊時，他在墾丁偶然發現祀奉「荷蘭八寶公主」的小廟，從而引發其對於荷治以來台灣歷史的探索。此後，他持續在歐洲找尋十六世紀以降有關台灣的版畫與地圖，不斷接觸東印度

公司的史料，並致力於台灣與中國特殊歷史文物的蒐集，經長時間於各地搜羅，最終精選二百三十餘幀圖像資料，結合豐富文字書寫，終成《風中之葉》一書。特別的是，書中那些源自十七、十八世紀的銅版畫，內容不全都是當時外來者的客觀觀察，許多往往只是繪者根據人們的口頭敘述，用圖畫加以勾勒想像而已。對未曾來過遠東、乃至台灣的歐洲畫師而言，要把文字或口述的意象用繪畫表達出來，就只能靠自己的經驗知識找到素材加以發揮，無怪他們筆下的台灣原住民頗有非洲人或美洲印第安人的異國風味，煞是有趣。

以富奇風異趣的圖繪，結合深度剖析的文字，本書企圖還原西方人初遇台灣的原味，猶拾掇片片風中之葉，以斷面的觀察與描繪，累積拼湊台灣過往命運，為福爾摩沙的歷史提供新線索。這是西方世界與台灣的初體驗，也是經典探索島嶼身世的重要環節之一。■

十九世紀後半，透過畫家筆觸描繪、西方傳教士及博物學家觀察到的台灣平埔族人。他們認為平埔族人生活習慣仍相當原始，但令人感受到一種純真的魅力。



## 赤日炎炎

日治時期（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台灣史

一八九五年六月五日，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在基隆港的前清海關內設立了臨時台灣總督府，開啟了日本帝國在台五十年的統治。

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承擔了歷史上的獨特際遇：經歷兩度國籍的改變，兩次語言的轉換。在顛覆變遷中接受了殖民母國現代化的洗禮，在帝國戰略指導之下，島嶼被捲入了二戰漫天烽火中，而這段歷時五十年的殖民歷史，最後是以日本戰敗而告終。儘管統治者宣傳其現代化功績，卻無法掩飾台灣前進道路上留下的斑斑血跡；而當一九四五年政權再度易手，歷史書寫往往強調台灣人的反抗運動，而日治以來的經濟發展則多留空白。

二〇〇五年經典的年度專題，即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歷史做一回顧。透過《經典》團隊浸淫史料，遍訪在地耆老，在學術單位及文史工作者的協助

下，搜羅日益凋零的證言與影像。以八萬字、近四百幅的珍貴圖片，再現日治五十年的經濟發展軌跡；用以追尋台灣社會自主性的展現，銘刻殖民壓迫下苦吞的無奈。

《經典》以太平洋為歷史書寫框架，以經濟發展及常民生活變遷為時代座標，對日本治台做了全面探討與回顧，有史實的回眸，也有台中日關係的檢視；有國際強權的運作，也有兩岸統獨的糾葛；但更多篇幅是放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基礎建設，公共衛生的推展，台灣農業「糖金米銀」的躍進，城市現代化的宏規，台灣工業化的腳步和進程，以及衍化新興的台灣美術等。

台灣在強權鬥爭的夾縫中生存本已不易，在生存不易的環境中能屢創經濟發展奇蹟更屬難得，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珍惜和警惕。

而唯有寬容地面對過去，我們才能窺見歷史全貌，並以為鑑。 ■

從清領時期的第一條鐵軌開始，台灣鐵路史歷經三個朝代、超過百年的打拚。一九三〇年左右、八百型機關車上的少年學員，見證日治下現代化的洗禮。



## 島與陸

從「唐山過台灣」到「台灣進唐山」的兩岸移民史

數百年來，「島」與「陸」之間關係千萬重。最初，是在明清時期為求生存冒死強渡「黑水溝」的「唐山過台灣」。後來，則是經濟改革開放、反攻搶賺人民幣的「台灣到唐山」。

因政治、文化等因素，台海移民史曾是兩岸社會最不可碰觸、最敏感的核心。《經典》持續對於島嶼的身世探索，於二〇〇四年度報導從移民動機出發，分四大主題，將時序拉回到先民橫渡黑水溝，及其後海峽兩岸間的移民歷史。

唐山過台灣：以現代中國東南海的偷渡潮為引，追溯四百多年前閩粵居民渡台的動機，並沿著他們的足跡，細走一遍「黑水溝」的移民航路。這樣從海洋揭幕的特殊身世，列強競逐的足跡也融入台灣人的血液中，成就了貿易島的基礎性格。

開發拓殖思想起：回顧閩粵先民上岸後，如何從海岸向中央山脈開拓、與原住民通婚和融合；及至清咸豐十

年（一八六〇年）台灣開埠，港市興衰見證一百多年來的台灣貿易史，以及在地的璀璨文明。

新唐山過台灣：從一九四九年談起。台灣現代史最大一波政治移民潮，為台灣帶來族群融合的陣痛，也帶來豐富多元的文化，「台灣意識」在社會反覆的辯證中確立。在此同時，大陸另一波移民潮再起，大陸新娘渡海逐夢、大陸漁工海上淘金、偷渡客絡繹不絕，都為台灣掀起新時代族群融合議題。

台灣進唐山三部曲：細述兩岸移民歷史的轉向。從日治時代首波「家在彼而店在此」的台灣家族說起，看現代史中的兩岸移民反流現象，看台灣商人曾經如何地迂迴前進大陸投資，以占得先機。

多元的聲音，在這個多元的島嶼迴蕩，究竟該何去何從？我們若仔細觀看歷史，將知道過去的來處、現在的位置、與未來的遠景。■

一九二〇年代，新式輪船漸取代帆船，停泊能力受限的淡水港趨平淡（上圖）。「市街改正」政策下，鹿港的不見天街（今中山路）當時拓寬後樣貌（下圖）。



## 福爾摩沙拾遺

近代西方世界與台灣接觸初體驗

延續二〇〇二年與藍柏 (Lambert) 合作出版《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經驗，經典於二〇一五年再與藍柏合作【福爾摩沙拾遺】系列，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洪流，披瀝出台灣與世界相關涉的歷史鉤沉，藉由介紹十七至十九世紀間西方世界，而與台灣的文化、宗教、政經發展有過影響的歷史人物，由他陸續分訪對台灣的發展與經營有著影響的西方人士其後代與家鄉。

舉其要者如：法國海軍將領孤拔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荷蘭據台時期末任台灣長官揆一 (Frederick Coyett)、最早系統化整理中國和台灣鳥類名錄的英國領事斯文豪 (Robert Swinhoe)、以及英格蘭牧師馬雅各 (James Maxwell)、蘇格蘭牧師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等諸多與台灣歷史相關的外國人士。

藉由在地化研究，呈現這些西方歷史人物的文化背景。經由採訪專家、

蒐集歷史照片、結合史料、古地圖及相關文物，乃至這些歷史人物的後代遺緒，來回應他們在台灣歷史曾經扮演的角色，並從中發掘鮮為人知的幽微史事。

上列篇什已綴輯成書，而隨著藍柏的不斷尋訪深掘，新的【福爾摩沙拾遺】題材亦接續在《經典》披露，如清法戰爭時期，由法艦「偵察兵號」(Éclairer) 專員菲爾曼-安德里·薩勒 (Firmin-Andrée Salles) 所拍攝，當時基隆和澎湖的珍貴歷史影像。以及早期西方稱之「大員惡魔」的台灣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相關歷史紀錄。

身為台灣人，應知台灣事。除了透過大歷史書寫，經由不同角度的人物勾勒、乃至物產風習的紀錄，或也能提供不同於以往的歷史觀點，讓這塊土地的歷史積澱更形豐厚，這是《經典》從關懷台灣出發、推出【福爾摩沙拾遺】的初衷。■

一六六二年荷蘭失台，自此台灣脫離西方商業殖民勢力。末代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台最高行政長官「揆一」，寫下《被遺誤的台灣》詳述荷蘭失台始末。



## 台灣四百年

從慈濟四大志業綜覽台灣四百年歷史

二〇〇六年，慈濟創立四十週年，為讓讀者見證台灣斯土斯民的美善歷史，慈濟人文志業別於傳統強調政治的記錄方式，用貼近生活的書寫呈現四百年來台灣人民革路藍縷的歷程。從慈濟的四大志業：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出發，將歷史縱深擴及台灣四百年歷史，出版《台灣慈善四百年》、《台灣醫療四百年》、《台灣教育四百年》、《台灣人文四百年》套書。鋪陳多元台灣的涓滴面向，邀集各方學者專家共同執筆，並傾慈濟人文志業的經典雜誌、慈濟月刊及出版部等平面出版單位全力彙編。

《台灣慈善四百年》記述清代迄於二十一世紀初，為台灣這塊土地無私付出愛心與奉獻的人物與機構。不分本土或外籍，不管世局變亂或朝代興替，他們涓滴的愛心細流，串連成今日的大愛。

《台灣醫療四百年》始於原住民醫

療，終於當代醫療爭議。學者執筆從時間縱軸分別描述對於某醫學主題、或特定時代裡醫療發展的理解；以平實筆調譜寫出台灣四百年來的醫療經驗與傳承。

《台灣教育四百年》以斷代方式歷數台灣教育沿革。荷據時期的傳教與文字帶來文明曙光，明鄭清領的科舉儒教影響教育規範設施，日治時期為現代教育發軔奠基，民國迄今作為則與無數學子休戚相關。

《台灣人文四百年》爬梳統治者的文化霸權與政策、民間社會的文化態度與集體心靈、從啟蒙敘述到後現代主義間的思潮遞嬗、各種藝術形式的創作實踐、從刻版印刷到數位媒體、乃至「文化」一詞的流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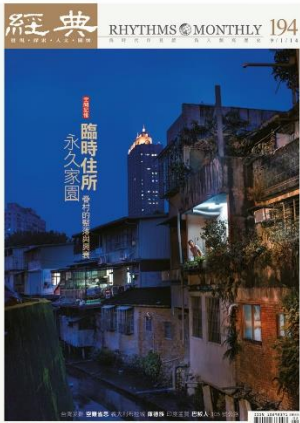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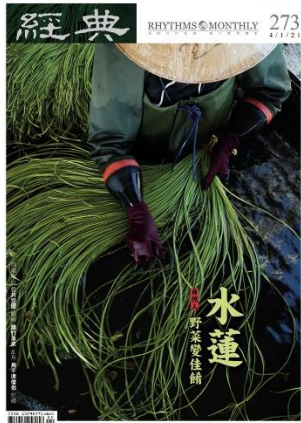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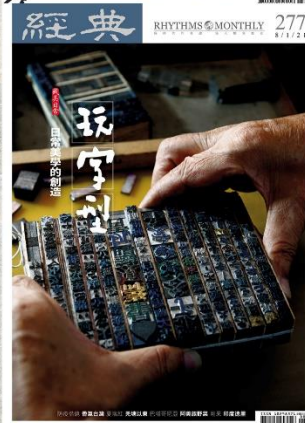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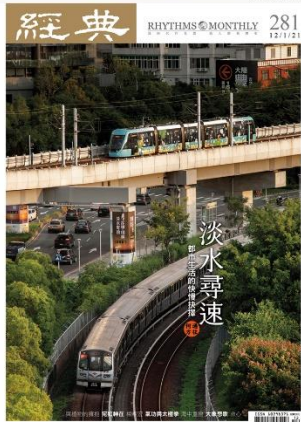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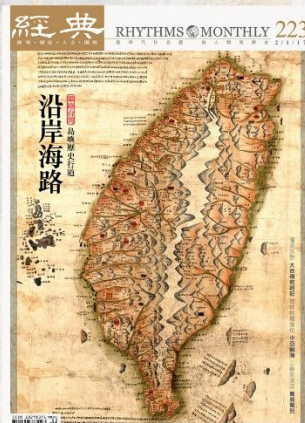
藉由檢視台灣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軌跡，我們從中理出擺脫政治制約的歷史，更貼近從古至今台灣先民與今人生活的歷史。 ■

戰後台北某戲院前洶湧的人潮。電影的普及，造就當時台灣社會一股新的閱聽經驗，「看電影」這件事，成為廣大庶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娛樂。



# 台灣棋樣

台灣，我們的島嶼擁有豐富多變的自然景觀，在這座瑰麗的寶島上，有不同時期的人類智慧利用自然資源所開展的各種行動。從史前足跡進入到歷史時期，在廣袤的海洋與森林之間，不論是以產業需求或軍事駐防的動機出發，我們嘗試開拓陸路與水路的通道，一步一腳印通往前方、實踐想望。我們總在拓展行動的邊界、試探自然資源的底線，但終也發覺到需要重新審視與島嶼物種的休戚與共、收斂人類無止盡的開發與欲求。我們認真傾聽與關注島嶼生息，從這一座充滿生命力的島嶼中體會幸福與感恩。



## 考古台灣

在地底探坑尋找台灣人史前足跡

「保存過去，就是為了營造更好的未來。」《經典》戮力耕耘冷門的考古研究多年，幾乎是唯一長期跟著考古學家上山下海的台灣平面媒體。從不同考古遺址的發掘，到綜合論述文化保存與經濟開發衝突時候的思維，【考古台灣】整理出上溯自三萬年前的台灣史前足跡，集結了十五篇報導，於二〇一七年專書付梓出版。

時至今日，台灣各地仍有許多工程正在開發，《經典》亦持續追蹤「敏感地區」的搶救發掘，以更新考古發現，企圖將台灣史前與歷史串連一氣，將長濱卑南鵝鑾鼻等史前老祖，和南島語族、原住民甚至近代新住民的臍帶予以疏通、釐清，正巧應和了台灣考古民間化普及化的風潮。

目前得知年代最早的考古遺址是東海岸一個個獨立的八仙海蝕洞遺址。長濱文化上溯三萬年前舊石器時代，地球還在末次冰期，人類跟著大型哺乳動物遷徙，來到今天台灣東海岸花蓮台東沿海，只知打製砍砸，屬採集漁獵生活。

在馬祖列嶼的小小亮島上，出土了八千年前的一對男女亮島人，考古顯示他們應是捕魚為生，雖然洋流急風浪大，岩壁大多陡直入海，但周圍是漁獲極為豐富的海域，很可能當時還不是海進期，崖壁未被大面積的崩落，可活動的礁灘比今日寬廣。

此外，從亮島男人的牙結石澱粉分析，顯示食物來自大陸或島上的殼斗科植物，因此亮島人經常來往島、陸之間。這是台灣考古界第一次將人骨送往德國馬克斯普特朗人類演化研究所做基因分析，發現和某些台灣原住民、若干東南亞島嶼族群有部分共同的母系遺傳血緣。

卑南文化則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卑南遺址「人口密集區」至少有十公頃，它出土了環太平洋最多墓葬群，顯示五千年前台灣東海岸開始有相當規模的聚落。考古前輩、前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仲玉說：「當人類生活有了工具，生活型態也因工具而改變，於焉產生所謂的文化。」

舊石器時代人們「逐水而居」，但



鵝鑾鼻史前居民依存著珊瑚礁林生態採擷貝類，數量最多首推夜光蝶螺，還有笠螺、磚碟蛤、魁蛤等一百五十多種，不只食用，貝殼亦可加工後製成工具與飾品。

陶的發明，讓人類有了盛水器，於是從移動式的狩獵，慢慢演變成採集、農耕，甚至發展到可以控制種植物的生產量。

當三千七百年前西部平原露出海面有了人跡時，卑南一帶的人類就已在花東縱谷間來來去去，他們戶戶相連結構整齊，聚落和地底的石板棺平行，是卑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屋裡屋外與聚落之間都有巨石，或做房屋結構，或做石梯石輪等用途，或以高達四五公尺的石柱為地標，這是特色之二；此外，用花蓮豐田玉製作的玉飾玉器，多樣而精緻，也在全台甚至菲律賓、越南、澳洲等地發現。

在台灣最南岬的鵝鑾鼻也有新發現。相較於墾丁地區在過去四十年間斷斷續續的考古，現在的研究更加完整且全面性。靠海吃海的鵝鑾鼻人除了嫺熟操舟，並有細膩的貝器加工技術，還能輸出，考古學家提出，史前的鵝鑾鼻應該是台灣頭，是人們進出島嶼的第一站。

至於，被考古學家喻作滿天星斗的南科遺址，共八十二處發掘，上下重疊六個文化層，從五千年前的大坌坑文化層層堆積至距今三百年前的明清

漢文化。目前南科遺址有的原地保留，有的移出古物歸廠房用途，但每日例行巡查監看，一有工程需要就立即進行搶救發掘，包括三寶埤遺址已做了六次發掘，還有因蓄水工程而及時搶救的三民路遺址。

史前聚落能集成、或消失多因水的緣故，就像南科依傍著曾文溪，多次氾濫的溪水將部落與文化曾湮沒水底，但也因水封而保存它的完整性。也因此，【考古台灣】亦在陸域上進行「水下考古」。

例如，宜蘭礁溪得子口溪，因溪流的整治工程而無意間發掘淇武蘭遺址，這是陸域水下考古的第一例。從距今一千六百年前的文化層乃至近代，都有出土大量進口的瑪瑙珠、玻璃珠、錢幣和鐵器，還有來自中國的陶器與泰國緬甸的大型陶罐，據此推測，淇武蘭人生活富裕，河口貿易活絡，被認定是噶瑪蘭族的祖先，成為當地鄉土文化教材。

歷史是大家的，每一個人皆會參與，不論時間早晚或久暫。《經典》考古團隊也會繼續跟隨著考古學家的腳步，冀望從點而線而面，從海洋走向高山，串起古今文化如絲如縷的脈絡故事。■



卑南遺址公園是台灣首座現地保存的考古遺址公園（上圖）。鵝鑾鼻遺址發掘出土兩具保存程度高的個體，是研究古代南島族群體質型態與基因的關鍵材料（下圖）。

# 自然寫真

上山下海觀察台灣多元生態

能夠成為《經典》的，不是只有人。總是以人類本位主義出發的視野，令我們偏狹、自大，會容易忘記天生萬物共享資源，而人類只是其中一分子。我們享有珍貴的人身，在人類悠久的歷史記載以來，任意讓萬物隨我們的意念發揮「作用」，好看養眼的物種拿來賞心悅目、不喜歡的嫌惡物種除之為快，更有甚者，是以人類利益優先（不論是哪一種利益）的思維，大手大腳的開發土地，意念所至就鏟平一大塊又一大塊具有多種生命氣息的棲地。

《經典》所開展一系列【自然寫真】的相關報導，含括飛禽走獸游魚等人類以外的多樣物種，述說牠們與我們共享土地的情懷故事，一樣經由遷徙、適應、定居、危機處理、再適應、再遷徙的生命史。我們試圖向讀者傳遞一個信念：如萬花筒般的大千世界，認識人類之外的生物，是多麼有趣又多麼值得珍惜的緣份。萬物之靈的人類一念可以為惡，一念也可以為善。我們總在天平的兩端試探平衡在哪裡，希冀在共生的長河上試著多做對一些事情，讓更多好的可能得以發生。

在【自然寫真】中，我們介紹許多台灣獨有的特有種。比如今（二〇二三）年的兔年，我們特地在第二九四期介紹兔年群相。台灣野兔（*Lepus sinensis formosus*）就是台灣特有亞種，是華南兔八個亞種當中最短毛的。牠們棲息在全台低海拔、較開闊環境，比方草生地、農墾地、雜木林邊緣甚至墓地等。白天鮮少出沒，夜晚比較容易在鄉間小路目擊，當然，一看到牠們那對大耳朵就知道牠們在那了，但是牠們生性機警，對聲音尤其敏感，只要製造了稍大聲響，牠們很快地一溜煙逃走。

我們也介紹台灣獨有的草原貓頭鷹草鴉。台灣的草鴉也是特有亞種，屬中型猛禽，頭頂與背部羽色是深淺不一的黃褐色，在草叢中易於偽裝；牠還有與其他猛禽相比起來，明顯占身形比例更多的一雙「大長腿」，讓牠在草叢地裡可快速奔走、狩獵，「鴉」行草偃、所向披靡。心形臉盤是草鴉的主要特徵，亞成鳥時期呈深褐或暗紅色，隨著年紀增長，臉盤色澤會逐漸轉變成白色。草鴉的心形臉盤似猴



鴛鴦給人浪漫又帶點神秘色彩，因為很少人在野外遇見牠。經過長期追蹤，原來牠們早就是台灣住民。懂得鴛鴦習性，就知道何時何地能與牠們喜相逢。

臉，也容易被辨識為對切剖面的蘋果。猴面鷹、蘋果鳥，都是民間常見稱呼；而兔仔鷹、草埔姑黃，則是與草鴉共同生活在台灣西南平原的西拉雅獵人的親切叫法。這兩種在草原地上獨特的台灣物種，近年來卻因為草原開發劇烈而棲地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台灣野兔的救傷機率變高，草鴉的數量更是岌岌可危。除了住在近地面的物種不平靜，山裡面的也未必安全。

二〇一九年是發現台灣山椒魚的一百週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年輕的日本昆蟲研究者楚南仁博，一路從霧社、羅多夫社、荷歌社、三角峰分遣所……，跋山涉水來到了追分（今南投縣仁愛鄉翠峰一帶），想要找尋過往研究者尚未記錄過的新物種，楚南仁博翻尋著可能的石塊棲息地，結果，卻出現了一隻意料之外的「山椒魚」，從此打開了台灣山椒魚研究的第一頁。但一百年後，原本是因為冰河期而留在台灣深山的山椒魚，進而遭遇疫情後山林觀光人潮湧進、氣候劇烈暖化、棲地破碎的議題，冰河子遺的故事隨時可能戛然而止。

隱藏在台灣深山裡的一個被汙名化的物種，是蝙蝠。多數人想到的是牠

的恐怖形象與病毒，但其實島上的蝙蝠都是特種和特有亞種，在生態上的意義遠大於疫病。所有原生種都有牠存在的意義，只要願意貼近觀察、悉心了解，其實蝙蝠並不可怕，甚至很可愛。

另一個深山物種還有台灣最壯碩猛禽熊鷹。牠們是台灣南部排灣族與魯凱族的聖鳥，過去的配戴鷹羽是身分、榮耀與擔當的象徵，但進入現代社會後，原民文化幾經動盪，部落領袖權力式微，鷹羽是榮耀與身分、統御土地與照顧族人義務的象徵，還是資本世界中，社經地位與財富能力的彰顯，也成了部落中難以言說的隱傷，也讓保育議題隱含著更多複雜的不同權利關係人（物種）。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於二〇二二年達成歷史性協議，預計在二〇三〇年前加強保護全球 30% 陸地和水域。透過國家所表定四十四個國土綠網關注區域、四十五條區域保育軸帶計畫，含藍帶與綠帶，山、水交錯。【自然寫真】系列也會一篇一篇寫下去，珍愛這片土地、保護多元物種，與我們的讀者共勉之。■

草鴉幼雛，八週齡後羽翼漸豐，會逐漸離開巢區探索（上圖）。台灣長耳蝠，也是特種，耳朵身體一比一，飛行時立耳，停下來耳殼後收（下圖）。





熊鷹是台灣最壯碩的森林性猛禽，因其與百步蛇紋相似的羽毛斑紋，深受南部排灣族與魯凱族人推崇；但也因羽色珍貴，熊鷹的生存難題更顯複雜。

## 安老想望

打造理想老後的超高齡社會

台灣二〇二五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六十五歲人口占比超過 20%、達到四百七十萬人，每五人有一人六十五歲以上。

台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在《2025 無齡世代》一書中如此描述：「勞動人口快速老化，需要照顧服務的人口群魚躍成長。六都擠進渴求醫療及長照體系的高齡者，成為『老人之都』，屆時醫療照護體系可能不堪負荷。」

加上「偏鄉將陸續出現半數是六十五歲以上高齡人口的『極限村落』，並終至凋亡成『無人村』。無人便無生機，偏鄉愈荒蕪，國家整體資源分布不均愈加顯著。」甚至「底層長者生存更被剝奪，老無所終、甚至無力善終的孤獨死悲歌，會時時奏起，瓦解民眾生存的安全感與社會治安的穩定性。」

面對迫在眉睫的超高齡社會，我們究竟該如何準備？

早在二〇〇七年就已進入超高齡社會的日本，一九九〇年開始發展長照服務，二〇一二年推動「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不只醫療、照護，也納入居住、生活支援及預防，期望打造能讓長者「在地老化」的環境。台灣長照 2.0 計畫即取經日本。

然而，以上的關注對象僅止於長者，實務卻會牽涉到雙重照顧、身障者照顧、繭居族、孩子拒絕上學、育兒困難等問題，不同支援制度與服務之間無法有效填補就會造成空洞。

再加上日本政府預見未來財政及人力吃緊，二〇一六年提出「社區共生」（地域共生社會）目標，打破原先將人們劃分為「被照顧者」與「照顧者」的構想，企圖喚起個人在社區營造中的角色，增強社區的互助連結。

事實上，早在日本政府提出「社區共生」之前，民間已意識到不能光靠政府或醫療，努力建構各種社區互助

居家照顧服務員王愛幾乎每天都到失明的陳阿公家，整理家務、陪他散步（上圖）。  
退休老兵王相賣饅頭交了许多朋友（下圖）。



系統，不只為了照顧，更為了營造人人能安心生活的環境，貢獻各自力量，為自己及大家找到容身之處。

三十年前來自北陸富山縣民間日照中心的改革，打破了傳統分類照顧的模式，不管是長者、孩童還是身障者，都能在同個空間生活，被照顧者也能協助他人，不分誰是照顧者、誰是被照顧者。在地方多年努力之下，這種被稱為「富山型日照」的照顧模式開始從體制外納入體制內，更成為日本政府推動社區共生的典範指標。當大家手牽手一起走，才能走得長遠，一個都不落下。

回到台灣，二〇一六年，健保署開始推展「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鼓勵醫師走出診間、進入病人家中，並與社區的醫事服務機構組成團隊共同合作。

透過這種穿梭醫院與社區、連結醫療與照顧的「在宅醫療」，長輩不用勞師動眾往返醫院及住院，可以繼續在熟悉且安心的環境中生活。

「一般常誤以為偏鄉及弱勢族群才需要在宅醫療，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可能面臨『行動不便、就醫困難』處境，不分貴賤、不分城鄉差異。」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理事長余尚儒指出。在宅醫療與其說是以「人」為中心的醫療，更是以「家」為中心、以「生

活方式」為重心的醫療。

你我腦海中的老年生活，究竟是什麼模樣？當有一天我們的上一代或我們自己需要被照顧的時刻到來，無論是在長照機構或居家，除了傳統的「臥床、包尿布、被綑綁」照顧模式，我們是否有其他選擇，而非過著毫無尊嚴與自主的餘生？

民間自二〇〇六年起開始推動的「自立支援」照顧模式，正是要翻轉這種習以為常的過時傳統，支持長輩發揮自身功能，協助他們度過自立照顧、自主尊嚴的老後生活，而「自立支援」也在二〇二一年正式成為國家政策方針。

儘管這看似再基本不過的觀念，對於目前多數長照機構仍是奢求，但已有愈來愈多機構願意突破。

台灣自立支援照顧專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林金立指出，隨著戰後嬰兒潮邁入健康壽命的界限，他們對於生活的期待勢必將改變未來的長照服務。「自立支援照顧，最終讓長輩露出笑容的不是功能進步，而是他覺得獲得尊重，還保有對生活的選擇權，可以吃想吃的東西、做想做的事。」林金立由衷表示。

「理想的安老」是什麼，或許人人定義不同，但有時候照顧人、有時候被照顧，這就是幸福吧。■



文史導覽老師蔡伯淵（右三）擅長將解說導覽結合不同理論基礎，擁有大批粉絲。儘管蔡伯淵笑稱自己是不務正業、算不上工作，但「工作」的定義已不再非黑即白。

## 出神入話

接地氣映人心的台灣民間信仰

出神入話，以「話」代替成語的「化」字，讓寫神這件事，透過文字及影像，直擊現存於台灣民間信仰的層層迷障，並充滿著對人的觀察。

【出神入話】花了一年九個月的時間，走訪全台一百二十座宮廟，觀察並了解不同社區不同神明在人們心裡的位置，對於神人之間溝通的橋梁，靈媒道士或乩童等也逐一實地採訪，深知神與人同在，比如隨處都有土地公，也有媽祖、王爺、關公等大的宮廟，讓人們各得保庇。

早年先民渡海來台，對海峽的深不可測與詭譎多變給予黑水溝之稱，因而在冒險犯難祈求平安與未來希望之際，一定隨身攜帶家鄉的信仰：一小尊媽祖像，共乘船艙內，或貼身放了包香火袋。之後落地生根，媽祖也由海神形象發展出不同的在地性格，有北港媽、大甲媽、白沙屯媽祖等；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媽祖經驗」，媽

祖對他的意義不只是精神上的慰藉，更像是自家的長輩般地親切。

街頭巷尾土地公，是深植在台灣的土地信仰，然而緊時代變遷、族群共生，台南新化將田頭田尾土地公解釋為：田頭土地田尾太祖媽——太祖媽就是西拉雅族的「阿立祖」，彷彿將田一分為二，田頭漢人，田尾是平埔族，但也可視為融合一體，共同守護這塊土地。又如嘉義蘭潭里土地公廟，藉由閩南形象的土地公求娶客家形象的土地婆，象徵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情感。

這幾年新冠疫情一波接著一波，【出神入話】也深入了解瘟神信仰。人們對瘟疫的懼怕記載始於南朝，元朝成書、明朝詳細描寫「五瘟使者」，直言，瘟神降之乃天所命，台語俗諺：人若不照天理，天就無照甲子。在無法以科學解釋、醫學治癒時，面對天災人禍疫病就以「天責降災」來轉化對苦

八家將的面譜是站在「以兇制惡」的基礎上，對應家將的個性、神職、方位、故事等概念，並融入祈福及勸世等意涵。



難的怨懟，要大家安於天命，並藉祭祀求瘟神明善辨惡，勿降災殃，於是各地發展出以「船」為法器，尊請瘟王帶走災疫。

從神到人，人的一生，生老病死，讀書、考試、工作、買房買車、娶妻生子……不同階段各有不同心靈需要，對信仰的需求也更廣泛。例如，對應生兒育女的需求，衍生出「換花」的生育信仰。而早年生不易，養更難，所以台灣民間信仰還有十二婆姐、二十四婆姐等各種組合，健全了「註生系統」，為了讓孩子平安長大，從小「歹育飼」的孩子父母會請求神明收為契子契女，碰到小災小難認為是「驚著」，就請法師施作，收驚祭解。

人與動物同處有情世界，共存共榮，命運緊緊牽繫著，因此台灣民間信仰有著泛靈特色，萬物皆有靈，如保生大帝馴虎為坐騎，成為大家熟悉的虎爺；也有感念其忠貞護主的台北石門十八王公、嘉義東區忠義十九公等，在廟宇裡形成一種供奉於桌下，上不得神桌的祭祀方式，更增添台灣宗教信仰中的多元性。廟宇雕塑與彩繪也多是動物形象與簡化成的圖騰：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代表方位，也

有取諧音「蝠」與「福」，「鹿」與「祿」，「魚」與「年年有餘」的移情作用。

「神存在與否」？這個命題則透過雕塑神像、粧佛、扮將等各個面向來探討。雕塑神像，做為神人之間的媒介，雖近乎人的形體，但又必須與人有所區別，比如王爺的威赫、關公的忠義、觀音的自在、媽祖的母性，這是由人所「定義」的神明的基本性格，在粧彩部分運用了大色塊的單色，「粧佛，代表神明必須『粧乎水』。」粧點神佛的審美價值觀中，隱含傳統社會中對「人」的美好憧憬。

除了粧佛還有扮將，起源於假面。從外在形象、整體動作到內在的精神，經由偽裝扮演，成為有別於自己的「一個」存在。在一場祭典廟會中，即使神的載體百百款，但最引人注目的假面莫過於「將」。這些扮演者在祭儀之前就要淨身、禁酒色，等候打臉師傅繪臉譜，在拜飯過後，就是「活動」的神明，以團結鄉里、酬謝神祇。

信仰有如一面鏡子，反映人心，也對映著現實環境。而神所映照出來的存在，是實用的生存、精神的寄託，更是一種對於「人心」的詮釋。■

高雄地獄殿吉勝堂八家將團，一位將腳在出軍前，在鏡前看著妝容（上圖）。白沙屯媽祖遶境，信眾以車載的方式奉請家中的媽祖神尊一同參與隨香（下圖）。



## 籽木林森

新世紀的國民森林讀本

《籽木林森》一書是從【人樹之間】系列專題裡十六個篇章結輯而成。主要是想從不同議題中來拆解當今林業的處境，以及人類對自然應該如何節制有度地利用，才能人樹和諧、共存共榮。

第一年報導的方向較為宏觀地側寫了台灣的林業歷史，切入保種、護樹等諸多角度。第二年則加重了人味兒：介紹了人對木材的喜愛與創作，人類在都市叢林中想要重返自然的進退關係，也深入訪談了大眾眼中的環保惡人「伐木人」，以及吸引新世代投入的「採種人」行業。

台灣人普遍具有環保意識，然而對森林、樹木的知識卻奇怪地相對貧乏疏離。島嶼國土面積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高達六成以上，大約二百一十多萬公頃，排名世界前四分之一強。如果從帳面上來看，台灣人均擁有 0.092 公頃的森林（相當於

二百七十八坪的綠地），但一般人的感受卻並非如此餘渥，因為現實的狀況是：「80% 的人口集中居住在僅 13% 的城市土地」、「台灣七成森林為國有」、「戒嚴時期曾頒布的山林禁令」等原因，都讓我們無法親近森林，也因此，這個陸域上最大的生態系，對人民來說仍相當陌生。

山林的高覆蓋率，造就台灣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也與社會經濟緊密連結。從採訪〈種樹的人〉開始第一個篇章，接著多次進入南北兩地及東部的林業現場，現況重重敲了採訪者一記腦勺，原來，我們都是把頭埋在沙裡的駝鳥，不願正視真相：今日台灣的木製品，已有九成是來自美加或東南亞的熱帶雨林。

因為曾經竭澤而漁的伐木歷史，今日的林業人對很多專有用詞相當戒慎小心，採訪書寫時，一字之差，往往就會觸動他們的敏感神經，例如皆伐、

採種人吳佩芬站在一棵高二十六米的殼斗科大樹上，突然顯得十分渺小起來。諸多關鍵卻默默無聲的林業職人，帶讀者重新審視台灣的森林寶貝。





路樹讓我們享受綠蔭相伴，亦具降溫、減碳、視覺美感。  
圖為 143 縣道上全台僅有的木麻黃綠色隧道，也是守護  
彰化芳苑大城的最美行道樹。

# 一方印記

藝文大家的土地記憶書寫

【一方印記】系列報導的發想，即源於《經典》雜誌長期以來經營台灣在地報導的脈絡。我們從台灣的歷史身世，到河川、山脈、道路，海岸線至離島；從原生特有種、外來入侵種動植物，以至與民眾休戚相關的糧食蔬果；從土地歷史、生態環境乃至歲時信仰，只要攸關這塊土地的題材，幾乎無所不包。

而在關心土地之餘，我們也關注到這塊土地上的人，我們不斷地思索，對於土地的記錄，除了《經典》專擅的圖文紀實影像報導之外，是否可能透過藝文界諸多領域大家，利用其細膩幽微乃至心靈發抒或對話，化為文學性的土地書寫——書寫其記憶最深刻的所在。

對於土地的印記，從來都是各自表述的；但透過大家的文學彩筆，或能發掘常人未曾觀察甚至無從體會的土地承載記憶，為讀者開啟不同的視野，這也是《經典》啟動【一方印記】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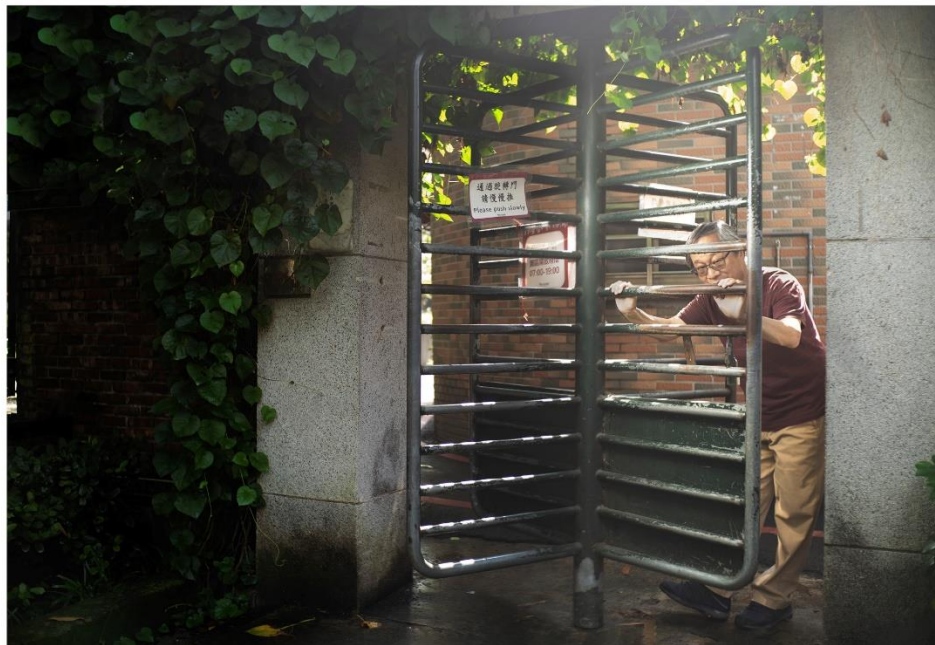
欄的初衷。

我們廣邀來自各方、不同領域的名家碩彥，舉凡：小野、古碧玲、余宜芳、吳晟、阮義忠、阮慶岳、林立青、林正盛、范欽慧、夏瑞紅、張正、彭康隆、楊憲宏、雷驤、廖志峰、廖鴻基、謝三泰、謝哲青、蘇淮、夏曼·藍波安，乃至國外專擅自然攝影大家的安藤誠……等等（名單，仍持續增加中）；用筆甚或畫筆、相機等不同媒材，書寫各自心中眼底的土地印象。

我們期待以薈萃人文與土地熱情的文字，輔以見證時代及在地情感的影像，呈現一方水土一方人的人文風土紀實樣貌，回應《經典》雜誌長期以來的在地關懷：人親土親，因為人以熱情澆灌這塊土地，土地則賦予人昂然向前的生機。

不管是往記憶中找尋，或邁開大步向前行，都是每個人的土地記憶。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或未來，每個人，都在追尋「一方印記」的路途上。■

植物園延平南路上的旋轉門，小野曾以為那就是童年任意門，如今僅剩回憶與夢境（上圖）。走在雙連的巷弄裡，廖志峰不時尋思，欲找回過去遺落的生活殘片（下圖）。



# 篳路台灣

台灣舊道路的前世與今生

道路，依地形概分，有水道、陸道，依交通方式分，則有步行、車行與船行等等。由外而內、由古至今，《經典》綜覽台灣全島的山海之道，從歷史脈絡出發，追尋台灣山海篳路的前世今生，進而延伸探討區域人文、生態環境等議題，以尋找新時代的台灣發展之道。

過去，《經典》踩踏梳理了台灣十一條重要且具代表性的省道，深入探討省道沿路的區域發展與人文脈絡，完成【台灣脈動】系列報導。也曾逆流上溯台灣十三條主要河川，先深入叢山絕嶺、追溯河川的源頭，再沿河岸而下採訪沿途的人文水土直抵出海口，由之傳遞河與人之間的美麗與哀愁，完成【川流台灣】系列。亦復上達台灣的大小山巔，探索群山叢林的大小事，報導【台灣山國誌】。而後沿著台灣本島約一千二百公里的海岸線，一路細細拾掇沿岸的地理脈絡與風土景致，而成【島嶼島語】；

最後更連結離島的豐美人文，輯成【台灣岸邊】系列。這些關乎台灣土地人文的重要系列報導，不僅獲獎連連，也屢獲讀者對於經典深耕台灣的肯定。

二〇一七年，《經典》嘗試從「道」再出發，要回溯台灣在工業化之前，鐵、公路等現代化交通網絡尚未建立起來，南北交通主要以西部沿海海運為主，並輔以內陸縱橫交錯的河運網絡。因之許多靠海、沿河岸崛起的村落，乃據此發展而興盛起來的年代；並深入了解發生在這些台灣「道路」上的故事：隱身在山林間的原住民獵道、漢人拓墾台灣的海道與河道、清廷「開山撫番」開闢的官道、日本人為開採檜木、運送甘蔗而建的森鐵、糖鐵……。

以老照片、現場攝影與田野踏查為經，以學者和文史工作者的觀點為緯，共同勾勒出台灣舊道路的前世與今生，嘗試從這些道路過去足跡，尋找台灣未來之道。■

在徒步移動的古早時代，來自金山的挑魚人夜間走山路趕赴士林早市。三百年來，金包里大路（魚路古道）有過狩獵、迎娶、採硫、擔茶、趕牛等庶民履跡。





從金包里大路北段岔路轉進煨子坪，是被遺忘的重要採硫礦區。三百多年前，西洋船艦從北海岸望見此處的白煙，遂開啟往後採硫史。

## 台灣脈動

精選全台十一條省道的獲獎報導

全台道路總長將近二萬一千八百公里，縱橫交錯於台灣地表，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約〇·六公里的道路。據交通部公路局統計，截至二〇二二年，全台有：國道十條、省道主線四十八條、省道支線四十九條、市道及縣道一百五十八條、區道及鄉道二千二百四十四條。無論是立體、平面、交叉，快速、高速、外環，橫貫、縱貫、環島……密密麻麻的道路交通網，將台灣的地貌與天際線，交織切割成無數破碎的空間。

道路，作為貼近台灣內在景觀的視窗，《經典》遴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幾條道路：它們是台灣道路分類系統中，既能連接以縣市為單位的行政區域，又能深入全台各鄉村——包括縱貫、橫貫與環島等共計十一條的省道。

從西部最古老的「台一線」出發，踏上既是觀光大道、也是三座核能電

場所在的「台二線」，跨越內山斷層帶上的「台三線」、封山復育後的瘡痕中橫「台八線」，徘徊在「台九線」的洄瀾夢土、「台七線」的時光走廊、「台十一線」的後山後慢板快奏、「台十七線」搬演的台西風雲，穿越過漢、平埔、布農族間的「台二十線」、消隱於玉山之下的「台二十一線」，最後來到國境之南的未竟之路「台二十六線」。透過這十一條道路的逐步探訪，我們期待所有人，在閱讀台灣築路工程紀實的同時，也隨著路的款款搖擺，蜿蜒深入，台灣人一段段，摻雜著酸甜苦澀的逐夢故事。

現代道路原初被認定是文明進步的指標，而今卻因為環保意識抬頭、重視生態平衡，它反而被視為環境破壞的元凶。台灣的脈動能否依然活躍，將取決於未來，我們對道路的理解與態度。■

台二十一線玉山塔塔加附近，獼猴不畏人往車內討食。歷經九二一地震等天災，這條消隱於玉山下的公路重現繽紛生機（上圖）。台二線新北貢寮的萊萊，因太平洋暖流經過孕育豐富魚場，成為北台灣遠近知名磯釣場（下圖）。



日落後的台二線，山海美景沒入一片蒼茫，九份的點點燈火適時亮起，為它平添另一種韻致。觀光大道台二線，在環保與發展之間，試圖找到平衡點。



## 台灣岸邊 島嶼島語

一千二百公里海岸線和十多個離島總體檢

【台灣岸邊】系列自二〇一一年一月開啟，我們由台灣的北部出發，順時針環台灣海岸而行：北部有火山與海洋交融而成的火成岩「淡金海岸」。在強烈的季風和海浪侵蝕之下，「東北峽灣海岸」從此沉降入海。緊接河流夾帶泥沙沖積而成沃土的「宜蘭沖積平原」。

位於兩大板塊撞擊處的「東部斷層海岸」山脈，直插雲際。國境南端，珊瑚礁岩群生，堆積出「恆春半島珊瑚礁海岸」，以及小琉球、東沙環礁等礁岩島嶼。在川流入海處，洋流與季風拉鋸推移成潟湖廣布的「高屏洲瀉海岸」。

環台灣東部往南，復由南部向西一路北上，西部河川大量輸沙，加上沿岸流作用，地勢不斷堆積升高，終成六十餘公里長的「嘉南沙丘海岸」。最後，環島海岸行在海沙為強風聚籠下的「西北沙丘海岸」畫下句點。

【島嶼島語】系列，是經典雜誌繼

台灣海岸的論述後，跨越到台灣離島的報導。

從台灣東邊琉球海溝和琉球火山島弧延伸出的「龜山島」和「北方三島」；南邊則有屬馬尼拉海溝和呂宋火山島弧的「蘭嶼」和「綠島」；西邊有熔岩溢流凝固成方山狀的「澎湖群島」；經上億年變質作用的花崗片麻岩島「金門」、「馬祖」；南邊則是國境之南的「太平島」、東沙島所在的東沙環礁。離島常扮演人們邁向大洋的踏腳石、避難所，也是過去的「反共復國堡壘」，以及今日維護海上領土主權的重要據點。

將台灣本島周邊質性殊異的海岸，依其地質特性、人文景觀、產業發展、歷史源流、生態異同等，逐一整理爬梳，進而串連台灣海岸並延伸至離島，通過完整而系統的陳述，期待來者對於台灣海岸與離島，能有更透澈的認識與了解，並能走向海岸，親近海洋，尋回海洋國度的記憶。■

東北海岸的「龍洞」，巉石峻崖的海蝕地形，是台灣絕佳攀岩勝地（上圖）。澎湖位處台灣西南海上，島上除了夏季觀光收入，漁民多倚靠撈捕幫補家計（下圖）。



■ 二〇〇九年金鼎獎雜誌類最佳專題報導獎

■ 二〇〇九年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平面採訪報導獎 ■ 二〇一〇年金鼎獎最佳圖書獎

## 川流台灣

新世紀福爾摩沙水經注

《經典》大河探索之旅濫觴，始自二〇〇五年總編輯王志宏與香港中國探險學會的隊伍深入青藏高原，發現長江新源頭。兩年後，同樣隊伍再度踏足雪域，尋找瀾滄江江源定點；另一組人則隨著大河滔滔南下，探訪湄公河流經六國之文明。

二〇〇八年起，《經典》重新歸返台灣島嶼的山川。因為這些溪河，早從先祖至今始終哺育著我們；一條條的山川，就是我們生命的一道道活水！

為詳盡寫下美麗寶島的山川全貌，《經典》在台灣二十四條主要水系當中，以河川長度、流域面積、人口多寡、歷史地位及汙染程度等為標準，選擇了十一條重要的河川（淡水河、頭前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北港溪、曾文溪、二仁溪、高屏溪、秀姑巒溪、蘭陽溪）進行溯源踏查，另增補一條城市運河（愛河）的報導。

濁水溪流經南投縣信義鄉，橫跨黑黑谷的吊橋，是當地布農族人對外的唯一橋梁，人狗相隨緩步過橋，流露出山居生活原始富人情味的一面。

採訪隊伍逐一上溯十二條台灣河川，從出海口到溪河源頭，做了詳實的踏勘。每次都是採訪團隊負重穿越激流溯溪而上，披荊斬棘攀越高山的成果；這費時一年半、經歷一千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是過去出版界絕無僅有的創舉。

採訪團隊重新界定遴選十二條台灣溪河源頭，記錄下不同海拔的生態實相，也書寫了從過去到今日，島嶼台灣的水文地景與人文繁茂，讓每條報導的溪河都成為有生命、有思維、讓人悸動的名溪大川。

台灣山川，自是一部大塊文章，在不懈的探川溯源行動中，《經典》拓展了一條探尋真知的道路；也從不同高度的思維中，持續反省文明與島嶼的相互依存。當我們傾聽每一條河流的真摯故事，這些故事亦會透過閱讀的流動，將不絕如縷地流轉下去。■





泳客在新店烏來的南勢溪裡悠游，一旁水泥預拌車載運興築親水步道的的水泥。河川的原始地貌，正因人為設施而改變。

# 台灣山國誌

重新認識 70% 的國土樣貌

有人說，台灣是典型的海洋國家，四周海洋遼闊，腹地促狹、資源困乏。然而攤開台灣地圖，我們往往忽略了這座島嶼，超過百分之七十國土皆為山地的事實——台灣不只是島國，亦是巍巍山國。

為此，《經典》深入台灣內山世界，探討自然生態、山林開發、原住民文化存續；揉合實地踏訪與歷史調查，建構台灣山域新視野，檢視富麗山地資源，重新發現璀璨的山地文明，期盼藉以為日漸崩壞的台灣山體留作備忘，並喚起山地保育的深度省思。

台灣總面積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平地僅九千六百平方公里，換算有將近百分之七十四是山地。本島平均海拔六百六十公尺，垂直的高、中、低海拔環境，相應構成適合寒帶、溫帶、熱帶等動植物繁衍空間；登錄的動植物近五萬二千種，約占全球百分之二點五（台灣陸地面積僅占全球萬分之二點五），擁有傲人的生物多樣性。

隨著社會發展，在空間資源有限及土地開發壓力下，人們不斷往山地探

勘、擷取山林資源。海拔一千五百到二千五百公尺間的原始闊葉混合林，約有百分之七十遭砍伐，致使野生動物生存環境飽受破壞，引致生態危機。

二〇〇九年十月起，《經典》歷時年餘深入台灣內山世界，探討自然生態、山林開發、原住民文化存續；揉合實地踏訪與歷史調查，建構台灣山域新視野，檢視富麗山地資源，重新發現璀璨的山地文明，期盼藉以為日漸崩壞的台灣山體留作備忘，並喚起山地保育的深度省思。

唯有穿透身為島國的表象，方能詳盡記錄台灣獨特的人與地的空間關係。唯有洞悉島嶼的森林與高山，方能了悟台灣亦是巍巍山國。【台灣山國誌】系列匯聚台灣山林之地理、歷史、生態、人文、產業、原民文化乃至保育開發等議題於一的精神報導，是為日益崩壞的台灣山體備忘，並喚起國人對久遭忽略的百分之七十國土再認識。■

廬山溫泉區連續遭逢辛樂克、莫拉克颱風侵襲，濁水溪上游塔羅灣溪水沖垮建築物，土沙淹覆河岸，旅館業者望天興嘆（上圖）。素有土石流村之稱的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大雨過後，土石再度蠢蠢欲動，居民趕緊驅車往學校接回學童（下圖）。



# 我們是台灣

歷經混搭與交融的島嶼族群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每個人對於歷史的理解與認同，以及對土地的情感，皆各有體悟，對於家鄉的概念，也各有想像。

從殖民到開放的漫漫長路上，受到多元民族和多重價值觀的席捲與衝擊，伴隨繼之而來一連串對於身分認同的困惑與追尋，都一一流洩於混血的常民生活之中。從「神明彩」裡每尊神祇所反映出的移民史，建築群反映出不同政權的時代烙印，到各個族群紛紛抵達寶島之後，所衍生的資源爭奪戰；再到市井巷弄的小吃攤裡尋覓自身的依歸。台灣人的民族性，在紛雜的血緣關係裡，時而壁壘分明、時而融於無形。

相對於四周環伺的泱泱大國，台灣作為一個蕞爾小國，除了可以展現自身的靈活，同時也不免陷入左右徬徨。在極力擺脫威權對教育手段和媒體資源的壟斷之後，我們到了對紛亂的聲

音與意見、進行思考取捨與價值辯證的階段。

透過【我們是台灣】專題，我們也重新認識並批判了在台灣盛行的機車文化、過於便利卻不重品質的行為模式，以及曾受束縛、如今再度綻放的全民運動風氣。

無論你我來自於何方、即便彼此個性天差地別，但在災難痛擊之下，我們都是平等的。我們必須不分你我、拋棄成見，在災變後協力重建家園並學習謙卑面對大地，亦學會傾聽、尊重與和解。

穿梭於島嶼的時空之中，【我們是台灣】系列，串聯起不同時代的「台灣人」，攜手譜寫出一部屬於小島的共同記憶。穿越歷史長廊，每個台灣人都帶著不同的情感包袱與文化印記來到當下，包容彼此不同，並且帶著自信與共識走向未來，將是我們須共同努力的課題。■

族群融合與建築拼貼各見其趣，展現流動生猛的常民樣態。桃園專賣雲南米干的國旗屋，老闆是滇緬孤軍後裔（上圖）。週六晚的彰化林森路夜市，平日是塊空地，待特定時間一到，空地便搖身一變喧囂熱鬧的流動夜市（下圖）。





林安泰古厝，靜臥台北市花博新生公園一隅。這座細緻的傳統民居，因道路拓寬被遷到都市邊緣，脫離原本空間紋理，像座孤立紀念碑，提醒人們快速發展下已然斷裂的建築記憶。



## 咱ㄟ社區

深耕地方永續台灣的美好力量

秉持貼近在地理念，《經典》切入你我日常生活的幽微處。從二〇一二年九月展開的【咱ㄟ社區】系列專題，便是此一理念的深刻具體展現。

社區概念被引進台灣，是近二十五年的事，但昔時的庄頭、聚落、村里，已具備高度社會性與心理性聯繫，可視為現代社區前身。

八〇年代後，社區意識漸次覺醒。蓬勃的民間力量，也以社區為單位，試圖從文化、藝術、環境、產業等面向突圍，尋求自力改善。隨著時代演進，社區的內涵不斷變化，也發展出新的功能與挑戰。

一九九四年，政府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除了希望能激發社區的自主與自發性，重現溫馨有情的居住環境之外，也期待透過共同參與的民主方式，凝聚利害與共的社區意識，藉以提升整體生活品質、發現文化特色，重新建立起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聯繫。

半世紀前，台北萬華南機場整建住宅剛落成，街道乾淨整齊。如今舊有國宅已老去，隨之夜市進駐，違建突出、四周新式國宅拔起，熱鬧與沒落並存。

根據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統計顯示，目前在該網站完成註冊的社區團體，總計有七千五百六十七個。在為數甚多的社區中，它們各有其展開社區營造的動機，也在文化、環境、族群、產業、歷史上，各有其經歷。包括營造過程中，遭遇的種種困難，不只每一個都是值得書寫的精采故事，當中的歡笑、淚水、挫折、盼望，更值得互相打氣、學習。

《經典》挑選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範例，深入嘉義新港、南投桃米、台南土溝、桃園埔頂、台南金華、宜蘭白米、台北北投、新竹司馬庫斯、新北世紀皇家、台北南機場、花蓮富源等社區，一探台灣社區現狀。

透過社區，再新喚回人與土地的緊密聯繫，不是要人們停留在狹隘的地方意識，而是希望能重建「現代」台灣人的生活價值觀。只有社區作好了，心靈有故鄉，家園有芬芳，台灣，才會有希望。■





花蓮富源村因開發得早，生活所用一應俱全，小機車行裡零件堆砌，交織著生活氣息（左上）。嘉義新港在熱愛鄉土的子弟齊心協力、加上奉天宮媽祖的庇佑，老鎮得以新生（左下）。台南市土溝社區，以「坐十分鐘陶淵明」獲得「最佳公共藝術獎」（上圖）。

# 茶知錄

與土地連結的茶香行腳

《經典》從二〇一二到二〇一八年至茶山踏查多次，即便如此，對於台灣茶業也仍存有許多謎團疑惑，例如：台灣的茶產量不多，需要仰賴進口，但弔詭的是，本產茶又為什麼有賣不掉的問題？

農村的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每到採茶季節更顯捉襟見肘，高山上出現許多非法外勞，但是政府若狠下心來認真取締，台灣的高山茶可能又要面臨更大的危機？台灣百分之七十的國土為山，過去讓農業上山的政策，面臨了新世紀環境保育的反抗聲浪，台灣高山茶的優勢如何兩全存續？原生種的台灣山茶為什麼一直沒能在這塊土地上大展身手？因為疑惑不解，所以一直在找茶的路上。

台灣雖小，茶界能人卻總是尋訪不盡，民間高手輩出，學界也不遑多讓，專精在種茶、製茶、焙茶、品茶，乃至茶科學研究方面，深耕十年至三十年的不在少數。

大吉嶺茶名列世界三大高香紅茶，頭扛茶籃手摘茶，採茶女忙採茶（上圖）。印度街頭的茶攤平均一天賣出兩千五百杯chai（香料奶茶），老闆的拉茶絕技吸引眾人目光（下圖）。

「文章、地理、茶，盡識者無幾人。」正因為茶的學問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張，又因茶是嗜好性飲品，主觀之見無可厚非，報導者的重複探訪求證，成了最重要的基本功。

茶，不只是消費飲品，背後更緊密貼合著台灣的人民與土地，一層撕不開的文化歷史薄膜，在無數次的現場訪談中，筆尖不自覺地沾上了農人們辛勤耕耘的汗漬與堅毅不撓的淚水，政治與商業始終是這個產業上方的無形繚絲，雖然捉摸不透，但總能深刻感受其影響力道，這也是茶報導複雜的挑戰。

【茶知錄】談的不是茶的時尚，卻是茶的時事，不是品味知識的傳遞，而是嘗試以人文角度，介紹台灣茶在產銷、食安、勞動人力、物種保育、技藝傳承、土地倫理等面向的內省外觀，希望每一個議題都能讓讀者繼續深思，品味一杯茶香的背後，我們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台茶願景？■



晨光中，茶園點綴丘巒間，一片靜好，台灣的高山可以是人間的烏托邦，只要人類取用有所節度，美好將會永續至後代子孫。



## 台灣好果子

寶島特色水果尋寶之旅

台灣水果如珍寶一般，種類繁多且特大特甜，不論是享譽國際的西瓜、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愛文芒果、鹹水地上的黑金剛蓮霧……，勞心勞力的台灣果農，善用地利與氣候之便，令台灣一年四季應時而生各色水果，讓這最爾小島有如一只水果的聚寶盆，而享有「水果王國」美譽。

事實上，台灣原始的土壤環境，並非適合各種不同氣候環境的水果生長，這裡原初是蕃薯與芋頭的原鄉，甜美可口的原生種水果實際並不多見。

但勤懇聰慧的台灣農民，在最近百年之間，將世界各地的果種紛紛帶進這個島嶼，他們善用改良地利與環境氣候之便，從平地到高山，將台灣打造成異彩紛繁的水果世界。

在地處亞熱帶的台灣，不僅種出溫帶的水梨和蘋果，也種出熱帶的芒果和木瓜。

一年四時，台灣人都有自栽自種的

當令好果子可吃，且長養得比原生的水果還更漂亮。這種幸福，台灣人或許早習以為常，但放眼世界各國卻是絕無僅有的。

從二〇〇八年起，以前後四年時間進行【台灣好果子】專題，挑選十六種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水果，跟隨著農人們的腳步，親歷生產過程的每一個階段，呈現最富人文特色的台灣水果風景。

我們試著從文化脈絡、歷史傳承、風土民情等多方面角度，完整呈現所選「台灣好果子」面貌；期盼在最家常、最熟悉的果子之中，讓人品嘗到台灣人對土地的用情之深，和土地對人們的福祐之恩。

如果可以讓吃水果的人，同時吃下種水果者的心情；讓買水果的人，也同時買下對於環境土地的關心；相信台灣的果農會更抬頭挺胸，這方大好山林亦將更蒼翠蓊鬱。■

來自美洲的鳳梨，在台灣落地生根已經三百多年，不論歷史是起是伏。總是穩穩抓著土壤，默默結出光芒四射的碩大果實（上圖）。「二〇〇九台灣西瓜節」在雲林登場，百瓜登場競逐，場面極為壯觀。評審依口感的甜、脆與硬度來為西瓜評分（下圖）。



柳丁曾經因為農人搶種，供過於求導致價格長期低迷，大批柳丁只能當作堆肥。幸而近年產銷問題已見緩和。



■ 二〇一六年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影獎  
■ 一〇六年度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平面新聞攝影獎

## 真食餐桌

吃出健康與環境永續之道

近幾年，台灣人對飲食的關心日甚，除了熱衷對著美食拍照上網炫於親友，還有許多民眾被食安風暴嚇到、開始追求完全純淨的有機食物。但，這樣的關心就夠了嗎？

《漢書·酈食其傳》中「民以食為天」這句古諺流傳千年，也說明飲食是人們生活的根本。當現代飲食因為全球化與科技發展，產生不可逆的改變與挑戰，傳統家庭餐桌的樣態也逐漸模糊。

是誰決定我們餐桌的樣貌？冰箱裡的那把菜從哪裡來？鍋中熱湯裡那塊負責調味的湯塊，經過了多少化學製程？身處從早餐到宵夜皆可外食解決的時代，孩子們放學後不再回家等著吃晚餐，而是坐在便利商店，就著飯糰、關東煮圍圈果腹；上班族品嚐精緻的商業午餐，卻對用油、食材何處

來一無所知。主婦們買了菜卻發現新聞報導農藥超標，這把菜還煮不煮？

吃飯，不再只是張嘴、吞下那麼單純；餐桌上的風景，也不再是拿著菜籃上市場、下鍋熱炒那麼直接。餐桌上的一切，關乎零售通路的強弱、糧食分配的正義、傳統市場與超市的拉鋸、有機認證的迷思、公平貿易的發展等諸多議題。我們正被捲入風起雲湧的全球飲食文化革命，而食安事件只是這場革命的部分表徵而已。餐桌上的真食，是一場從自身飲食行為出發的究竟之旅。【真食餐桌】專題自二〇一五年開始歷時一年多，深入現代飲食的產銷結構，探究食品鏈裡的「吃」、「煮」、「買」、「種」等階段，拉起消費與生產的連結，期望藉此看清當今餐桌的真實模樣，從而找到改變契機。■

雲林縣的高麗菜田，排列著盤商前來收菜的包裝紙箱，多數農產仰賴運作已幾十年的運銷制度送到人們的餐桌（上圖）。西螺農工畜保科學生收割狼尾草，合力搬運至放牧區的飼料槽（下圖）；台灣農業人力面臨高齡化，如何培育青年接續是重要課題。



清晨，西螺果菜市場裡大量堆置前一天被淘汰的各種蔬果與其殘渣，是食物產銷鏈中食物浪費的前線。



■ 入圍二〇一八年第二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 二〇二〇年度「好書大家讀」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

## 海洋台灣

守護福爾摩沙海域下的精靈

《經典》於二〇〇八年啟動【浮游國度】專題，是為環台灣海域的水下生態與環境攝影報導，並於隔年結集成書。在當時，囿於裝備（底片相機、重負荷的潛水裝備），潛水和水下攝影還是非常神祕的領域，時至今日，台灣沿海環境生態和保育現況與往昔有別，加以潛水裝備科技與數位攝影的發達普及，《經典》順勢再啟【海洋台灣】專題，期盼引領讀者再度深入認識台灣沿海水下環境生態與生存其中的美麗生物們；要讓台灣的海洋景觀與海底生態之美，更能夠廣為世人所知。

過往對於海的種種禁制，讓人們遠離島嶼四周的海洋，隨著對於海洋的藩籬漸次摒去，我們可以重新認識環護這座島嶼的海洋。唯有走向大海、認識大海、且親近大海，了解其美麗與危險，敬畏它，而不是遠離它；走

到海邊、潛入海中，看見環繞台灣四周的海洋，數百年來如何承擔了人類肆意開發背後對於大自然破壞的無聲嘆息，或許如此才能讓居住在海島台灣的子民有所覺醒，了解海洋生態的好壞是與我們陸地上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經典》結合台灣本土優秀水下攝影師，每次選一定點、一至兩種在地特殊生物或文化，可能是花東出海賞鯨、小琉球海龜、綠島槌頭鯊、墾丁浮游生物及鬼蝠魞、海蛞蝓、東沙環礁與檸檬鯊、金門的鯊、蘭嶼達悟文化與海洋、東海岸漁業的現在與未來等等，要以豐富生動的圖文啟發讀者興趣，進而帶入更深層、亟需關心與反思的環境議題，記錄當代台灣海洋現況。透過親臨現場的文字與影像，帶領讀者來到海濱，潛入海底，期盼更多人能深刻領會台灣海洋生態的美麗，與哀愁。 ■

台灣東北角海域，俗名海草娃娃魚的裸躄魚 (*Histrio histrio*)，原本棲息在漂浮的馬尾藻裡，但當海面上滿布人類製造的垃圾後，牠錯把廢棄飲料杯當成家。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對大翅鯨母子游經花蓮海域，約四公尺大的寶寶玩心大發，頻頻在蘇花公路前躍身擊浪。

■ 二〇一〇年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影獎

## 黑面琵鷺全紀錄

追蹤鳥與人和環境的變遷歷程

美麗而珍稀的黑面琵鷺可說是台灣的驕傲，更見證了台灣生態意識覺醒的過程、成為社會動員反對破壞性開發的象徵。

一九八九年香港觀鳥會首度發表黑面琵鷺統計報告，指出全世界黑琵總數僅剩下二百八十八隻，其中一百五十隻在台灣度冬，引起國際關注。二十多年過去，在關注與保護之下，黑面琵鷺數量及來台度冬隻數均有增加。據台江國家公園網站公布：最近一次黑琵度冬的數量高峰，是在二〇二三年一月八日統計的三三四九隻。台灣一直是黑琵最大度冬棲地，庇護該族群超過半數。但是黑面琵鷺面對的生存挑戰依然十分艱鉅，牠的繁殖地局限在南、北韓間的軍事敏感區和中國遼寧省外海的兩座小島，季節性遷移的通道更因人類的過度開發，而面臨嚴重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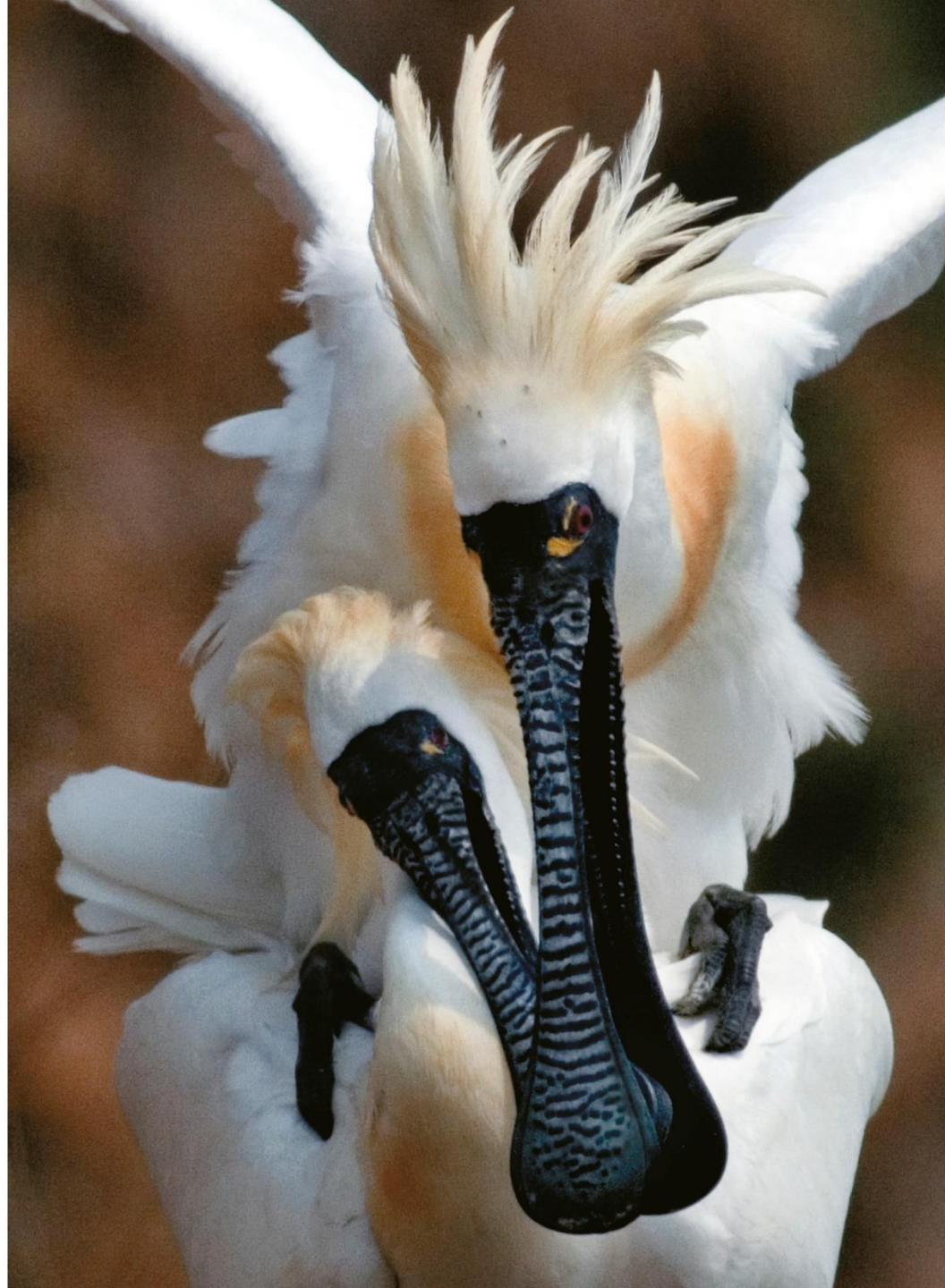
二〇一〇年，《經典》特別策畫《黑


面琵鷺全紀錄》專書，採訪團隊貼身跟隨資深生態攝影家王徵吉腳步，走訪黑面琵鷺棲息地。王徵吉當時追尋黑面琵鷺已十九年，除長期在台灣七股、四草等地拍攝，更多次深入南、北韓間軍事敏感地帶的無人島，及中國遼寧、江蘇、崇明島、日本、香港、越南等地，記錄下全世界最完整、最有系統的黑面琵鷺生命歷程。

《黑面琵鷺全紀錄》綜合其他研究人員和生態攝影家們多年努力成果，並搭配王徵吉拍攝的百餘張珍貴照片，為我們提供「全世界第一本完整的黑面琵鷺生態全紀錄」，已然為台灣的土地環境與生態保育，留下最翔實而豐富的軌跡，並開始反思黑面琵鷺為台灣帶來的啟示，牠的生存處境，正映照著人們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抉擇。

環境的友善與否，攸關這群度冬嬌客的去留，同時更深刻影響長住在這土地上的所有族類。 ■

黑面琵鷺交配前公母鳥會互相理羽、呼叫應答一段時間，待時機成熟之後，公鳥跳躍騎乘在母鳥背上，咬住其鳥喙，一面撲振翅膀一面完成交配。



A large flock of black-faced stilts is captured in flight over the ocean. The birds are white with black faces and long, thin necks. They are flying in various directions, some with wings spread wide, others in a more compact formation.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 hazy sky over the sea. The overall scene is dynamic and energetic.

上百隻黑面琵鷺飛舞空中。每年年底是黑面琵鷺來台度冬最高峰，全世界超過二分之一的黑面琵鷺在台南七股，使台灣成為觀察黑琵的重要地點。

## 我們姓台灣 台灣外來種

台灣原生特有種與入侵外來種故事

台灣特有種可說是真正的「台灣原住民」，亙古以來就在此地生存、演化。冰河時期，台灣與亞洲大陸相連，許多物種陸續遷入，海平面上升後被封閉在島嶼上獨立繁衍，為了適應島上的地理和氣候，發展出獨特的樣貌。其生活型態和屬性，乃是台灣生物界的一扇櫥窗，呈現出這座美麗之島上多樣、繽紛而特殊的自然生態。

相對地，極富侵略性的外來物種，譬如福壽螺、紅火蟻、琵琶鼠魚、小花蔓澤蘭……，這些憑藉強悍生命力的生物，來到台灣據地稱王，有些往往成為原生物種的惡夢，讓人一提起來就咬牙切。而牽涉其中的罪魁禍首往往就是人類！而後者也經常忘記，要論先來後到，人類只能算是小老弟。

牠們有些是跟隨日益頻繁的國際運輸附帶而來，譬如沾黏在貨櫃底部的入侵紅火蟻、進口枕木中夾帶的松材線蟲等。更多時候是人們為謀利而引進，卻因成效不如預期遭到棄置，譬如惡名昭彰的福壽螺，本來是為了食用目的從阿根廷進口養殖，但因肉質

不佳而被棄養，從此蔓延至全台農地水域。更有甚者，人們以飼養寵物的心態購買白腰鵲鴿、巴西龜等外來生物，卻因喜新厭舊或者宗教放生等原因任其流竄野外，終至不可收拾。

外來種侵占原生物種的生存空間、透過雜交造成基因純度改變，使珍貴的原生物種乃至台灣特有種陷入瀕危的絕境；外來種同時也造成經濟作物的嚴重損失，乃至於直接侵犯人們的生活。而這一切，與其怪罪外來種出於求生本能的行為，更應反省人類自身的活動。一部外來種的入侵史，也是人類傷害生態環境的啟示錄，讓人們在面對自然時更加懂得謙卑。

無論是特有種在大自然中美麗的身姿，還是外來種對生態造成的巨大威脅，殊途同歸地提醒著人們環境的珍貴與危脆。這是一場又一場正處進行式生命故事。【我們姓台灣】和【台灣外來種】，真實記錄了這些點點滴滴，同時也讓人們深刻地領悟到生物、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相互對待的各種新可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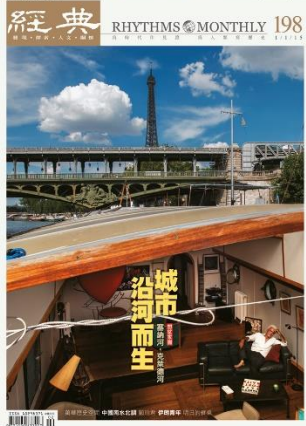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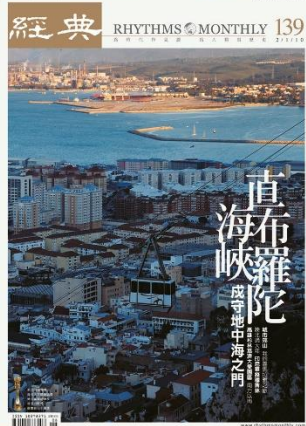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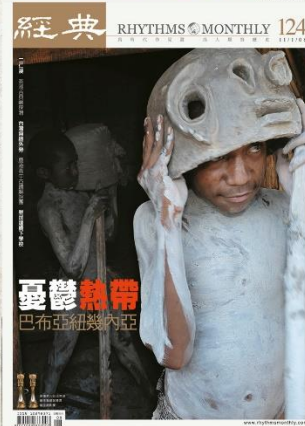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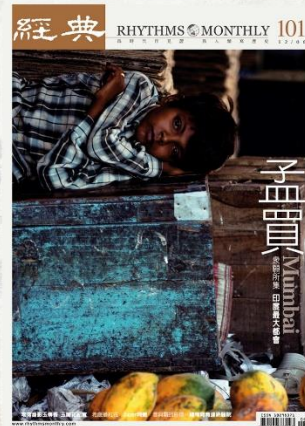


粉紅卵塊結實累累地吊掛於湖畔雜草叢生處。福壽螺入侵全台四十多載，投入防治經費無數卻成效不彰。或可借鑒非洲大蝸牛開發多用途利用價值，化腐朽為神奇。

# 島興想望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以台灣的角度，探險、探索、探究世界各國的環境、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對於「他山之石」的借鑑，重點不在於複製他國的成功經驗，而在於參照台灣現狀後，探討成功背後的思辯，解讀「硬功夫」和「軟實力」，我們期許台灣能放遠視野，擺脫政治紛擾，在世界舞台上，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廣闊道路。

雖然身為小國島嶼之民，若能發揮己長，也一定能跳脫既有框架，並發展出自身的獨特價值，台灣，從小而精、小而巧的角度，在意想不到之處，開創另一片新天地。



## 西域記風塵

唐代玄奘法師取經路線全攻略

二〇〇三年八月，《經典》創刊五週年重磅企畫：【西域記風塵】，試圖重溯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法師天竺取經那趟堅心行願的萬里長征。

這趟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報導行動，出動五組採訪人馬，十餘次的實地探勘，前後費時五年，為的是一一親自探查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中所提及的佛教重地現況，我們循著玄奘步履從中國西安出發，沿著絲綢之路西行，走過沙塵漫天的新疆大漠，進入水草豐美的中亞草原，親睹阿富汗巴米揚大佛的毀滅，也查訪戰火頻仍的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再順著恆河，踏上風情萬種的印度半島。

千年光陰流轉而過，佛國盛況已逝。許多《大唐西域記》中輝煌壯麗的佛寺與佛像，如今只剩下斷井頽垣，甚或湮滅無存。我們就著手邊有限的典籍資料，一邊反覆推敲玄奘千餘年前確切的路線和佛蹟遺址，一邊心有戚

戚地揣想法師當年行路的艱苦情景。時空交錯的剎那間不由產生溫暖錯覺：彷彿這位高僧從紙上躍出，變成同行親密夥伴。最後的採訪成果，濃縮成二十多萬字、近千張圖片的兩大冊《西域記風塵》（分「中國到喀什米爾」、「印度到中國」兩部）。除有佛教的發源與傳播歷史的實地考察，亦對中國、中亞、印度等地錯綜複雜的政經情勢和文化藝術做深入報導。

《西域記風塵》在二〇〇四年榮獲第二十八屆金鼎獎最佳攝影、最佳專題報導、最佳圖書及主編等四項大獎。影像展亦巡迴台灣、東南亞及美加，在世界各地帶給讀者鑑往知來的全新視野。二〇〇五年並首次進入聯合國舉辦《西域記風塵》攝影展。

秉著「為時代作見證，為人類寫歷史」的信念，《經典》以親歷其境的行動詮釋歷史，在時空重疊處尋找淘盡千古風流後遺留下的真理之沙。■

二〇〇二年，慈濟基金會在阿富汗曼干省發放援助物資。小女孩在等候物資的人群中極為醒目，她的周遭圍繞著布卡（覆面長袍）的成年婦女。





聖潔的蓮花旁，僧侶赤足環繞菩提迦耶大塔，菩提迦耶位在印度比哈邦，是佛陀當年成正覺處（左上）。人馬雜沓的躍動場面，「馬背叼羊」是阿富汗盛行的全國傳統運動（左下）。新疆庫車克孜爾千佛洞，是中國境內最西的佛教石窟。石窟前有東晉知名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像（上圖）。

## 藍圖願景

借他山之石預約台灣美好未來

台灣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總伴隨著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我們在其他國家、城市往往可以找到先例與解方。為此，《經典》在二〇一四年推出【想望家園】專題報導，重新認識台灣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及師法他國經驗或可提供的解決之道。

而當這些被長期忽視乃至無視的小事點滴累積之後，最終就會變成你我眼前諸如：交通、環境、能源、食安、升學、教育、高齡、少子、無殼等等無比嚴重且難以迴避的重大問題！後來我們發現：過往所賴以仰望學習的「大國」經驗，已不適用急遽變化的當下時空。

緣此，《經典》採訪團隊接續【想望家園】報導，延伸出嶄新跨國系列專題：【藍圖願景】，期盼從台灣的處境出發，更加精準地鎖定相關且急迫議題，而從他鄉異地的城市環境，去尋找對治的解方。

臨海國度荷蘭，孩童從小就得要學會與水共存（上圖）。位於丹麥的綠能永續村 Friiland，創辦人史汀·莫勒與愛女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下圖）。

據此規畫出生活哲學、溝通民主、住居交通、能源環保、教育樹人、高齡長照等六大主題，並帶出丹麥的美好生活、挪威幸福方程式、瑞士的民主政治、丹麥無核永續環保、首爾公宅居住正義、荷蘭的參與式文化、首爾的減核轉型、瑞典的回收之道、荷蘭教育理想國、奧地利的技職教育、日本的老人照護及荷蘭比利時長照等多篇詳盡而深入問題核心的報導。

希望透由與台灣面臨類似問題的國家或城市，汲取其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經驗，乃至由之所發展出其自身的獨特價值，希望能對於國人有所啟發與擷取足供學習之道。

經年採訪催生出十三篇報導，鎖定攸關台灣未來的諸多議題，從國人當前的處境出發，追索類似條件下採訪各國城市的因應之道。經由深入觀察與學習，透過比較對照以擘畫台灣永續經營的藍圖，期盼替錯綜複雜的未來指出明晰的路徑。■



## 想望家園

放眼國際永續台灣的參考藍圖

每當我們旅行在世界各地的先進城市時，在心底除了欽羨與讚歎之外，多少也會萌生如果我們家園也是如此，那該有多好的慨歎！實則，國際間每一座令人欽羨的家園與城市，總是要倚靠時間的累積與醞釀始能成就。而城市或區域的蛻變新生，其背後的關鍵人、事、物，則是我們亟欲嘗試去了解的。

《經典》持續從人文關懷、本土精神的角度出發，將視野投向幾經遴選過的國際城市、地區，透過採訪者每一雙親見當地的眼睛與親履斯地的雙腳，運用鏡頭與文字記錄，從城市再造、歷史保存、環境保育、創意開發、社會發展等等關乎美好家園的議題切入，以回應台灣當下所處現實，並思索未來前行方向。

立足台灣，面對問題，以他者為借鏡，來重新觀看自身問題的可能解決之道，了解其他城市如何突破困境，展望未來；不只是產業的復興，同時

也關注對於生活態度的落實，去想像日本里山與自然共生息的循環生態，或是義大利布拉城的慢食文化復興；對於河岸地景，法國巴黎塞納河與蘇格蘭格拉斯哥的克萊德河，其改造與轉型讓我們想起沿河、海而居的台灣城市；對於歷史保存，如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世界遺產」的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以及巴黎東區的文化復興，可以回應台灣對於古蹟、老街的保存與利用。此外，像泰國曼谷的流行產業、荷蘭恩荷芬的科技研發、美國奧斯汀的人才教育、日本仙台媒體中心的革命、甚至蘇格蘭的獨立公投——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彼方的識見決策，亦能提供養分成為我們對於家園的美好想望。

《想望家園》，絕非一味複製他人經驗，而是要找出自己「因地制宜」的絕佳解方。希望以他者經驗為燈，照亮前行道路的方向，成為台灣永續發展的導航！■

法國塞納河沿岸的駁船，多數已不具運輸功能，而轉作一般居所（上圖）。世足賽前，彩繪著足球和各國國徽的大象，在泰國曼谷考山路上表演踢球（下圖）。



## 紛分和合

統一與分裂的國度

從過去、現在到難以預測的未來，「統一與分裂」的議題，隨著局勢的變遷、立場的差異，對於台灣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們有著不同的意涵，這座島嶼一直因此被牽動的敏感神經，卻未曾改變。儘管已少有意識型態的直接碰撞，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影響與由此浮現的焦慮，仍無所不在。在關切自身的處境之餘，世界其他角落曾發生的一切，或可成為一面鏡子，供我們參考、對照、標定自身的位置。

《經典》自創刊之際，就堅持以在地的眼光，為台灣讀者帶來國際的視野，自二〇一三年開始的【紛分和合】系列專題，《經典》作者群歷經一年深入考察超過十餘國，內容涵蓋了歐亞非等區域複雜多變的國界變遷，如和平分手的捷克與斯洛伐克、腥風血雨的巴爾幹半島、亞洲近鄰馬來西亞等。自合併到分裂，從陌生到熟悉，在千絲萬縷的關係中，我們分別從光譜兩端，看這些地區同中有異的聲音，通過彼此對照，更具體地接近相連又分離的土地樣貌與輪廓。

站在捷克與斯洛伐克經過合一、分裂，又在歐盟框架下近乎不存的邊界；走過柯索沃北部如刺在哽，隔開塞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橋；見證毗鄰塞爾維亞的波士尼亞小鎮，當年施加在穆斯林身上的大屠殺現場……第一線的跨國採訪現場中，站在一個個融為一體、判然二分或模糊不清的邊界，那些無比遙遠，彷彿跟我們一輩子都不可能發生關聯的地區，竟每每為其人事遞嬗與歷史糾結低迴不已，甚至難以名狀的親近。其他諸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國的裂變之路，黑暗大陸非洲上多國半世紀來的分離統合，以及俄羅斯與鄰近諸國區域角力等專題報導仍持續進行。

語言障礙與文化隔閡，不曾阻絕《經典》採訪團隊的腳步，從歷史脈絡、政經現況、文化風貌、生命經驗等多重角度，以第一手的調查採訪，全面探討各區域的分合過程，期望為讀者開啟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從廣闊的觀察與深刻的思考中，跳脫侷限，面向未來。 ■



沙巴亞庇的加雅島上，菲裔少年無憂無慮地玩著皮球。島上外來移民已逼近沙巴在地人口，為沙巴和菲律賓擾攘多時的主權爭議再添變數。



莫斯科的蘇聯時期建築曾象徵普天同慶，如今帝國勝景只留存觀光客快門裡（左上）。吉隆坡市中心，路人行色匆匆。東西馬因發展不對等，掀起自治獨立爭議（左下）。葉里溫卡菲斯洋藝術中心與遠方亞拉拉特山，是脫離蘇聯的亞美尼亞共和國象徵（上圖）。

■ 二〇一二年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新聞攝影獎

■ 二〇一三年金鼎獎雜誌類最佳專題報導獎

## 唐風綢繆

拾綴東南亞華人文化遺產

在全球化浪潮中，區域地方特色成為必須亟力保存並可衍伸為軟實力的另一個基礎工程。【唐風綢繆】專題即是《經典》放眼華人文在異國滋生傳承，藉以反省並重新認識我們自身的文化樣態。這是一種探尋，同時也是一種大格局的拼圖，以台灣為主體，去追索海外的唐山氛圍。

尤其當中國大陸歷經政治上遽變作為後，數千年來的細緻傳承連根刨除，我們所熟悉與傳承的一切消失在彼岸的時空中，想尋唐風，早已人去樓空。於是突然發現串連在東南亞諸國的華裔社會，卻反倒是唐風吹拂過的粒粒珍珠。

【唐風綢繆】專題在二〇一二年間，遍訪東南亞七國與港澳兩地華裔社區，勾勒出老祖宗代代遺留的精華，看見源自原鄉的信仰、廟會、儀式，尋覓那些跨越了海疆與國界的共同符號，同時也看見這些文化在地生根後的鮮活變貌。如果「唐山過台灣」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那麼，「下南洋」便

是東南亞華人共同的家族史。《經典》循著華人從港澳碼頭出發、遠航至東南亞的路線，縱觀歷史、政治、身分認同和在地文化衝擊等多重角度，重塑傳統文化遷徙與變革之路。

從香港和澳門，我們回溯這兩個華人離鄉起點，如何承襲了原鄉幾近支離破碎的粵文化，到馬星兩國如何因各自的歷史定位和現代政體，間接造就區域文化特徵最鮮明的華人群體；再到甫從大時代動亂中復甦的越南、印尼和緬甸，審察一度隱身於主流隙縫中的華人文化，如何重新開展破繭之姿。

最後，在華人融合程度最高的泰國和菲律賓，檢視中華文明如何在頻繁的互動和通婚中，與在地文明對話，進而發展出共生關係。

千百年來，縱然時局千迴百轉，華人文化兀自在南洋諸國，輾轉迴盪。藉此探尋，希望引領讀者走出文化原鄉的大門，從另一道窗口張望它的流動，縫補原鄉失憶的文化缺口。■



建於十九世紀末的峇峇豪宅已改為檳城土生華人博物館，透過館內展示，可見中國、馬來西亞和殖民文化在此間相互交融但又各顯本色的獨特風致。

# 小國大業

蕞爾邦國擠身國際之道

自古以來，小國似乎總是擺脫不了強鄰侵略、資源匱乏、地勢險峻或環境惡劣等等多舛命運。但若善加發揮自己所長，跳脫既有框架，或許在意想不到之處，小國也能開創出另一片新天地。

二〇一一年一月起，《經典》繼【大島系列】和【海峽系列】兩個年度專題報導後，再度以近一年半的時間製作【小國大業】系列。承襲「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思維，深入十個在面積、人口、GDP 或國際處境皆與台灣相仿的國家——荷蘭、瑞士、以色列、韓國、泰國、波蘭、捷克、芬蘭、瑞典和越南，探究它們如何在逆境中養成其溝通、團結、堅忍、創新等能力，不但改寫歷史、引領潮流，甚至躋身為國際聯盟中的關鍵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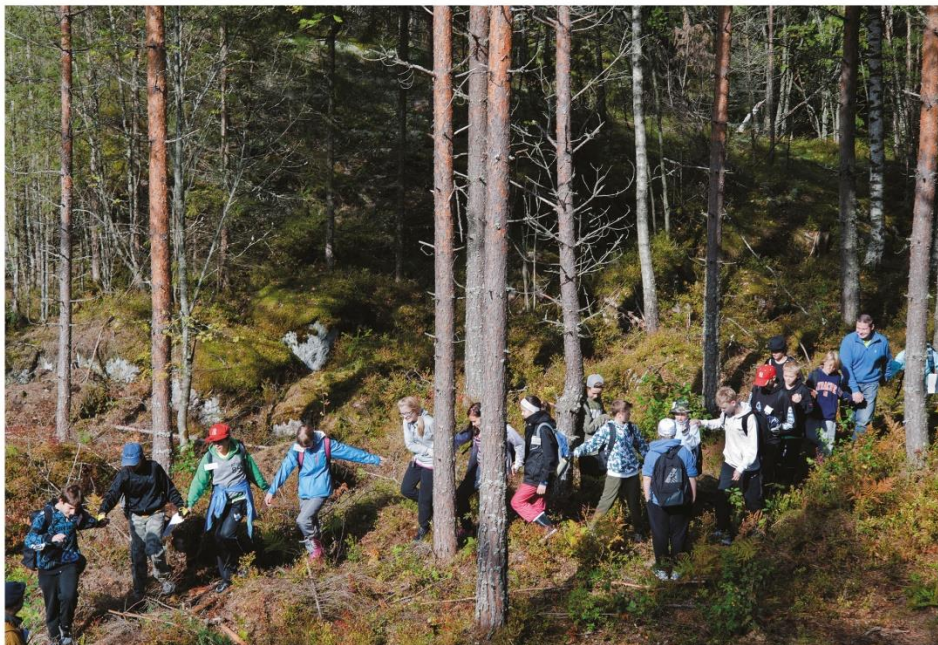
與台灣在面積、人口、環境等條件最為相似的荷蘭，為因應低於海平面以下環境，如何創新與水共生思維。

解說員帶領小學生穿梭林間，利用森林環境作戶外教學。芬蘭缺乏豐碩天然資源，故視森林與人才為珍貴資產（上圖）。格拉胡斯是瑞士少數採集會公投的州郡，公民人手一張選票，以舉手表決行直接民主制（下圖）。

奉科技為生存和創新之母的以色列，如何周旋在大國間創造利益。歷史上飽經滄桑的韓國，如何建立舉足輕重的國際品牌。原本客觀條件不理想的泰國，如何走出一條文創之路。以文化藝術為重要發聲管道的波蘭與捷克，如何成為歐盟裡軟硬實力兼備的後起之秀。北歐社會福利國度的芬蘭與瑞典，如何以教育普及與賦稅公平維護社會安定。

凡此，我們綜觀十國特質，包括整合國內有限資源、積極創新、放眼全球、創造無疆界市場，以及提升社會機制的公平性等，均為小國擠身全球最佳典範。

【小國大業】系列報導的宗旨，重點不在於教導如何複製他國的成功經驗，而是在深入探討成功背後的思辯，期許台灣能放遠視野，擺脫政治紛擾，在世界的舞台上，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廣闊道路。■



## 海峽系列

國際之間的分界與連結

源於兩岸百轉千迴的歷史糾葛，延續《經典》記錄島嶼歷史的思維，我們將視野從海岸線、離島，延伸到攸關島嶼存亡的「海峽」。

地理學上，海峽指的是分隔兩個陸塊、連接兩個海洋的細長水道。全球一千多條海峽中，有四十多條地位重要、交通繁忙。海峽不單是交通要道、航運樞紐，更有處於重要戰略位置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規畫【海峽系列】報導之初，我們思索：如果台灣僅憑與對岸抗爭的歷史，來因應現在與未來的變局，那麼思維將跳不出封閉狹隘的窠臼。因此，我們是不是應當挑選世界上知名、且兩岸互動頻繁的海峽來採訪？一可當借鏡，二可啟發更多層次的想像與互動空間。

於是，我們將目光放在舉凡分裂原因、土地大小等，都與台灣海峽有一

點相似的十條海峽：柔佛海峽、朝鮮海峽、保克海峽、麻六甲海峽、曼德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直布羅陀海峽、巴士海峽……。

二〇一〇年一月起，前後一年半的時間，《經典》採訪隊伍穿梭各海峽兩岸。越三大洋、跨三大洲，經歷了十七個國家間的蹣跚探索，最終，我們將系列報導結束於「台灣海峽」。台灣海峽不僅是經濟命脈的海峽，是中東經麻六甲海峽往日本必經的原油通道，它更是在太平洋第一島鏈、夾峙台灣與中國間最具國際戰略地位的海峽。

時間的遞嬗，時代的進步，改變了人們對於時空距離的認知，亦擴大了人們對地理位置的原先視野。【海峽系列】提供海峽兩岸的人更為宏觀的視野，與更多重的角度，來對應兩岸之間錯綜複雜的種種！■

韓國留學生穿著日式浴衣在九州博多港隔海遙望的故鄉。眼前的朝鮮海峽，是日韓重要經濟海域、連接歐亞的經濟要道（上圖）。葉門南端離非洲最近的曼德村，居民捕魚維生。分隔亞非、串聯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曼德海峽具航運及戰略地位（下圖）。



印度最南端的肯亞庫瑪利，瀕保克海峽，位印度洋、阿拉伯海與孟加拉灣交匯之處。泰米爾詩人哲學家提魯瓦盧瓦 (Thiruvalluvar) 石像聳立在距海岸四百公尺處的小島上。



## 大島系列

打開島嶼視野 望見福爾摩沙未來

島嶼的故事，是家國的故事。在大洋上自成一體的島嶼，獨立、自治是一點也不陌生的政治議題。無論是尋求島上的自體分裂或者與母國大陸的切割自立，分離與統一，動亂與和平，始終是島嶼歷史上的關鍵書寫。

《經典》自二〇〇七年底開始於全球各島嶼的採擷；在長達二年半的島國之旅中，採訪人員得以親臨常人可能終其一生都未必會親訪的極地、斧斤未施的原始雨林……。

二〇〇八年《經典》團隊採訪東帝汶時，它還是世上最新獨立的島國。而北大西洋上的愛爾蘭，與地中海上的賽普勒斯，都曾為了獨立付出代價。在世界第二大島紐幾內亞島，我們用兩個月時間，由西巴布亞到巴布亞紐幾內亞實地踏查。澳洲的塔斯馬尼亞島，與大陸隔絕的特殊地理位置，孕育獨特的生物多樣性。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擁有繁麗原始的赤道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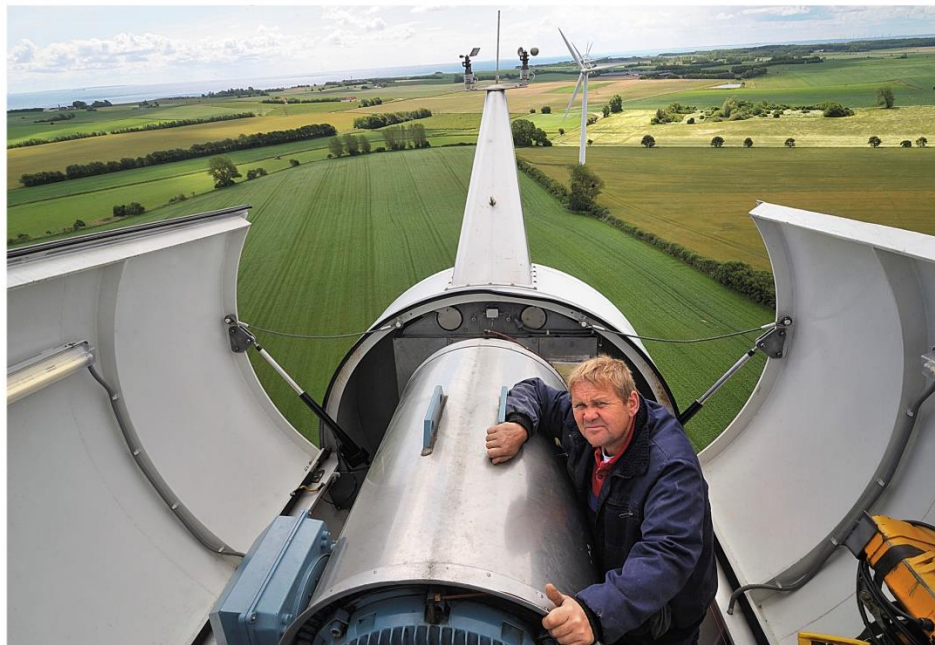
丹麥孛索島民善用太陽能和生質能，更利用風力發電供應全島電量。風車主人湯貝販售電力，一年進帳新台幣一千九百萬元（上圖）。牛津近郊一處私人獵狐場。這項英國行之百年的傳統狩獵活動，近年頻遭明令禁止（下圖）。

與南美洲亞馬遜雨林同為平衡地球氣候的綠色「肺」葉。

因為關注地球暖化，我們進入五分之四國土在北極圈內，號稱「全球氣候觀測站」的大島格陵蘭；海平面上升的全球環境議題，也帶我們進入印度洋上，被專家預言二一〇〇年前即將沉沒的熱帶小島馬爾地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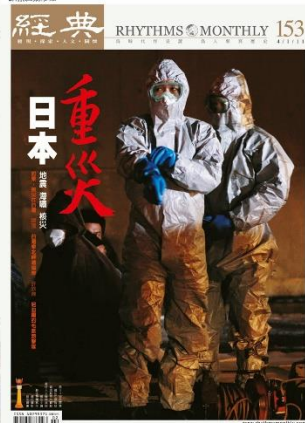
島，帶來獨立自成一格的想像，島嶼位置，自古以來更牽涉關鍵歷史命運。台灣也是座島嶼，因此，我們對世界上的其他島嶼、島國亦格外地關注。《經典》以兩年半時間跨越洲際報導島嶼故事，始終維持角度獨特，其終極的關切永遠在於人，也在於土地。我們聚焦在國際間各個島嶼的共同與不同，透視各島的限制與出路，在海洋上的跳島探索，給了我們種種啟發與啟示。

打開世界島嶼的視野，或許我們也將看見台灣的未來。 ■



# 共業共善

進入廿一世紀，全球災變頻繁，首推地震，還有因洋流、天候異常引發風災、林火、旱澇不調，人們疲於應付之餘，還要為了政治、經濟等因素，爭奪水資源、礦藏資源甚至糧食，刻意製造的人禍衝突，更苦了平民百姓。影像絕對是一種記憶方式，偶爾需要停格在人間的悲歡離合、留住天地摧枯拉朽的瞬間。二十五年來《經典》記錄了撼動全球的天災人禍甚至疫病，目的為了善意提醒人們自省自覺，承擔起七十八億人的共業，因為我們都是地球一家人，唇齒相依，要想這顆藍色星球永續，就得和所有生命、物候共善共存。



# 世紀瘟疫

讓世界變臉的新冠病毒

一九六二年，美國環境倫理學家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揭露了人類濫用殺蟲劑造成鳥類噤聲、生物滅絕。

二〇二〇年，全球面臨了另一場春天的寂靜風暴，這一次死寂的是人類的世界。

因為新冠病毒 (COVID-19)，人類自囚家中，城市空蕩，機場成了停機坪，觀光景點變成不可及的明信片，平日車水馬龍的高速道路上，人跡杳然……，世界成了一個超現實的安靜劇場，空無一人的街道好似樂高模型，靜美死寂。

從嚴格要求佩戴口罩、「相愛不相親」的社交距離，到被迫與世隔離的居家檢疫、遠距教學，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既遠又近，群聚＝致命，因為無法企及，反而更顯珍重；人人耳提面命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新冠病毒入侵汙染，但孰知人心的貪念，為害更甚。

二〇二一年台灣疫情進入三級警戒期間，雲林斗南火車站設立臨時快篩站，為返鄉遊子就地快篩 (上圖)。原先燈火通明的台北饒河街夜市，僅剩一攤商堅守崗位 (下圖)。

一株肉眼無法得見的新型病毒，癱瘓了全球的民生經濟，一百九十三個國家相繼淪陷，死亡人數迄今超過六百多萬人。人與自然的分際，失去分寸，逾越紅線之後，自然界的反撲，勢所必然，時機只在遲早。

新冠病毒成了一個篩檢人類世界的放大鏡，嚴厲地檢視著各國的醫療設施、健保制度，乃至法治、自由、民主體制……；更重要的是，病毒昭示了地球公民：我們都坐在同一艘名為「共業」號的大船上。

「地球上生命的歷史，始終是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

近一甲子前，瑞秋·卡森提醒了人類與萬物相互連結、相互依存的事實，人類也是自然生態中的一環。

今日，疫情雖已趨緩，但世界自此再也不同，這個一度凍結全球的世紀災難，給了「萬物之靈」的人類一段閉關的寂靜時光，深深省思這場世紀疫情。■



## 兵燹現場

俄烏戰爭關懷記事

戰爭，是人類最無明的表現，它除了滿足少數獨裁者對於「偉大」的渴求之外，對一般民眾來說，戰爭帶來經濟蕭條、失業率攀升、民生凋敝，國與國之間，民眾與民眾之間，源於認知的不同，對立也更加深。

以二〇二二年爆發的烏俄戰爭為例，烏俄兩國在歷史上本就有幾次的分合，二〇一四年後，俄國強勢地將烏南的克里米亞納入附庸國，煽動烏東的頓內次克與盧干斯獨立，更使兩國勢不兩立。

在獨裁國家裡，獨裁者做決策時，政治因素往往大於經濟與民生因素。對俄羅斯總統普丁來說，烏東地區長期受基輔政權「迫害」，所以出兵攻打，是「保護」該地區以俄羅斯人為主的民眾，是對北約東擴的反擊，是師出有名。

然而，除了各國紛紛站出來指責俄國「侵略」的事實外，隨著戰事膠著，俄軍猛烈的砲火落在烏國境內的軍事基地，也落在戲院、醫院與學校等一般設施與平民身上，以及將近三百處

珍貴歷史建築文物，此起彼落的爆炸聲過後，是一夕間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愈來愈難解的仇恨。

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表示，這場衝突導致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自二〇二二年二月烏克蘭遭到入侵以來，已有六百三十萬人被迫逃離烏克蘭，另有六百萬人在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

據聯合國人權辦公室 (OHCHR) 最新資料，烏克蘭有兩萬多名平民傷亡，實際死亡人數恐怕要高得多。大部分傷亡是因為俄軍在平民區使用波及範圍廣泛的爆炸性武器造成。

無常的大環境中，人類顯得渺小。幸好還有一群無私奉獻的人守護著無辜的百姓，無論是世界各地前來援助的 NGO 志工，抑或是由在地烏克蘭人發起的援助團體，這類愛無止境的努力，更顯人心善良與偉大，也在困頓環境中帶來一絲欣慰。

這場戰火目前仍未見停歇的跡象，祈願戰禍能夠趕緊平息，更願天下平安，人皆無災。 ■



持續一年多的俄烏戰爭，至今仍未停歇，俄羅斯與烏克蘭雙方拉扯之間亦無勝負，只有死傷相枕。三十三歲的烏克蘭陸軍少尉戰死沙場，留下悲痛欲絕的一家老少。在利沃夫，如此場景幾乎已成不忍直視的生活日常。



烏克蘭利沃夫市中的雕像古物被層層包裹，以防俄軍砲彈摧毀（左上）。聖米迦勒金頂修道院前，被擊毀的俄羅斯坦克成了首都基輔的熱門觀光「遺址」（左下）。基輔市區的塗鴉牆上，呼籲終止戰火，讓軍人能活著回家（上圖）。

# 海燕風災

菲律賓慈濟大愛村助重建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是慈濟菲律賓分會邁向第十九年的日子；也是讓所有菲律賓慈濟志工們，永遠忘不掉的日子。

當天清晨，世紀強颱——海燕，重創了菲律賓中部地區的沿海城市，其中以萊特省與薩瑪省受災最為嚴重，特別是萊特省的獨魯萬幾乎全毀，街道上杳無人煙，宛如死城。

來自十三個國家的慈濟志工，在證嚴法師慈示下投入救災，援助了熟食、淨水、災民義診、簡易屋、簡易教室，更進而帶動「以工代賑」恢復市容與生機；同時還協助修繕半毀的校舍與天主教堂。

當時，全球四十六個國家的慈濟人一起走上街頭募心募愛，因為這分來自全球的愛與善念，讓被宣告棄城的獨魯萬市，再度重生；更因為這分愛，帶動奧莫克、帕洛鎮的居民重建家園，建立慈濟大愛村。

慈濟志工前往海燕颱風重災區獨魯萬市勘災，一路盡是殘破景象，隨處可見傾倒的房屋、破碎的磚瓦、翻覆的車輛；甚至是遺體（上圖）。災區鄉親歡喜領取香積飯食用，盛飯的志工陳金海適時給予鼓勵與祝福（下圖）。

慈濟人深知，唯有透過長期的陪伴，才能讓受過重創的鄉親們，跨越劫後餘生的無助與悲傷。所以，大愛村移交後，慈濟人的陪伴從未離去。此外，慈濟還啟動了「安生計畫」，開設「職訓班」，培養居民的一技之長。在帕洛大愛村裡，設置中央廚房，教導婦女們烹煮素食便當；也開設烘焙班，由專業師傅指導居民做麵包、點心；還在帕洛農場種植台灣花蓮靜思精舍來的洛神花，生產洛神花蜜餞、果醬及果汁；另外還開辦裁縫教學，教導縫製環保袋。

在奧莫克的大愛村，慈濟也帶動居民美化環境、落實社區做環保，進而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透過每個星期天的市集，讓居民們自力更生。這兩地的大愛村居民，曾經都是災民，翻轉人生之後，也紛紛投入慈濟的志工活動，自愛愛人，用善行來表達他們心中的感恩。



# 日本重災

三一一地震、海嘯與核災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地震、海嘯和核災突襲日本。距離宮城縣一百三十公里的太平洋海域發生芮氏規模九點零地震，隨即引發大規模海嘯。自岩手縣以南至千葉縣，十公尺高的滔天巨浪撲向岸邊，衝破堤防向內陸挺進，沿途捲走汽車、房舍、橋梁，還有一——來不及逃跑的百姓！

宮城縣首府仙台市位於海邊的仙台機場首當其衝，僅餘一棟航廈頂樓露出水面；岩手縣宮古市田老地區十公尺高的防波堤，毫無招架之力，任由黑色海水洶湧進城；東京成田、羽田機場關閉，日本鐵路全面停駛，電信中斷。

這場災難，造成超過一萬八千人死亡或失蹤，建物毀壞近四十萬棟，直接財產損失約達二十兆日圓，並引發延續多時的核能災害。多國防災專家指出，日本精密的防災措施已將傷亡及損壞程度減至最低。然而，嚴謹如日本的防災措施，也在這難以預估的複合災難中出現缺口。日本原子能安

全保安院承認，第一核電廠最初設計只設想阻擋五公尺高海嘯，以致釀成大禍。

慈濟基金會隨即前往茨城縣大洗町提供熱食，溫暖災民身心。《經典》也在第一時間派出採訪團隊前往報導。災後兩週，慈濟帶著十噸救援物資，一路顛簸到最北的災區岩手縣，成為第一個抵達該區的慈善團體，志工在寒風酷雪中，分別於大船渡市和陸前高田市避難所進行發放以寶特瓶回收製作的環保毛毯，以及各種物資，及時雪中送炭，超過兩萬災民受惠。

六月初，慈濟在釜石與陸前高田市進行第一梯次見舞金（慰問金）發放，隨即又前往大槌町和山田町發放。慈濟的慰問不只是發送慰問金，同時準備熱食，設置奉茶關懷區和受災者互動，以撫慰災民的心。

日本以自身的創傷給全世界上了寶貴的一課，人類活動與周遭環境從來都是息息相關的，與天災共處，也是人類必須學習與發展的智慧。■

寒風酷雪中，慈濟帶來的環保披肩和毛毯，及時為災民雪中送炭。



## 北朝鮮糧荒

慈濟馳援北朝鮮實錄

多年以來，對於整個國際社會而言，共產極權的北朝鮮，始終是個幽暗的神祕國度，一般人對它亦總是一知半解。許多國際救援組織都曾無奈地將人員撤離北朝鮮，因為他們根本無法直接接觸到當地貧苦人民。

北朝鮮長年來因天災影響農作收成，二〇一一年，因為寒害，加上夏季暴雨及颱風侵襲，北朝鮮農作收成嚴重短缺，稻穀產量只剩過去一半。在嚴重糧荒下，北朝鮮政府不得不放下面子，由北朝鮮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派員到台灣，主動跟慈濟基金會求援，並同意慈濟和災民面對面，直接將救災物資發放到人民手中。

事實上，從一九九九年元月至二〇〇九年元月這十年間，慈濟基金會已九度援助朝鮮受災及糧荒地區，分別提供了大量冬衣、奶粉、大米、食用油、藥品、化學肥料、除蟲劑、農用防寒塑膠薄膜等，而且都是派員前往直接發放，甚至一次派了逾五十位

志工入境朝鮮。二〇一一年這一趟則致贈黃海北道的麟山郡、谷山郡及平安南道的平原郡、大同郡，共十四萬戶人家，大米、食用油及奶粉等，兩個月的糧食援助。

北朝鮮的這波糧食短缺，中國大陸也捐贈了二萬噸大米，沒想到來自台灣的民間慈善組織，就捐贈了一萬三千餘噸大米，令他們感到相當訝異。

來自台灣的慈濟志工，因缺糧、貧困之緣走進了北朝鮮。志工們自費自假，親手發放大米、食用油和奶粉給農村裡缺乏勞動力的弱勢鄉親。每天早出晚歸，隨身帶著泡飯、泡麵充飢，堅持不因發放賑濟而打擾當地人。

因著糧食援助之緣，兩個世界的人彷彿在同一時空短暫交會。證嚴法師常叮嚀志工，人間的慈善援助只是「事相」，施受雙方彼此若能心生起感恩與祝福，那種心靈的正向觸動才是「實相」。慈濟志工與北朝鮮人們五味雜陳的淚水，就是藏不住的實相。■

北朝鮮平民的日常生活，對於許多外國人來說，就像是個謎（上圖）。二〇一一年，慈濟基金會援助一萬三千餘噸大米，直接送到村民手上（下圖）。



# 海地震後

即時救援海地震災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海地發生芮氏規模七點三的強震，地震威力橫掃人口稠密的首都太子港，建築物崩裂倒塌，人們葬身斷垣殘壁之下。海地曾是第一個獨立的非裔國家，然而政治動盪、人民困苦，又遭天災襲擊，亟待國際組織援助。

乍聞海地巨變，《經典》團隊隨即加入慈濟基金會勘災義診團抵達太子港。身為海地首善之都，也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離震央近、震源淺，建築物擁擠、不合規定更加致命。

一九五〇年代太子港僅有十五萬人，如今暴增至二百多萬人口，原本的房舍和公共設施難以負荷，問題重重，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環境惡劣、樓宇結構鬆散的貧民窟裡，一旦強震來襲，便如土崩石流，應聲倒地。

台灣派出搜救隊伍、義診團前往，並集結十噸物資輾轉運入海地賑災。慈濟基金會則早從一九九八年起，便長期支援海地度過一連串的颶風浩劫，這次地震，慈濟除了例行的義診與發放外，亦再次援用菲律賓成功的「以工代賑」經驗，或以食物代替金錢的「以工供糧」

方式，不僅讓海地人免於失業，亦可讓人們用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園。

五〇年代起，國際 NGO 紛至此間，但多數各自為政，海地的整體環境並未因之有所起色。海地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失業率極高，多數海地人一天只吃兩餐，超過半數的人口營養不良，原本生活窮苦的海地，在地震過後變得更加貧窮。

地震後，人們親眼見到自己的親人被挖土機挖起來，像垃圾一樣被丟棄、碾壓、掩埋，很多人心理無法承受巨大的衝擊，導致免疫力急遽下降，罹患憂鬱症、心臟病等疾病的人與日俱增，甚至有人因過於心痛而往生。地震發生後幾天，海地人在晚上時會聚起來祈禱、唱聖歌，神父也會過去點亮蠟燭，與災民一同哀悼。

據估計，海地重建經費至少需十億美元，並將耗時十幾年的時間。短期來說，食物、水、住所、醫療與衛生是不可或缺的，以長期來看，提供海地人工作機會、教育和更結實的建築物勢在必行，另外，更根本的問題則是政治與經濟的穩定與健全。 ■



地震後治安日益惡化，陷入無政府狀態。太子港市中心的依波利特商場，因有豐富的食物與商品，遂成了爭奪、搶掠等犯罪叢聚之地。

# 毀滅與重生

## 南亞大海嘯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邊的海底，發生芮氏規模九以上的地震，造成海床一千公里長的裂縫，在海面上湧起三十公尺高的世紀大海嘯，侵襲南亞沿海地區，奪走了至少二十九萬多人寶貴的生命，造成上百萬人無家可歸，浪潮深入陸地三公里之深，無數家園被撕毀，房屋、道路、橋梁、農作、漁業嚴重受創；飲水、電力等設施也同步毀損，一切經濟活動因此停頓。被波及的國家橫跨亞非兩洲、達十二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承受最大損害的自然浩劫。

《經典》在海嘯發生後的第一時間，五度派員前往斯里蘭卡、亞齊、美拉波與南印度等海嘯重災區，採訪報導當地嚴重災情。同時也採訪慈濟基金會與紅十字會暨紅新月會 (I.R.R.C)、無國界醫生聯盟 (M.S.F.)、樂施會 (Oxfam)、關懷 (Care)、世界展望會 (World Vision) 等全球各非政府組織 (NGO)，如何在第一時間組織與動員，進行援助與重建，發揚

地球村大愛的力量。

《經典》更深入古籍，遍訪學者專家，冀望為台灣地震與海嘯，找尋出預警的可能。此外隨著慈濟基金會在斯里蘭卡長期駐守進行重建，《經典》與《慈濟月刊》通力合作，於後續一年內派出六梯次採訪團隊，記錄重建的完整過程，在一整年馬不停蹄的採訪之中我們知曉：人難以勝天，但可以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和平共存，如何預警，避免再一次的毀滅性浩劫。

海嘯來襲雖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自然浩劫；但在海嘯過後，數以百萬計的災民該如何重生，更是全人類需要共同學習與承擔的新世紀新課題。

累積豐厚的系列報導，最終集結成《大海嘯——毀滅與重生》與《海嘯過後——記斯里蘭卡一年援助》兩本融合感性人文與知性探討的海嘯記錄專書，期望讓讀者了解此次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並共同見證來自全球各地匯集而成的愛心。■

南亞海嘯一波接一波的襲擊印尼亞齊省，就連距海百公尺遠的美拉波內陸也難逃劫難（上圖）；數不清的大小船隻從大亞齊市的臨海口被沖上岸，拖離港口約一公里之遙（下圖）。



## 環保人 回收物

用雙手愛護地球

探究環境問題的動力，在於對土地的關心。《經典》自二〇一一年起，費時年餘，完成了【環保人 回收物】的專題報導。以慈濟環保志工的故事為經，各種資源回收物的物理知識為緯，深入解說。

九〇年代，台灣經濟抵達前所未有的高峰，外匯存底衝破七百三十億美元；但經濟成長的代價，是每人每天製造垃圾量也達一點一四公斤，年總產量更計有二千一百萬噸！

一九九〇年八月，當慈濟證嚴法師在一場名為《幸福講座》的系列演講中，有感而發地請信眾「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後，慈濟環保志業，也就此展開。

從最初的筆路藍縷，迄二〇一一年，慈濟全台的大型環保教育站已近三百個，環保點有五千四百多個，環保志工近二十萬人。台灣所有的寶特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由慈濟環保志工所回

收。以回收五十公斤的紙類就能挽救一棵生長二十年的樹木來算，二十年來，慈濟環保志工所拯救的百餘萬棵樹木，早已蔚然成林。慈濟志工無論老、弱、婦、孺，做得努力也做得歡喜，成為國際僅見的環保模式。

這群環保志工或許不懂高科技、不講大道理，卻不計惡臭髒亂，把垃圾變黃金。他們攜手處理數百萬噸的回收「物」，也將一己的良能，轉化成「人」力的資源再回收！

本系列書寫來自社會不同角落的志工投入環保的心路歷程，他們在掃外在垃圾的同時，也掃自己的心地，其間掙扎起伏的心境，一如環保志業一路走來的軌跡，不僅曲折感人，更極具啟發性。他們長久的耕耘，徹底改變了台灣人對垃圾的態度，促使企業家推動綠色產業。他們掀起的寧靜革命，是台灣的環保成就，更是做人的台灣經驗。■

塑膠袋是二十世紀影響人類生活最大的發明之一，若直接送進焚化爐燃燒會產生戴奧辛，在自然環境中也難以分解，回收時需要大量人工進行分類。



## 愛善為寶

從台灣擴散的愛善漣漪

慈濟從克難時期微薄的五毛錢開始，匯聚愛心成為愛的力量，這半世紀的慈濟路，足跡已遍及逾九十個國家。現代科技讓我們能放眼天下，目睹苦難眾生偏多，為了救拔苦難，需諸多菩薩在人間。如一九九一年，慈濟賑濟大陸華東洪澇，至今已二十餘年，大愛的種子已落地生根，看到近年來的冬令發放，都是當地慈濟人投入在寒冬送溫情。

二〇一三年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許多城市被破壞殆盡，幾成廢城。在菲律賓的慈濟人，用「以工代賑」陪伴災民清淤、打掃、恢復市容，不但幫災民重建家園展現生機，也讓人與人之間增添愛的互動，經過長期不斷地陪伴，時時關懷貧困家庭與發放物資，進而帶動了當地累積小錢做好事的觀念。

又如遠在非洲，有一群閃亮的「黑珍珠」，他們是南非的本土志工。起源來自台灣的一群志工，原初是為開創事業前去南非，而今則是為了慈濟志業留在那裡播撒善的種子。

此外，在土耳其也有慈濟人，看到難民逃難的苦——儘管已經到了土耳其境內，可是孩子們無法上學，大人也無

法打工賺錢，唯有靠孩子打工。為了讓這群孩子們能多獲得一些愛，慈濟人除了助學之外，並給予關懷與照拂，希望能讓孩子們明辨是非，體會人間有愛。

我們不能忽視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故需好好把握時間，用在人與人之間，互相疼惜、彼此愛護，以培養那分和平的善念。如此，人與人之間和樂，社會才能平安，國與國之間才有真正的和平。

慈濟用大愛鋪路五十年，這五十年也已過去，我們要永遠擴大愛、拉長情，將「大愛之道廣披寰宇」，讓「長情之路古往今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也是佛陀教導我們，要堅定那一分初發心，做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心靈淨化；心靈淨化，則大地淨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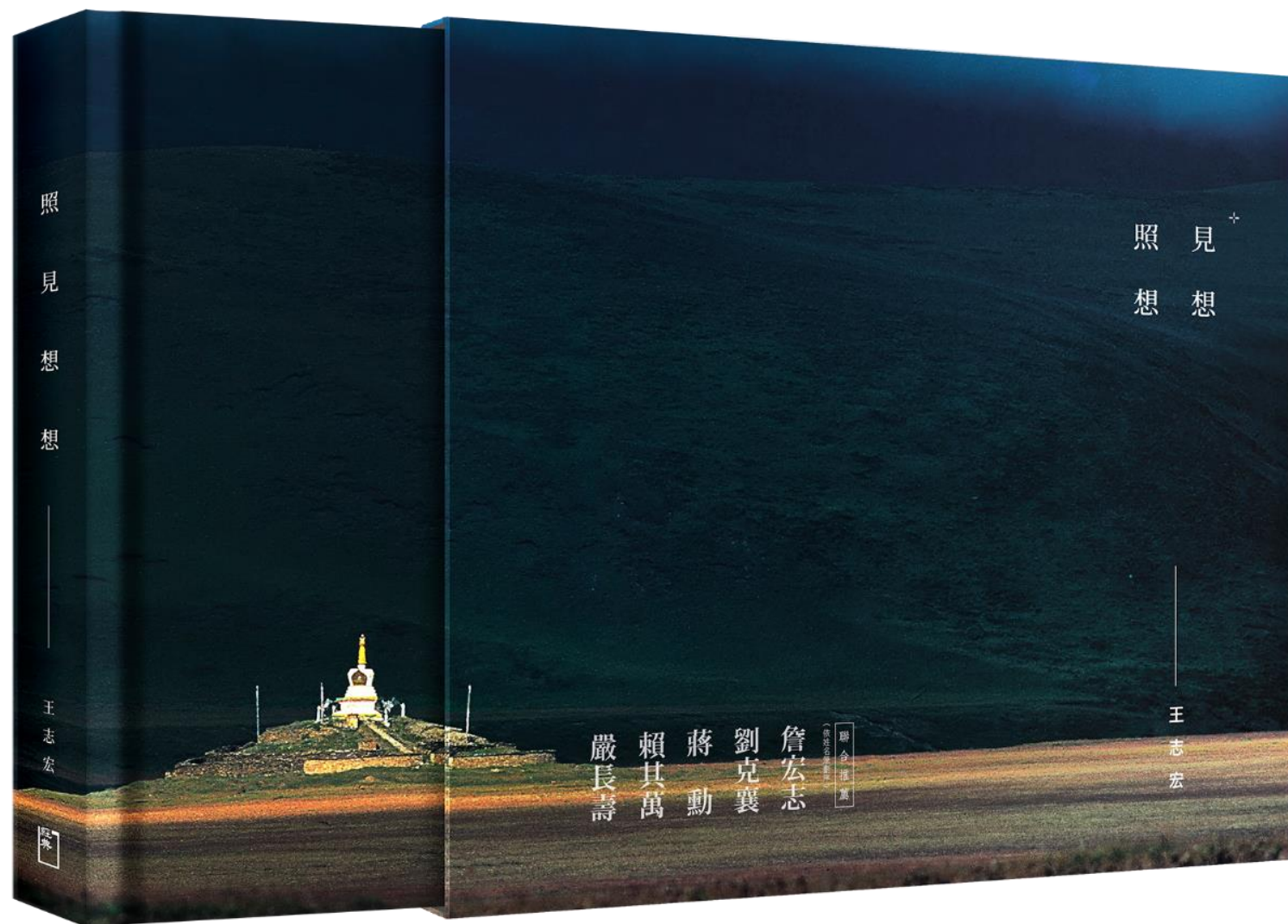
每一天能平安地度過就是福。願天下都能和平，才能長長久久；願我們有無數量的五十年，這一條大愛之道能更平坦，大乘佛法更昌盛，人心更淨化、更美好，這是我們共同的心願，也是努力的方向。（整理自證嚴法師《愛善為寶》總序）■



二〇〇九年八月莫拉克風災，慈濟志工在軍方裝甲車的協助運輸下，在裝甲車上為受水患之苦的南台灣鄉親供應熱食與飲水。

# 照見想想

照相當下是記錄，過後是紀念與回憶，如能再想想就成了見證。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

——瑞薩德·卡普欵斯基

黝黑的講堂，台上講者用柯達幻燈機所播放的一張張幻燈片，銀幕的繽紛影像反射在全神灌注的觀眾臉上，我年輕時被如此表達的魔力激發，如此竟也成為了未來人生一路的執著。

其實我也曾如此比較：與其為文字創作者，即便窮盡一輩子的爬梳，可能還存不滿一張5.2吋磁片；而一幀幀幻燈片可是包含了創作、記錄，當然更是人生旅程的足跡。這可是實體的一落落、甚至是一箱箱的回憶，而且對比於文字的黑白，它可是彩色的！（當然，緣於時代的變遷，數位化的貯藏，所有照片累積也無法塞滿一個大容量的硬碟，原本一落落的底片，也因為無暇處理，而成為一堆堆彩色的資料，幾度狠心想丟棄，可能還有環保的疑慮！）

之後以攝影成為第一份的正式工作，可不是衝動而是篤定。我學的是管理，拿著履歷表去應徵攝影工作，總是會讀出一種「老弟！發生了什麼事？」的表情。這應是追溯到我上高中時，父親去日本帶回了一套相機給我，但高中生時代無暇與無心深入攝影殿堂，但是揹著沉重長短鏡頭的尼康機械快門相機，多了一絲父親的親情連繫。一旦進入到大學，就習慣拿起相機四處游走，我了解到相機對個人最大的意義是出去走走——「出走」，因為藉由小小觀景窗的搜尋，無論是周遭或異地，竟能神奇地增加寬廣無限的視

界，進入了「新」世界。於是認定攝影就是一種以出走為本質的工作，相較坐在辦公室內計算著成本，設定著利潤的管理工作，當然不再會是人生的首選。

而我的人生一度就是出走，返家，再出走……。

這個工作告一個段落，應是在「經典」的創辦。我應證獻上人之邀而開始、迄今已歷二十六個年頭的總編輯角色；於是，即便想恣意出走，卻因管理工作而無法再隨性。

這本書的誕生應是源起於疫情。因為疫情，經典雜誌原引以為傲的田野採訪，囿於出國難度與隔離的現實、囿於受訪者擔心人與人近距離接觸而多數婉拒受訪，由於擔心著稿源，擔心著雜誌內容無法多元，為了填補內容，於是我開了專欄。我思索著可借旅行過的國度，因應著現實的新聞，回應著過去的經驗，如此多了沉澱、也積了厚度，將專欄訂為「照見想想」，我寫下：照相當下是記錄，過後是紀念與回憶，如能再想想就成了見證。

當然，多年來的讀者也知曉：我的攝影總是伴隨著文字的。畢竟在一人走闖江湖的當年，僅有攝影作品，有時現實上並無法換取足夠的麵包與奶油來維生！於是我的每個故事總是攝影與文字相伴；照見想想，亦然。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

——瑞薩德·卡普欽斯基

「沒有餐具？習用左手的我可否用左手取食？會不會對當地人來說是不敬？左手？右手？吃完油油地，等下如何拿相機.....」正當我在腦海裡盤旋著這些大哉問時，對方正大快朵頤，其中一位「好心」地將他吃到一半的溼漉漉黏答答的黑黝黝右手，直接伸入我的芭蕉葉中攪拌起來，我的腦門剎時一片空白，全然忘了要拍這個決定性的瞬間， .....





未拆除前，曾進入東柏林採訪當時東德的一位國寶級女雕刻家。即使在鐵幕時期，憑著國際級藝術家的身分，她是少數能來去東、西德的革命元老。她曾語重心長地說：「參與革命的伙伴很多都是如她一樣的布爾喬亞，年輕時滿懷著淑世理想，但一旦掌權後，他們都變了……。」即使是時空背景的差異，但無解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某些諸如權力與階級利益的分配的不平總是一再重複著，僅是套上不同的名詞。

在印度，不單是人的等級與宗教有關，動物的等級也與宗教有關。在印度教中，牛是溼婆的坐騎，每頭牛背上都可能溼婆神乘坐，這樣牛就成了神的化身。為了能在來世投個好胎，現世就應該好好對待神的化身。

印度人也崇拜猴。在印度經典《羅摩衍那》中，印度猴神哈努曼的故事家喻戶曉。唐朝的玄奘大師應是帶了一隻猴子返國，才被穿鑿演化成孫悟空吧。在印度廟裡的猴群可是享有在芭蕉葉上吃咖哩飯的待遇。

抬著神祇的獅子座騎的遊行隊伍在廟裡巡弋，而寺廟裡眾多的神龕都分守著祭司指引著前來祈禱的善男信女們。傳說中印度有三億三千萬個神，也許因牠們三千年來的一路呵護，這個古老大地成為哺育著十四億人口的巨大國度，依舊以傳統慢步顛躑進入二十一世紀。地大並不富饒，但鮮少聽聞飢荒。提供全世界最佳的軟體人才，但全國國民身分證系統仍尚未全然架構完畢。我問著陪著我的外交官員，為何印度人口眾多，但體育的國力可是羸弱？他說他們著重在腦力的培養勝過體力。

我的印度之旅，鎮日就是矛盾、複雜與妥協的思辨加上五味雜陳的感官之旅所集成的。

後記：祈禱印度的三億三千萬個眾神，引領與保佑印度能盡快度過新冠疫情！

撰文·攝影 王老庚

香港的老友黃效文傳來他在藏北無人區旅行的照片，雖值疫情期間，但看到他與一行人進入到藏北的文部、當惹雍措等地、我腦海裡想像著與其一同駕著越野車奔馳其間的畫面。我知曉他是故意刺激我，讓我心癢，因為三十年前我們曾一同數次艱困地旅行該地。當時為了橫越千百公里的無人區，車頂與後車廂都滿載著汽油桶、食物、帳篷等民生物資。印象裡曾計算著整天的路程所交會的車輛來衡量偏僻程度，有一天的記錄是遇上迎面而來的一部小北京吉普與一部腳踏車。當時仍沒有衛星導航，旅行過此的車輛，車輪碾過脆弱的植被，輕意留下輪痕，我們依著前人行車的輪痕摸索前進，人煙罕至的大荒原，但草地上畫滿交錯的平行長線，這就是羌塘高原。

三十年過後，科技是進步了，但這幾年來，西藏的政治氣氛嚴厲，藏人旅行被諸多限制，據說為了杜絕自焚，加油除了要證件，也僅限直接加入車子油箱內。效文這趟算是被制約了旅行路程，他僅能沿著有油站的公路做油耗半徑的行程規畫，但即使如此也聊勝於圈鎖在港島一隅吧！

我仍然記得，當時沿路曾探訪數頂藏民帳篷，長年在近五千公尺海拔與嚴苛氣候下的生存，直接從帳篷內部少之又少的生活用具與藏民臉上彷彿如利刃深割的

皺紋來表露。而當他們開口向素昧平生的我們說明身上的種種病痛，認定我們這些外來客總會攜帶可以解除他們肉身痛楚的仙丹甘露。某方面是對的，我是真的帶了些旅行個人藥物，因為不忍心對牧民說不，所以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扮個蹩腳的藥劑師郎中，將自己以備不時之需的旅行用藥如此分個精光。那幾次的藏北經驗與後來推動「馬背上的醫生」醫療援助計畫及成立藏友會來協助都可算是相關的。

計畫初始我們選定在青藏高原的東南部，四川甘孜州的理塘縣為中心。從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八年期間，每年都得抽空上山幾趟，也因為配合夥伴邱仁輝醫師授課的空檔，所以七到九月就成了最常拜訪的時間。對高原來說雖是宜人的季節，但也是最易釀災的雨季。橫斷山區的泥石流總興於大雨過後，或是受阻路中或是迂迴改道，早成為行程的一部分。

高原的探訪，絕對與舒服扯不上關係，再加上早年偏鄉封閉，民生建設極差，碰到少之又少鋪上柏油路面的，我們都稱為天堂路。車內顛簸與蹦跳是行進鄉間的正常待遇，換上馬匹得受限於馬鞍的不適也不見得紓解，徒步走山更是費勁，尤其四千公尺海拔高度上。而當時也不興手機，縣與鄉有些可是沒電話可通，於是捎話給某人，這一個往返總是許多天後才有回音。





我將這群因開展朝聖之旅而在玉青公路上的藏民，連同背後載著大型怪手往西行呼嘯的平板車一同入鏡。是的，他們一行可走在柏油路上，可比以往的泥土路輕鬆。但是他們可知曉，一旦入了西藏，他們只能住在專給藏人住的旅舍？我忘了問，他們是否有申請進西藏通行證？那年頭沒通行證是不能進西藏的，哪怕他們都是藏人。



家裡的小院子總是輕易地可以看見鳳蝶飛舞，雖然是在如里山的鄉間，但蝴蝶群舞的場面也應是這些年才有。

每回看到蝶舞，總是輕易地重拾四十餘年前的記憶：當時的國中暑假作業有規定蝴蝶標本的製作，我是如何認真對待，甚至還專程到台北圓環旁天水街的化工店，去買了製作毒瓶的四氯化碳。然後帶著捕蝶網到鄰近觀音寺的花園裡，記得不是太困難的事，幾個下午，就輕易地捕到鳳蝶、粉蝶與蜻蜓，將捕到的蝴蝶放入毒瓶中，一會兒取出不動的蝴蝶，再用大頭針釘在盒子裡，我選用了一個圓筒型的冰淇淋保麗龍盒裝了那個假期的滿滿斬獲。開學後好得意地交出作業，是時才發現，我好像是唯一如此認真執行這項作業的學生，一筒蝴蝶標本並沒贏得老師的青睞，眼神中依稀還有一種責備：不去讀書怎麼浪費時間去做這種事？我想那一瞬間，我剛燃起的生物學家野心的小小火苗就硬是被澆滅了。

隨後當台灣愈來愈富裕，卻發現觀音寺花園內的蝴蝶不若兒時的記憶數量，也曾經有一段時間看不到蝶舞的畫面。隨後我也不再涉足那座花園，想想這也是原因之一。

少年時捕蝶的記憶雖被壓抑，但往後工作中任何相關蝴蝶的報導，應是代償作用吧，編輯起來總是格外用力。

「我們滿州的咬人『果』，可以長到三公尺高，不像你們北部都矮矮的。」盧美枝這位穿上一身勁帥俐落的解說員制服的中年婦人，雖是濃濃的台灣國語，卻是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安排的解說員，她是在地的滿州鄉人。我是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知曉她說的是咬人「狗」。但從她口中迸出諸如琉球紫蛺蝶、稀有的黃裳鳳蝶、路邊的芒莖等學名，且隨問隨答，直如活生生的南仁湖生態百科全書。她驕傲地說可是準備了很久，上很多課、觀察與硬背了很多資料才能考上解說員。當然這也是拜屏東科技大學陳美惠教授與墾管處推動已久的生態旅遊計畫，即為社區營造再加上保育所賜。「除了陪同解說，也要做到生態調查、日常監測，甚至村裡的老人訪視。」盧美枝說著。生態旅遊也創造許多附加價值，遊客尋訪自然景觀，聽解說員講解早年部落生活、古早傳說，生態旅遊維護生態多樣性的同時，也保存了山村社區最具特色的在地文化。

「大白斑蝶！」盧美枝指著剛飄過我們頭上黑白條紋的大蝴蝶說。展翅可達十四公分的大白斑蝶，它身上黏著一線反射陽光的蜘蛛絲，在空中乘氣流滑翔旋轉，大辣辣招展且無畏的優遊。



展翅可達十四公分的大白斑蝶，在空中乘氣流滑翔、旋轉、優遊。(台灣 2021)

我有很多異國的朋友，那是因為從年輕時就喜歡旅行報導所結的緣。我珍惜著與所有人相處，那是讓我洞悉世界的最好連結，包含了揪心。

「你有做何安排？從美軍四月開始撤退後，我擔心在巴米揚的你的現況？」

「哈囉，王先生，高興有你的消息，你好嗎？兩週前巴米揚省的兩個區被塔利班攻陷，90%的當地居民在嚴峻情勢下逃離到喀布爾等其他地區。雖然政府軍隨後收復了兩區的主要城市，但大部分地區仍被塔利班所控制。」

「塔利班攻占一個地區後，就會要求當地的伊瑪目列出十二到四十五歲的未婚婦女的名單，然後當成戰利品獎賞給戰士。」

「我們雖擔心但無能為力，百姓失望甚至絕望。我當然也擔心但也不曉得能怎麼安排，我們幾乎輸定了！但非常謝謝你一直把我們放在心上，我們曾受塔利班政權統治，也曾蒙受著重大的犧牲，包括我爸爸、叔叔與其他親人都被殺害。我們實在無法想像未來會再發生什麼事。」

當我們大都仍沉醉台灣隊伍在東京奧運的精采表現；台灣疫情雖已轉趨穩健，但仍浪費太多社會資源，回應著少數政黨巨嬰的無賴言論，甚至會讓人以為這就是全世界。但我知曉不全然如此，至少我已相識二十三年的「小朋友」哈薩

格·哈須尼(請原諒我如此稱呼，我認識他是《經典》雜誌創刊那年，那時他還是十二歲的小學生)，他的世界不僅沒有疫苗，更面臨身家性命何去何從的困境。等到八月中旬喀布爾突然失守，阿富汗局勢被部分媒體與政客解讀成台灣未來，又意外爆出一連串台灣是不是阿富汗的口水戰。我並非來蹭熱度的，而僅是報告我與阿富汗如何與為何連結：

一九九八年，我隨著慈濟基金會嘗試將近頭的醫療藥品物資送進烽火連天的阿富汗，因為風險極大，有可能是一趟有去無回的單程票旅行。我們得先抵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再轉到南部與阿富汗接壤的特米茲，準備搭乘當時阿富汗北方聯盟(聯合國承認的阿富汗政權)的僅餘二架運輸機之一，將援助物資與我們一行載往我們的目的地阿富汗中部已被塔利班重重包圍的孤島——哈薩拉省的巴米揚。那是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裡所描述的有兩尊巨大佛像的梵衍那國。兵燹與伊斯蘭世界對我來說沒那麼陌生，但我心想只要能親臨瞻仰兩尊大佛像，任務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我們終於平安降落在僅是一片天然的平坦草場的巴米揚機場(飛進阿富汗境內也是一趟令人擔心的飛行，一來是同行的美國NGO騎士橋組織僅帶了三個降落傘，但我們有八人，我們研判天空中如出現另一架飛機，那肯定是敵機。更何況還得擔心地面隨時會冒出一枚刺針飛彈)。

## 一本字典的揪心連結——阿富汗與我

我有很多異國的朋友，那是因為從年輕時就喜歡旅行報導。我珍惜著與所有人相處，那是讓我洞悉世界的最好連結，包含了揪心。

「你做任何安排？自從美軍四月開始撤退後，我擔心人在巴米揚的你的現況？」

「哈囉，王先生，高興有你的消息，你好嗎？兩週前巴米揚省的兩個區被塔利班攻陷，90%的當地居民在嚴峻情勢下逃離到喀布爾等其他地區。雖然政府軍隨後收復了兩區的主要城市，但大部分地區仍被塔利班所控制。」

「塔利班攻佔一個地區後，就會要求當地的伊瑪目列出十二到四十五歲的未婚婦女的名單，然後當成戰利品獎賞給戰士。」

「我們雖擔心但無能為力，百姓失望甚至絕望。我當然也擔心但也不曉得能怎麼安排，我們幾乎輸定了！非常謝謝你一直把我們放在心上，我們曾受塔利班政權統治，也曾蒙受著重大的犧牲，包括我爸爸、叔叔與其他親人都被殺害。我們實在無法想像未來會再發生什麼事實。」

當我們大都仍沉醉台灣隊伍在東京奧運的精采表現；台灣疫情雖已轉趨穩健，但仍浪費太多的社會資源，回應著少數政黨巨嬰的無賴言論，甚至會讓人以為這就是全世界。但我知曉不全然如此，至少我已相識二十三年的「小朋友」哈薩格·哈須尼，他的世界不僅沒疫苗，更面臨身家性命何去何從的困境(請原諒我如此稱呼，我認識他是《經典》雜誌創刊那年，他還是十二歲的小學生)。等到八月中旬喀布爾的突然失守，阿富汗局勢被部分媒體與政客解讀成台灣未來，又意外爆發出一連串台灣是不是阿富汗的口水戰。我並不是來蹭熱度的，而僅是報告我與阿富汗如何與為何連結：

一九九八年，我隨著慈濟基金會嘗試將近噸的醫療藥品物資送進烽火連天的阿富汗，那極可能是一趟風險極大的單程票旅行。我們得先抵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再轉到南部與阿富汗接壤的特米茲，準備搭乘當時阿富汗北方聯盟(聯合國承認的阿富汗政權)的僅餘二架運輸機之一，而我們的目標是阿富汗中部已被塔利班重重包圍的孤島——哈薩拉省的巴米揚。那是玄奘法師在《西域記》裡所描述的有兩尊巨大佛像的

攝於一九九八年的巴米揚大佛頭像特寫，頂部佛龕仍存有部分壁畫。二〇〇一年，千餘年歷史的佛像已遭塔利班炸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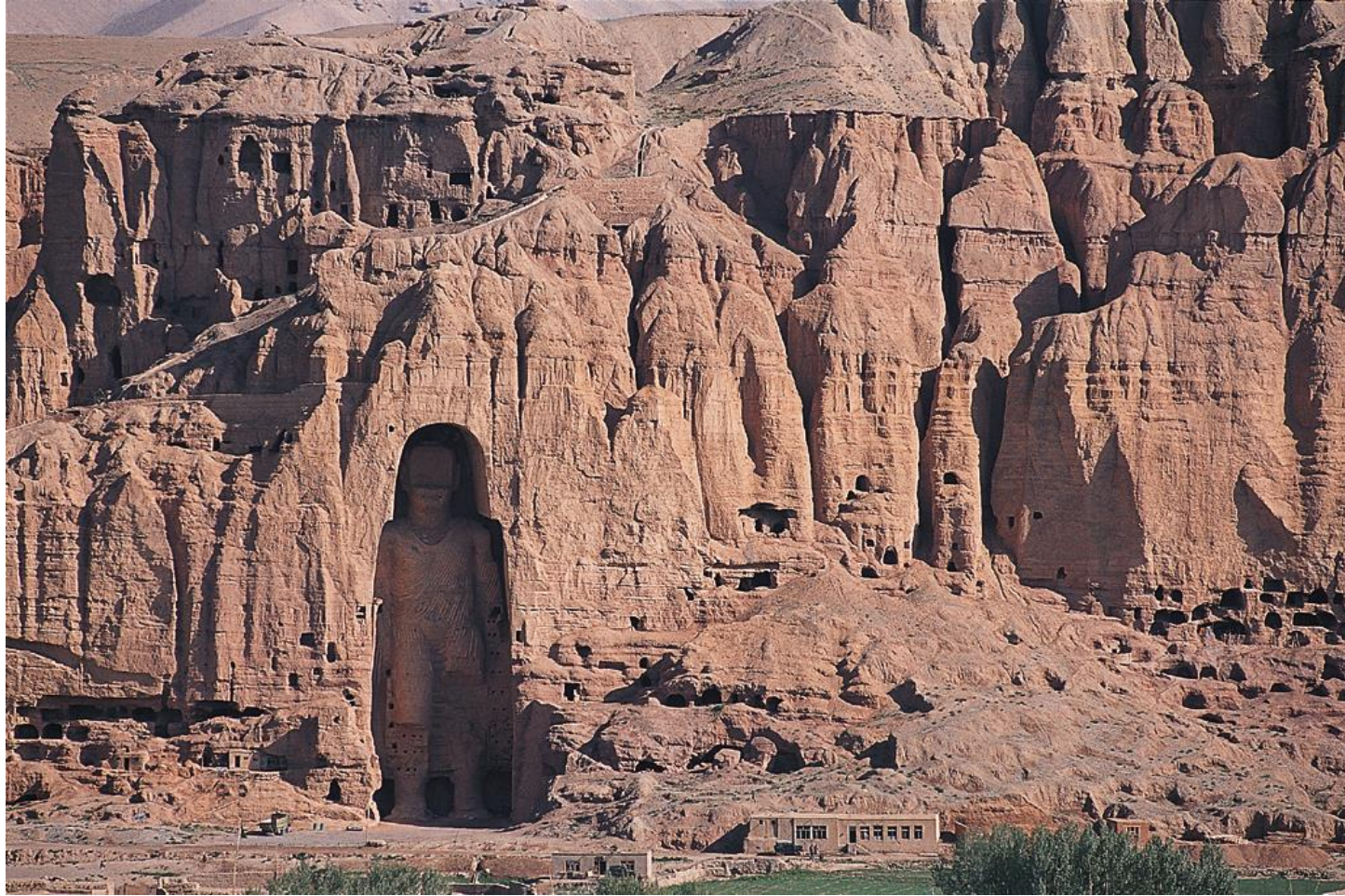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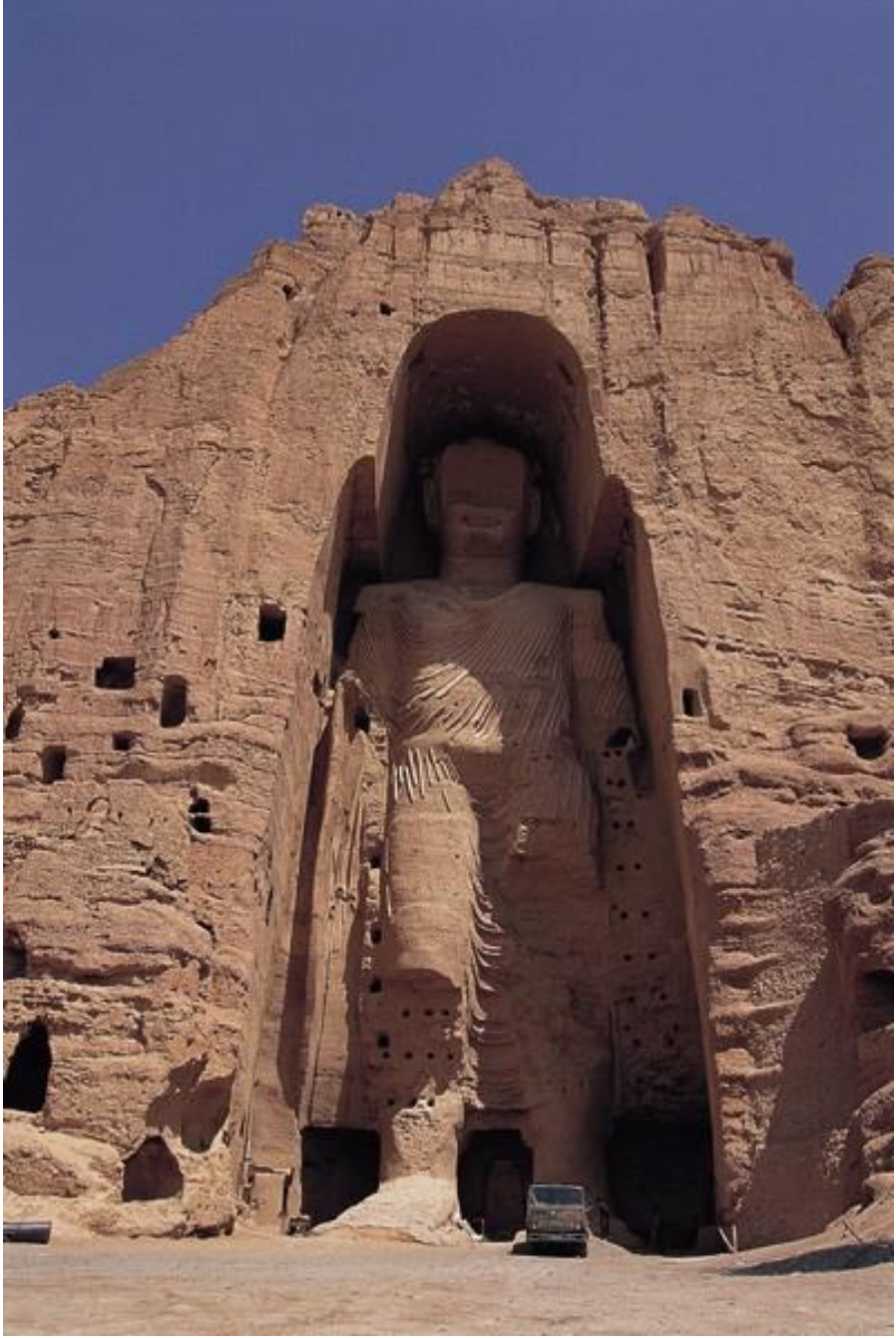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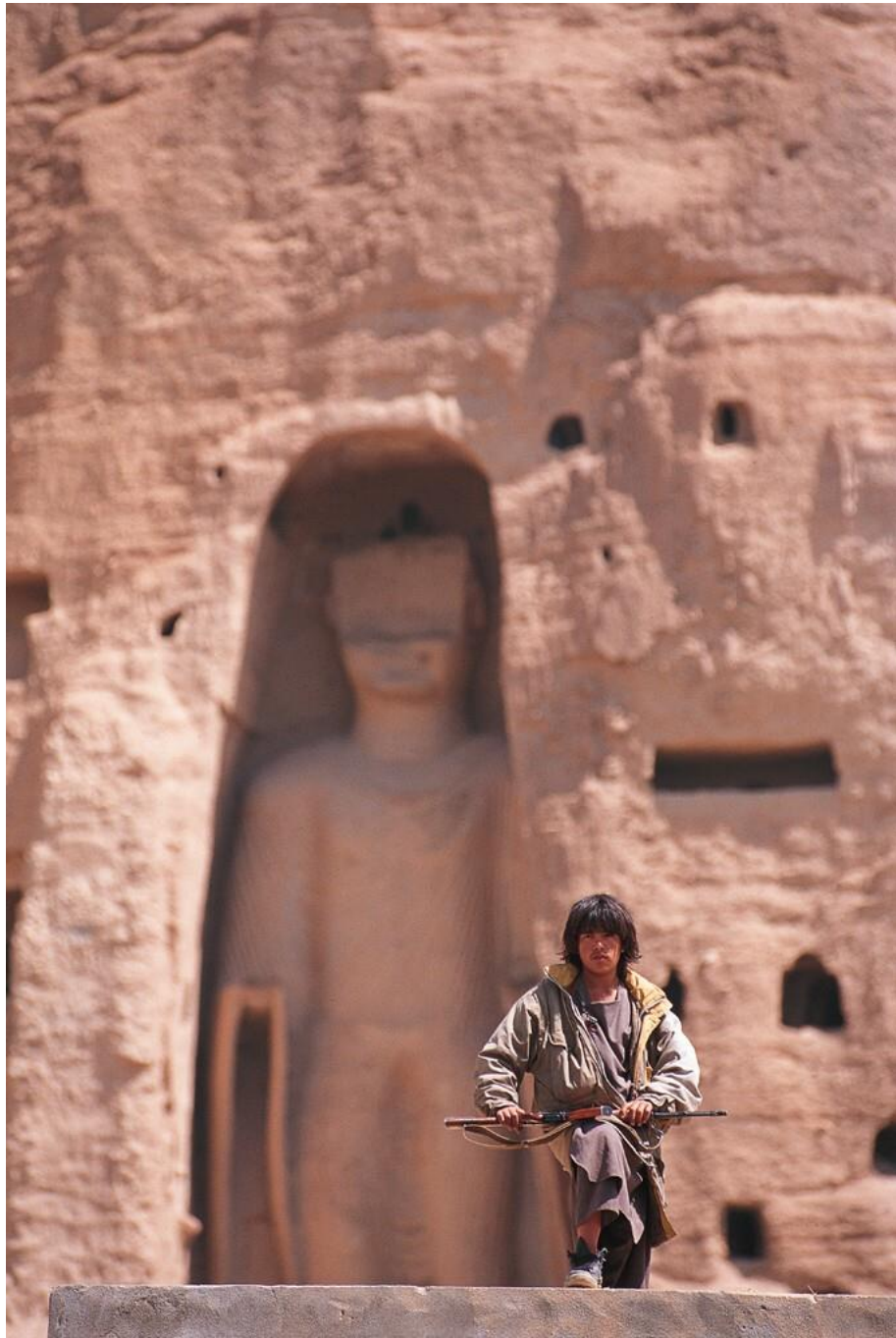
巴米雅峽谷即為玄奘法師筆下的梵衍那國，以千佛洞與兩尊大佛像著名。  
(阿爾·巴米雅 14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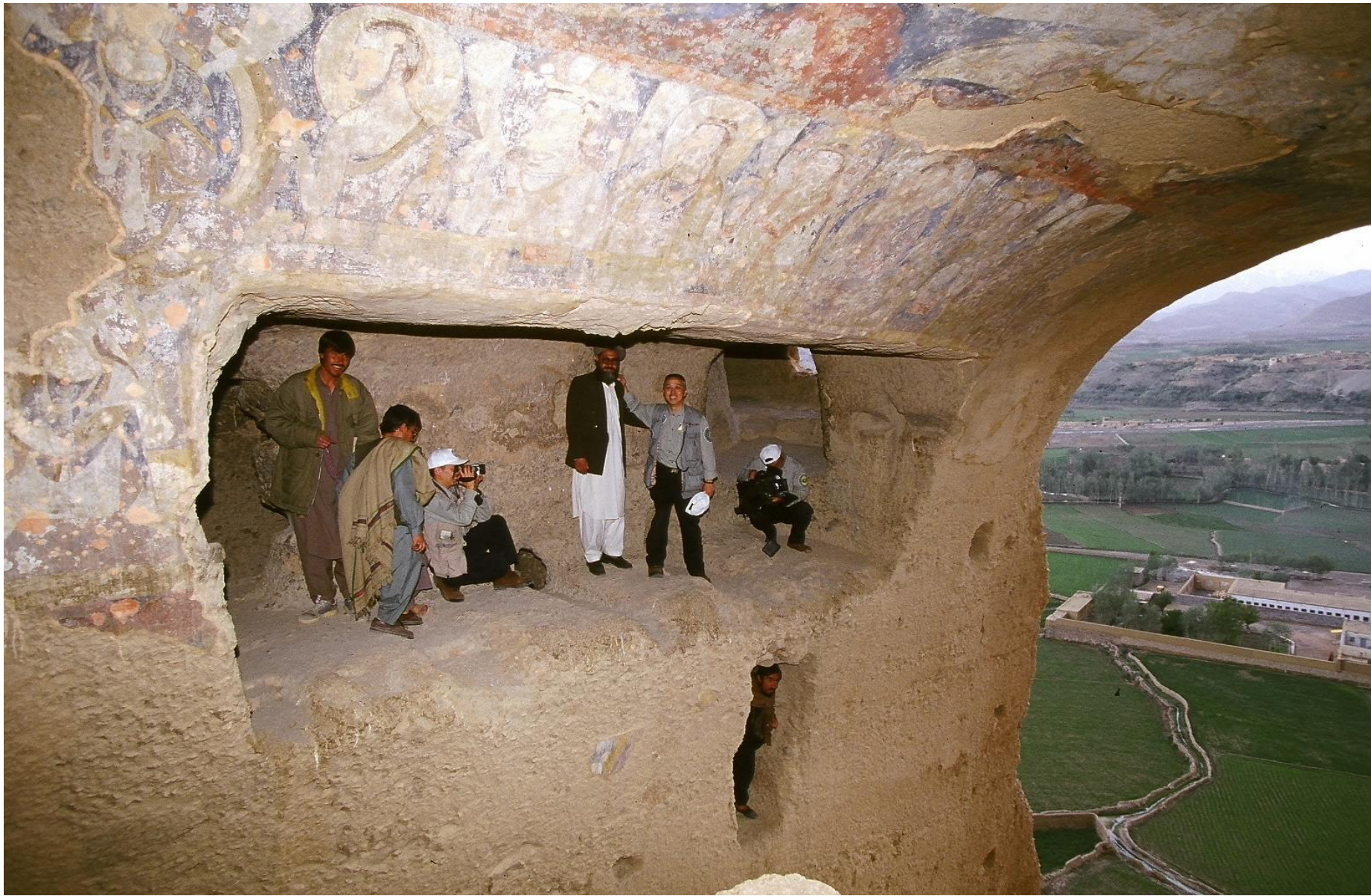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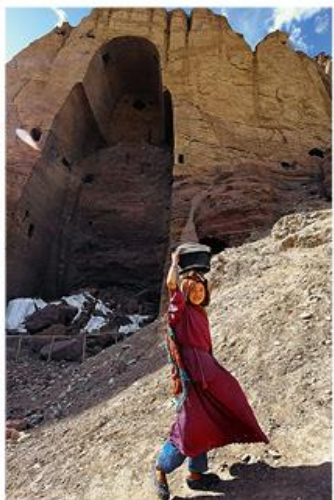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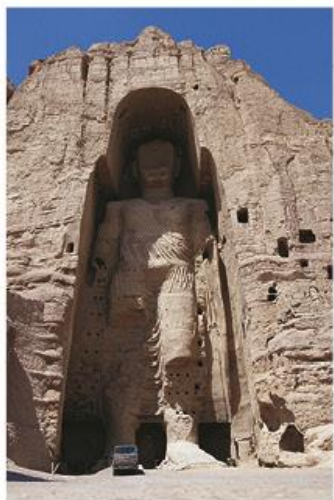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千餘年歷史的大佛像已遭塔利班炸毀。(阿富汗巴米揚 2002)











巴米揚西大佛像原高五十五公尺，建於公元六一八年(左頁左，阿富汗1998)。二〇〇一年塔利班政權倒台，婦女始有機會受教育，也享有較大自由(左頁右，阿富汗2002)。東大佛為釋迦佛像，建於公元五七〇年，原高三十八公尺(右頁左，阿富汗1998)。二〇〇一年佛像皆毀於塔利班的砲火下(右頁右，阿富汗2002)。













發現這一個夏天，我竟然沒碰過海水，當然也沒有嘗到海水的滋味。是不是許久以來的第一次？我開始思索著。我有去花蓮七星潭，我有去墾丁，我偶爾會跟家人帶著狗狗從山上下到八里海邊，但竟然都沒有去碰到海水，僅是從一段距離的遠觀，是的，我找到原因了，那應是口罩延伸的效應，還有會不會是潛意識會有海是麻煩的這個想法？當然，這期間因為疫情嚴峻，將舊時代海禁時期的行政命令重新祭出的阻礙也是原因。這也讓我這個島民來探索我的海的養成教育。

我的小學老師是受日本軍國教育形塑下的嚴師，一旦全班成績不好，開始排排站在黑板前挨打，之後全班的掃帚握把都因此會碎裂。但他在教我們游泳的時候，可是格外認真，他總是用紅色的長布條圍綁來權充泳褲，他說日本老師教他萬一水中碰到鯊魚，可把紅布條解開，一長條落在海中的紅布，鯊魚可是會被嚇跑的。雖然我的小學沒有泳池，但我們在隔鄰學校的泳池中學游泳，也幸虧日式教育的小學老師嚴厲地堅持下，讓我的泳技有一個基礎。

而那時的海，就是家鄉的夏天會跟兄長玩水(當然並沒告知家長)的林口海邊，海岸邊林立的廢棄圓型碉堡，總是被權充成更衣室或避陽的最佳場域。鄰近的淡

水沙崙、白沙灣到金山等海水浴場，隨著年紀增長延伸到西子灣、墾丁與澎湖。也因為台灣當時除了漁民外並沒有所謂的私人遊艇，所以庶民百姓們對海的認知當然等同於海水浴場。但若是認真想起來，等到解海不等於海水浴場，也應是當兵了。

我服役的隊伍是以嚴格操訓著名，演習期間扮演著紅軍搭著軍艦渡海澎湖，再換搭水櫃子登陸，攻擊防守方的藍軍，那段時期的海是軍事的流汗與嚴厲。三十餘年前，是中國走私品猖獗的年代，於是部隊被調至鹿港沿線守起海防來，是期望藉著部隊的剝悍威名，來攔阻走私客的企圖。

當時用崗哨裡的強力望遠鏡偶可看到中國的木製三桅帆船出沒，總得盯著離開視線，再通報鄰近哨所繼續警戒，是時為了阻斷岸上的走私品接應，更常奉命驅離在海堤上或防風林裡的遊客或情侶，當他們露出不解的神情，很難告訴他們泰半的台灣岸邊都是警戒區，依法是不准閒雜人進入的。當時的海在當局眼中可能如同無形的圍牆，僅為了阻絕，早也失去了開拓的想像。

開始在媒體以攝影師為工作，那時水下攝影泰半都是研究學者的專利，一來是水中攝影相材昂貴，二來學習潛水所費不貲。但隨著國情的開放，對海的防阻心逐漸瓦解，周遭學潛水的朋友開始增多，也讓大家開始關心到台灣的藍色國土的狀況。也應該是這個階

教育形塑下的嚴師，一旦打起人來，全班的掃帚握把都會碎裂。但他在教我們游泳的時候，可是格外認真，他總是用紅色的長布條圍綁來權充泳褲，他說日本老師教他萬一水中碰到鯊魚，可把紅布條解開，一長條蕩在海中的紅布，鯊魚可是會被嚇跑的。雖然我的小學沒有泳池，但我們在隔鄰學校的泳池中學游泳，也幸虧日式教育的小學老師嚴厲地堅持下，讓我的泳技有一個基礎。

而那時的海，就是家鄉的夏天會跟兄長玩水(當然並沒告知家長)的林口海邊，海岸邊林立的廢棄圓型碉堡，總是被我們權充成更衣室或避陽的最佳場域。鄰近的淡水沙崙、白沙灣到金山等海水浴場，隨著年紀增長延伸到西子灣、墾丁與澎湖。也因為台灣當時除了漁民外並沒有所謂的私人遊艇，所以庶民百姓們對海的認知當然等同於海水浴場。但若是認真想起來，等到了解海不等於海水浴場，也應是當兵了。

我服役的隊伍是以嚴格操訓著名，演習期間扮演著紅軍搭著軍艦渡海澎湖，再換搭水鴨子登陸，攻擊防守方的藍軍，那段時期的海是軍事的流汗與嚴厲。三十餘年前，是中國走私品猖獗的年代，於是部隊被調至鹿港沿線守起海防來，是期望藉著部隊的剴悍威名，來

遏阻走私客的企圖。

當時用崗哨裡的強力望遠鏡偶可看到中國的木製三桅帆船出沒，總得盯著離開視線，再通報鄰近哨所繼續警戒，是時為了阻斷岸上的走私品接應，更常奉命驅離在海堤上或防風林裡的遊客或情侶，當他們露出不解的神情，很難告訴他們泰半的台灣岸邊都是警戒區，依法是不准閒雜人進入的。當時的海在當局眼中可能如同無形的圍牆，僅為了阻絕，早已失去了開拓的想像。

開始在媒體以攝影師為工作，那時水


下攝影泰半都是研究學者的專利，一來是水中攝影器材昂貴，二來學習潛水所費不貲。但隨著國情的開放，對海的防阻逐漸瓦解，周遭學潛水的朋友開始增多，也讓大家都開始關心到台灣的藍色國土的狀況。也應該是這個階段，海即是海水浴場的連結才逐漸淡化。

一九九〇年，隨著中國南極考察隊到南極的探訪，在大海中體驗人的卑微與脆弱，尤在來回穿過西風帶，經歷無情的風暴襲擊，是時船的搖擺單邊幾達45°，浪峰與浪谷可達三十公尺的落差，而我位在上甲板的臥艙，透過艙窗竟然可看到驚心動魄的整片水牆，經歷了九死一生的同舟共濟後，意外的收穫是好幾位隊友都成了終生的好友。在南冰洋



在南冰洋浮冰上，等直升機接駁上到南極站區(上圖)。南極達爾可冰河與達爾可灣接壤處，浮冰犬牙交錯(右圖)。



A large green sea turtle is swimming in clear, deep blue water. The turtle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right of the frame, viewed from above. Its head is slightly above the water surface, and its four flippers are visible. The water is very clear, showing some light refraction and bubbles. The background is a gradient of blue, from a lighter blue near the surface to a darker blue at the bottom.

巡弋，除了冰山、水中或可見的南極小鬚鯨、企鵝群，或當船困在冰群裡，能走在浮冰上，這也是亞熱帶生長的我的難得體驗。

原本我也僅滿足於水面上游泳，雖然自己喜歡攝影，但傳統水下攝影器材笨重昂貴，且受限於水中無法換底片的限制，對水中攝影也僅止於好奇，完全沒投入的意願，儘管當時《經典》與好友波松合作的《浮游國度》一書獲得許多好評，也一直持續刊載著國內外水中攝影名家的陸續專題報導。但下決心去取得潛水執照，也是因為曾親身報導了一次野放鯨鯊，當時了解如果有氣瓶肯定會有更好畫面取得的可能。

一般將水底界稱為內太空，潛身進入，跟著魚群悠游，再加上數位潛水相機的普及，潛泳再加攝影，直如陸上街拍行徑般。選擇亞洲各地風光明媚的海邊，伺機入海，悠游其間，當然各地海水的滋味也就愈來愈熟悉。這期間《經典》與佳琳合作的《海洋台灣——大藍國土紀實》也陸續刊出，激發行政當局鼓勵人民能「知海、近海、進海」的「向海致敬」計畫。在現實的島上，各類的水上活動方興未艾，逐漸地，我們開始與大海有著真正的連結，就如同島上數千年前的南島民族祖先一般。

我思索著應於秋冬之際，到溫暖的島嶼南方，補償夏天的遺憾。

撰文・攝影 王志庚

綠蠓龜悠游在小琉球的海中，這裡是少數人們與海龜能夠共游的地方。

「我拍過那個地方(或人)的照片。」

同業間在調照片的時候，常常會如此回答。但這多半是為了應付填充版面的臨時需求，真正的回應還得有時間與環境等說明。

「會不會對遠處同一地景(或人)重覆地拍照？」「會的，除了是另一種長時間的縮時攝影，為了彰顯地景周遭的變化之外，就是一種特殊的情感意義。」我會如此地回答。

旅行加攝影應算是兩件事，因為旅行時每日所見大部分皆是新鮮，在新鮮中唯有更重要的刺激才会有拿起相機拍照的念頭。這個拍照算是一種「銘記」效果，但旅途結束後的照片整理才是重要，那才會讓銘記真的成為個人旅行的「見證」，但如果是重覆旅行某地，重覆對某地景拍照，那應該是昇華為一個儀軌。

一九九〇年的秋天，當時我已把工作辭退，並選擇青藏高原主題當成是個人記錄的重點。邀著藏族朋友一起遊歷四川甘孜州，我們隨性地旅行，要麼借住他朋友家，要麼住招待所，間或搭帳篷，隨著一起吃糌粑、喝酥油茶。觀察他們的起居坐息，動作筆記與拍照，大山大水裡的每天生活都是新鮮的探索。當我

們住在四千五百公尺海拔、六百平方公里的毛垭壩草原邊的小空屋時，緊鄰著除了牧民的黑褐色牦牛毛帳篷座落其間，草原上點點滴滴的性群犛牛、綿羊與馬匹，都是拍照取材的絕佳場所。我注意到草原中央有一座白塔，思索著如何拍照？我知道因為這裡相對單純的環境，人們在被大自然恩寵遺忘下的惡地裡簡單辛苦地生活著。於是隔日我起了個早，冷冽的空氣加著狂風的呼嘯，拎著400mm的長鏡頭與腳架，在老天爺給的稍縱即逝的一抹陽光恰巧投在白塔上時，我拍下了這一幕。鮮明、簡單、平靜與安詳，把我對青藏高原的初步印象都投入這張照片裡。

五年後我總是順利完成了記錄高原的《在龍背上》一書出版，但期間在高原上學習的一切，總思是否有些回饋的可能？也因為對於牧民的了解，因為季移無固定居所的特性與放牧需要大量人力，所以小孩幾無上學的可能。也因此眼前牧民的生活幾乎與著數百年前的祖先並無太大不同，在教育與醫療上都是盲點，於是嘗試從較容易的醫療上著手。我找到一位夥伴願意與我一同執行「馬背上的醫生」計畫，而當一九九五年我們順著青藏高原東邊的四川甘孜州的川藏公路南北線，尋覓未來醫療援助計畫的執行點時，也回到了理塘，那時雨雪侵襲，我仍執意帶著隊伍一探一小時車程外的毛垭草原；當我們終到了毛垭壩，暴雨被我們拋在後頭，停在白塔後，回頭一看一道完美的彩虹掛在白塔的







離去前特地到白塔轉了幾圈，拍了照。天氣很好，陽光燦爛，  
天上的雲朵更是精采，有種白塔已展現最好的樣貌跟我告別  
的感覺(左·四川理塘 2008)。白塔與其背後的雪山，相映成趣(右·四川  
理塘 2007)。



一行人拔了營在青藏高原的東部趕著路。晨曦初透，朝霧裊裊。好天氣下的高原清晨最是美麗，對邊開車邊欣賞著風景的我，也是艱辛旅途的重要回饋。說是欣賞風景，對一個攝影者來說，應是尋覓任何可拍照的對象，從風景到人物與野生動物。

我嘗見了遠方草原一隅，有一對父子牽了一頭斑白的犛牛，踏著晨光，蹣跚而行。停了車，旋即拿起相機準備拍照。但腰上橫著一把尺長藏刀的父親可是大聲吆喝著不滿，場面瞬間有點尷尬。後來我的藏族朋友如此解釋：要拍照總得把自己打理風光點，一身髒兮兮，誰願讓你拍？有些攝影者直接衝進人家牛棚裡，硬是要拍人工作但是不體面的照片，如果你，你會願意嗎？

當下我記得曾讀過某段藏族風情的文字描述，意思是說藏區牧民喜愛自己的牲口如家人，於是我臨機一動當場讚美起他的犛牛如何膘壯、他的兒子如何俊俏，我可否拍拍他倆的照片。最後，他將兒子抱到牛背上，高興地讓我為他倆拍照。

這已是九〇年代初期的事了。

另有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當我第一次踏上高原，隨友人在某個山谷裡與牧民

搭帳篷比鄰而居，應是輕微的高原反應，我趁機半休息著，同時與犛牛帳篷外不停誦經與轉著手上經輪的老太太比手畫腳地聊天，避風的山谷是他們一家季移時的春季草場，山谷中散落幾頂帳篷，帳篷外綁著幾頭獒犬。一會兒從山谷的低處，有位緩緩上爬的人影，等近一點才發現是身後揹著一大捆乾柴薪的女主人正艱辛地回家。

「這可是難得的鏡頭！」我揣起相機，想盡快地趨前拍照，腦中盤算著用什麼鏡頭是最好詮釋，當我瞄準了女主人，才按下第一張快門，突然眼角餘光發現，有動靜，原本以為已綁住的獒犬，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大聲狂吠地朝我奔來，我直覺回頭望著遠處的帳篷與更遠處的車子，太遠了。手上唯一的防身武器僅有手中的相機加長鏡頭，但想對付猶如小獅子般的獒犬，那是徒增損失。正當我萬念俱灰地想著，應該是犧牲左腿還是右腿來權充牠第一擊的犧牲品時，獒犬在離我一公尺半時突然急停，轉身離去。原來是偻著身子的老太太，隨意撿起地上的牛糞，準確地擊中獒犬，將牠喝退。我驚魂未甯地連向老太太道謝，但原本躺在山坡草地上休息的夥伴，目睹一切，笑聲可是蓋過狗吠聲。不過從此我在高原上行走，對獒犬總是警惕萬分，哪怕牠已牢牢地綁著的。

在近五千公尺的西藏阿里地區，這應是地表上人類居住的最高極限，而這塊土地上的藏民，生活條件比其他地方都嚴峻許多。為了擠奶，牧民早早就將兩百多頭羊群綁好，

——相對交錯的繫縛方式，形成了有趣的S長龍，為了能將羊群拍下，我拿著廣角鏡貼近，擠奶的女主人雖羞赧，卻也落落大方；但她的小兒子可能未曾接觸過這麼粗魯的陌生人，一路偎著媽媽，對著鏡頭露出不信任的眼神。我自己是滿意這張照片，尤其是女主人的頭髮都吹立了，看照片都能感受到五千公尺高度的冷冽狂風。拿著相機對著人拍，對被拍攝者來講往往是一種侵略與威脅性的舉動。於是如何拍出一張自然與協調的人像照，就是考驗拍攝者的觀察能力與化解衝突的技巧了；而鏡頭的不同，就連早晨黃昏的暖調與午間的冷調色溫，也都可詮釋出不同感覺的畫面來。

這是我第一次上青藏高原，清晨從自己的帳篷爬出，觀察隔鄰牧民帳篷的作息，小女孩與母親俐落地擠著犏牛奶，是時牛背上的霜仍未融化。(四川阿壩 1989)



「這可是難得的鏡頭！」我揣起相機，想盡快地趨前拍照，腦中盤算著用什麼鏡頭是最好詮釋，當我瞄準了女主人，才按下第一張快門，突然眼角餘光發現，有動靜，原本以為已綁住的獒犬，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大聲狂吠地朝我奔來，我直覺回頭望著遠處的帳篷與更遠處的車子，太遠了。手上唯一的防身武器僅有手中的相機加長鏡頭，但想對付猶如小獅子般的獒犬，那是徒增損失。正當我萬念俱灰地想著，應該是犧牲左腿還是右腿來權充牠第一擊的犧牲品時，獒犬在離我一公尺半.....

## 容顏的風景背後



一行人拔了營在青藏高原的東部趕路著。晨曦初透，朝霧裊裊。好天氣下的高原清晨最是美麗，對邊開車邊欣賞著風景的我，也是艱辛旅途的重要回饋。說是欣賞風景，對一個攝影者來說，應是尋覓任何可拍照的對象，從風景到人物與野生動物。

我瞥見了這方草原一隅，有一對父子牽了一頭斑白的犛牛，踏著晨光，蹣跚而行。停了車，旋即拿起相機準備拍照。但腰上橫著一把尺長藏刀的父親可是大聲吶喊著不滿，場面瞬間有點尷尬。後來我的藏族朋友如此解釋：要拍照總得把自己打理風光點，一身髒兮兮，誰願讓你拍？有些攝影者直接衝進人家牛棚裡，硬是要拍人工作但是不體面的照片，如果是你，你會願意嗎？

當下我記得曾讀過某段藏族風情的文

字描述，意思是說藏區牧民喜愛自己的牲口如家人，於是我臨機一動當場讚美起他的犛牛如何膘壯、他的兒子如何俊俏，我可否拍拍他倆的照片。最後，他將兒子抱到牛背上，高興地讓我為他倆拍照。

這已是九〇年代初期的事了。

另有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當我第一次踏上高原，隨友人在某個山谷裡與牧民搭帳篷比鄰而居，應是輕微的高原反應，我趁機半休息著，同時與犛牛帳篷外不停誦經與轉著手上經輪的老太太比手畫腳地聊天，避風的山谷是他們一家季移時的春季草場，山谷中散落幾頂帳篷，帳篷外綁著幾頭獒犬。一會兒從山谷的低處，有位緩緩上爬的人影，等近一點才發現是身後揹著一大捆乾柴的丈主人正艱辛地回家。







大雪後，穿著厚重的襤褸袍的藏族女孩(左·青海藏區江源 2007)。看顧羊群的藏婦，頭髮被海拔五千公尺高原的冷冽狂風吹立了(右·西藏阿里 2006)。



我踩在浮冰上，雖然是仲夏，但南極大陸邊緣南冰洋的浮冰群仍是堅硬，不用太擔心我會落入0°C以下的海裡，據說跌入水裡，僅要兩分鐘就失溫而回生乏術。我看到遠處浮冰上有一個黑點，研判應是一隻海豹，拿著長鏡頭希望能拍幾張稍近的照片，慢慢地嘗試趨前。海豹看到我了，他並沒如我預期地滑入水裡，仍是靜臥著，再前進，觀景窗裡照出是一頭小威德爾海豹，近到不能再近了，小傢伙可是一點都不害羞，竟然還對著鏡頭露出一抹微笑。

在我三十多年前訪問南極的時候，即使在夏天，大概也僅有約三千個人類，所以人應該是當地最稀有的動物，更何況在《南極條約》的約束下，整塊大陸僅以科學研究為主，當然是不允許有盜獵濫捕的行為。簡言之，南極的動物對人類可是有極大的好感。

我初學攝影的時候，壓根都沒想過自己最終會拍不少野生動物。如果回到一九八〇年代，野生動物在台灣頂多是熟悉的白鷺鷥吧，不然就是拍蝴蝶，那個年代，連麻雀都怕人，小朋友僅一抬手，整群麻雀都會飛走(對彈弓的刻板印象，麻雀族群也要二十餘年後，才逐漸抹滅)。整個台灣攝影圈如果能有一些野生動物照片，不消說，一定是學術研究單位流出。當年連訂個美國《國家

地理雜誌》都需要新聞局批准，然後去銀行外匯，如此才能親臨野生動物的媒介。當然一九八〇年代末，各地區鳥會成立，因為賞鳥而意識到台灣環境生態的保護，這時扛著大型望遠鏡頭來拍攝野生鳥類的族群，也逐漸興盛起來。

一九九〇年尾，我隨著中國的南極考察隊搭著船到南極三個月，其中的收穫就是與野生動物的美妙互動經驗：首先是一路跟著大船巡弋的信天翁，即使經過風暴頻頻的西風帶，牠們仍盯守不失，因為船尾總有廚餘的排出，跟著大船絕對食物不缺。然後是雪海燕(Snow Petrel)，牠們與企鵝一樣是唯二的南極土著，在南極輻合帶內，一群雪白黑喙如同鴿子大小，對比著無汙染的藍天，疾速地飛越船的上空，直往南極大陸方向。真難相信牠們冬天是生活在南冰洋的冰山與浮冰群，夏天一到則往南極大陸的裸岩地帶哺育下一代。

至於海面上，除了偶一可見的小鬍鯨，就是魚躍式泳姿的企鵝了。當時，我們的船陷入了浮冰群幾天內無法脫身，這時就從冰裂縫裡跳出了一隻隻的阿德雷企鵝，牠們對佇在冰上的龐然大物可是滿滿的好奇心，沒一會兒，我們從船弦下看，已群聚了數百隻，紛紛對我們品頭論足，呱呱數日。

等我後來置身於南極大陸上的科學考察站，也正是阿德雷企鵝上岸來繁殖的季節，當牠

雪海燕，在南極地區生活的海燕類。翼展約75公分，除眼睛前面和嘴為黑色外，一身潔白的羽毛，為南極最為美麗的海鳥。(南極 1991)





儘管眾多在南極建站的國家都有各自認定的領土，但拜《南極條約》之賜，所有主權爭議都被擱置，所以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我想要上到南極冰蓋上，就必須穿過比鄰的蘇聯進步站，沿途我還會轉去澳大利亞的一個夏季考察站——勞基地喝杯自釀啤酒，當然，都不需要簽證。就如同他們都會跑來中國站區洗個奢侈的熱水澡一樣。這塊惡地上，人類是最稀有的動物，唯有彼此互相扶持，才有生存的機會。





如果能將《南極條約》適用的南緯六十度以南，每年往北推一度，人類才有成為大同社會的可能。

去過南極的人，多數會同意我的想法。

「捕獲野生XXX」，現實成了自媒體上的炫耀文，直如狗仔隊「Paparazzi」的行為，可能因為「野生」會聯想到野生動物，覺得稀有該受保護而忘了那種侵犯隱私的唐突冒犯，反而可以被原諒的意思。

但這裡的「捕獲野生」，可真的是我的野生動物拍攝。在四十年來的攝影經驗中，拍野生動物雖算是最艱辛與困難的體力活，尤其在青藏高原上，人的行動都是困難，遑論扛著望遠鏡頭與大型腳架拍攝；但也因為動機與目標單純，在野外中藉由眼睛不停地訓練搜尋，同時讓手中相機能機靈反應，如此培養出直覺，我想好的獵人應當就是如此。

設定出書標的為青藏高原紀錄時，原先野生動物拍攝僅是順帶(如果運氣好能拍幾張青藏高原的特有種放在書中的企圖而已)，就跟當時知道瀕危的黑頭鶴是如何的稀有，尤其夏天分散在廣大的青藏高原草原，想一睹芳蹤可是非常困難，更遑論能拍到照片。草原可說是一望無際，容易發現目標，但也沒有任何遮蔽物，目標也容易發現你。年輕時吃了許多次黑頭鶴的苦頭，幾回下車徒步追蹤，或蹲走甚至匍匐前進，等到拿相機準備瞄準，牠老兄二話不說，拍拍翅膀飛走了。當時中國地區對槍枝的管制不是太嚴，藏區傳統上槍枝更是普遍，野

生動物可分不清善意的拍照與奪命的打獵。世代傳承，牠們對停下的小汽車有非常戒慎的態度。隨後我觀察到牠們對騎著馬的藏族牧民比較友善，藏族人對黑頭鶴是友善與尊敬的，牠們認為黑頭鶴是格薩爾王的馬官轉世，斷斷不可能攻擊牠。最終我在路邊攔下了騎馬的牧民，付了十元人民幣租馬追鶴，果然可靠近到三十公尺的距離，總算才成功拍到了照片。

雖然多年來拍攝了許多黑頭鶴的照片，但最壯觀的還是在牠們冬天的群集地之一——貴州的巢海黑頭鶴保護區，海拔兩千公尺的高度也合宜，僅要鏡頭夠長，守的時間夠久，拍到好照片並不是那麼困難。但真正想看鶴，日本北海道釧路的丹頂鶴保護區，曾在瀕危的因素考量下，將部分原本從北海道到中國東北的季移候鳥，使用人為的強力餵食下，終成了北海道境內的留鳥了，當然造就了一個相對宜人的觀鳥現場，但可少了重要的野外冒險的情境，滋味就大大不同。

我在可可西里認識的藏族牧民，曾說有時野犛牛會下山找家犛牛交配，混種的下代犛牛體型也就較為碩大。野犛牛通常分布在人跡罕至的羌塘與可可西里區，所以拍到清晰的野犛牛照片，當然也成了我的目標之一。但真正能貼近野犛牛是在一九九三年，當我們一行進入青藏高原北緣的阿爾金山保護區時，這種重達兩噸的野犛牛，可不像家犛牛般



管理人員再三告誡我們，野犛牛頂翻車子再踩個稀爛是曾發生過的事。我當時是駕著手排越野車緩慢靠近，也許在無意間超過了牠的容忍警戒線，原本僅是豎起尾巴的警告，接下來是前蹄刨地搖頭晃腦，突然向我衝來，我慌忙中按了幾張快門(結果失焦與曝光過度，也讓我慶幸我不是新聞攝影記者)，然後想開車逃離，結果當下愈是慌亂，車子的一檔竟然打不進去，勉強滑入三檔慢慢起步，眼看犛牛幾乎要衝撞到我了，僅能用無線電大聲呼救.....



因為生態保育受重視，野驢牛數量開始增加，但每年的青藏路兩側都有野驢牛傷人的事件發生(左，青海可可西里 2014)。重達兩噸的野驢牛，奔跑起來猶如裝甲車(中，阿爾金山保護區：993)。一旦發起怒來無人能擋，友人攝下我被野驢牛追擊的驚險紀錄(右，黃茂文攝)。













藏原羚具多疑而敏捷的身手，只要一覺風吹草動，拔腿就跑(左，青海可可西里 2014)。傍晚時分成群岩羊下山飲水，不僅行動敏捷，膽戒心猶十足(右，青海麗日寺 2011)。



一般人拍照，總是習慣要露臉才算是完成儀式。但也並不全然如此，如果大家熟悉過去的西部片，結尾總是男主角騎著馬朝夕陽踱去，地上拖灑著一道長影，如此的背影多是象徵著圓滿的結局。影片如此，單獨的定照也並非不可行，所以背與影並不是見不得人的，不要臉——鐵定也行得通。

先從自拍講起：我當然偶爾也會自拍，這個習慣是因某些雜誌會要求作者有現場工作照，所以一定要露臉，那時要不請旁人協助，或是不厭其煩地架上三腳架來應付。

但如果露臉是非必要的，這時可能性又多了許多，比方說在東北五大連池的火山口邊，刚好自己的影子被投射在谷底的灌木叢上，於是有了著明顯地標的類自拍，對觀者或是自己而言，可比硬是放上自己的臉孔有趣多了。

九〇年代初期，我曾參加西藏一間寺廟的法會慶典，在山谷的草地上，滿搭著來此朝聖的信徒帳篷，人們盛裝而出熙來攘往，讓這個原本寧靜的山谷熱鬧非凡，混搭其中的帳篷寺廟因其消災祈福的功能，當然也成了慶典的重心。

傍晚，帳篷寺廟煨著濃濃的桑煙(桑煙：「桑」是藏語的譯音，本義為「淨」。桑煙又稱薰香，一般用滇藏方枝柏的細枝和葉，當地稱為柏香者加以燒燃煙

薰)，空氣裡渲染著一股稍稍刺鼻的清香味，一時間無法消散的濃煙，讓谷地瀰漫著厚厚的莊嚴感。地面的桑煙隨著風勢滾動，帳篷寺廟的白色尖頂依稀可辨，正呼應著天上的藍天白雲。

是時疾行而過的僧侶，我雖只來得及捕捉他的背影，但與周遭一切竟也格外配搭。之後，我端詳著照片，如果他是迎面而來，會比漸行漸遠的背影好嗎？我是存疑的。

我曾經寫過我與那群西藏旅行夥伴，習慣把藏原羚(又稱西藏瞪羚)稱為「白屁股」，那是因為即使是生長在海拔四千公尺的環境上，牠們的靈敏與速度，當直覺有危險時，可輕易逃離。

往年當我們有著車隊魚貫前行時，除了第一部車來得及用無線電通知，「一點鐘方向，白屁股兩隻！」後行的車輛通常僅能看到牠背向我們的可愛白色心型臀部。終於有那麼一個機會，可以很清晰地拍下牠的背影，這時也知曉為何我們給牠的暱稱了。

另種不得不提的藏野驢，牠們的聽覺、嗅覺、視覺能察覺數百公尺外的情況。若發現有人接近或敵害襲擊，先是靜靜地抬頭觀望、凝視片刻，然後揚蹄疾跑。跑出一段距離後，覺得安全了，又停下站立觀望，然後再跑。

藏野驢還有個極特殊的習性，喜歡與汽車賽跑。當汽車駛入牠們的棲地，野驢先是好奇





禿鷲起飛的背影，比之降落時的跌撞可是優雅許多(左，青海蓮日寺 2011)。藏原羚動作敏捷，警戒心十足，通常只能看到牠離去時臀部的心型白斑(右，青海可可西里 2010)。





在貴州山間的小村裡，初冬的陽光露臉，路上的積雪開始消融，當然驅散了不少的冷冽。藍天下，泥土夯築的黃牆與蘆葦稈編製成的黑色屋頂，再搭上褪了色的絳紅木門與窗框。「整理得算是清潔，是典型的貴州山居。」我暗忖著。冷不防狗吠聲震天傳來，一隻黃狗向我迎面咆哮衝來，我看看牠的體型與綁著的活動項圈，確定自己在牠的守備範圍外，也就心安理得與牠對峙了一會。果不其然，如此驚動了房子裡的老太太與她的孫女，我與來到屋前的祖孫寒暄了幾句，說服她們讓我幫她們留影。

其實，我早盤算著構圖；將綁狗用的鐵柱置於畫面中間，留了右邊的空間給狗兒，左邊則是餽膳的祖孫倆，如此也算是可以的作品。至於為何留那麼大的空間給狗兒呢？也許是從小到現在，只要環境許可，家裡總是有著狗兒相伴，這種把狗不只是當成狗的視網膜效應，當畫面裡允許牠存在時，總會不自覺地將牠當成構圖中的一分子，甚至有些期待牠的加入。

所以在菲律賓巴拉望的山裡，原本是想為當地原住民巴達克友人拍個全家福照片，在集合眾人間，狗兒竟也自動走位。大體上巴達克人也愛狗，在農耕或打獵時，狗也會相伴，儼然是他們家中的一分子。我實是因著兩隻狗與家人互動

而不停地按下快門，我深信照片中的兩隻黑狗，也讓這張照片生動鲜活許多。

城市裡的狗與鄉間的狗可是大不相同，在鄉下除了小狗階段，記憶中是不太會抱狗的，也許是因為鄉下的自由狗身上都少不了跳蚤與牛蟬，而牠們被洗滌的次數也是屈指可數，當然，鄉間的狗也從不作與被抱的。但城市裡的寵物狗又是另一番風景了，遊艇上的派對原本對狗就不是環境友善，一來狹小，二來危險，於是小心翼翼地抱著呵護，也成了寵物與主人的彼此宿命。懷中小狗儼然想成為活動中的一分子的身體語言，在當下環境中雖然有些無奈，不過這也是現實。

在青藏高原上的一個陽光午後，山谷裡的土木寺多了一些頹完經的小喇巴(普通修行者稱紮巴)們，寺廟雖然有些歷史，但因地處偏僻，並未如臨交通要道旁的其他寺廟被整修得金碧輝煌，嚴格來說，土木寺為一個家廟(就是一個供信仰藏傳佛教的大家族共同使用的寺廟)，同時也因採蟲草時期，廟裡的出家眾多半上山忙碌，即使在陽光下，整個山谷竟然有些冷清蕭條的感覺。我與他們躺在草地上互動也消磨彼此的時間。我索性將相機交給了他們，讓他們看看我今天到底拍了哪些照片，同時也把口袋裡的小相機拿出，趁機拍一些他們專心看相機裡照片的畫面。

從三十多年前開始在青藏高原旅行，當時相機與底片珍貴，每逢拍完照，總是被要求給

照片。而曾經一度也帶了拍立得可即刻送人，但隨後學會當你送出一張照片後，你得隨時要應付上百張的要求。這情況得等到大家都有手機，同時數位相機有即時檢閱的功能，拍完照有時間給被攝者看，然後彼此一笑，攝影者面臨的傳統大問題才終得解脫。在拍下這張照片的同時，除了關注紮巴們的表情，我實際上還用餘光看著長毛的四腳朋友，等待牠慢慢踱入畫面裡。

貴州草海小村裡，為觀映的祖孫倆與黃狗留下影像。(貴州草海 2008)





遊艇上，主人懷中的小狗也想成為活動中的一分子(左，台灣淡水 2022)。為菲律賓的巴拉望當地原住民巴達克友人拍全家福照片，狗兒自動走位入鏡(右，菲律賓巴拉望 2019)。



在拍下這張照片的同時，除了關注燕巴們的表情，更等待長毛四腳朋友慢慢跳進畫面。(四川新龍土木寺 2016)



翻過一個山頭，地平線邊聳立著七千五百公尺高的雄偉白色三角形的巨大屏障。「王志宏，你運氣真好，貢嘎山很少以這麼無遮蔽的樣子現身！」我的藏族朋友興奮地對我說。我與他跌坐在草坡上，貪婪地觀賞著，直到最後的一抹餘暉。三十多年前的青藏高原，現代文明仍未積極地侵入，而逐漸鬆脫的竹幕留給青藏高原境外的人更多想像的空間。由於其絕對的地理高度，旅行上的極端不友善，自然與人為的障礙，反倒給我更大的興趣去挑戰。當時還跟藏族夥伴紮營偏鄉的山谷間，我架起腳架，透過長鏡頭拍攝對面稜線上的放牧少年，隨後將相機給了來營地張望的小伙子。當他透過鏡頭望見他稜線上照顧牲口的母親仿如近在咫尺間，而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那一刻，我找到了工作上的真正意義——我如同一道橋梁，連結兩造間的已知與未知。將青藏高原外界仍未熟悉的種種，經由我的探鑽給了外面的人知曉，而同時我也醒釀著能為這塊山子民從外界帶入哪些？而貢嘎山的現形，無言給了我一張邀請卡！

「我的工作像傘兵一樣，僅不過是手中的相機取代了自動步槍，相同的就是搭著飛機到指派的工作地點，然後拿著相機尋找目標按著快門擊發，工作完成後，再搭機離去。」這是之前無意中讀到一個國際通訊社工作的資深攝影記者

所發出的抱怨文或是討拍文。是時我的工作也曾經是如此，一年有很長的時間在國外旅行工作，幾乎所到之處都是新鮮感——從沒到過的第一次經驗。在那段密集的國外旅行，某方面享受到我熱愛攝影的初衷，親臨現場與見證。但幾年過後，不踏實感的累積卻成了愈來愈重的負荷。

大量的旅遊的確是開了眼界也增廣了見聞，但短暫的採訪時間，通常才正要開始了解主題時，就得被迫離去。如此的工作形式，即使順利填滿媒體版面所需的圖片，而自己卻不再是那麼喜歡。我原先充滿憧憬的攝影工作，有如一顆愈吹愈大的氣球，突然被「傘兵式攝影」戳破，看似大量的片片幻燈片累積原來是更巨大的空虛，我的工作——腦海是時閃過了「浮光掠影」這四個字。

於是我改變了工作模式，成為一個自由攝影人，選擇自己所願意投入的主題，開啟了長期觀察的模式。一旦沒了截稿的掣肘，所有的一切都是海闊天空。先前在各國旅行的經驗當成是自己累積的資產，我決定進入青藏高原。

旅行是時成了自主的行動，不用如同之前出發前囫圇吞棗地強迫閱讀大量資料，反而是所有的書籍都多與青藏高原相關，舉凡地理、歷史、種族與宗教，更包含野生動物與植物都是我的涉獵範圍。當時戲稱自己是讀社會大學的青藏高原博士班，而對自己能真正



少年透過鏡頭望見視線上的母親，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左)。自地平線邊聳立著雄偉白色三角形的巨大屏障，是貢嘎山難得的無遮蔽樣貌(右)。(四川理塘 1990)



「我的工作像傘兵一樣，僅不過是手中的相機取代了自動步槍，相同的就是搭著飛機到指派的工作地點，然後拿著相機尋找目標按著快門擊發，工作完成後，再搭機離去。」



遷移草場搬家一事，現今已改成集體雇車將家當用卡車搬運(左，四川理塘 1992)。傳統的牦牛毛帳篷已有千年的歷史，如今已漸漸被簡單便利的軍用帆布帳篷取代(右，青海可可西里 2008)。



上個世紀義大利藏學者吉塞甫·圖奇所寫的：「他們是唯一我所羨慕的人彷彿是不受限制，安詳而簡單.....當他們流浪過這片廣濶的空間，宛若飄盪在穹蒼與大地之間。」三十年的浮光掠影後，雖不曾後悔，也滿懷感激，但我終知曉那可是愈來愈不可能了。

我的螢幕上分割了二十幾個小視窗，其中不乏穿著藏紅法衣的喇嘛學員，不開攝影機的則是有著藏文或是漢譯藏名的參與者，這些皆為多年來參加「中華藏友會」之「馬背上的醫生」培訓會的學員，本因疫情而原打算將學員集中於青海玉樹州的教室，再由台灣醫師視訊教學即可，孰料青海疫情嚴峻到禁止外出，更遑論群聚，唯一外出就是去做核酸檢測。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我們索性改成居家線上授課，再搭配線上即時漢、藏語翻譯，同步錄影滿足無寬頻訊號的學員下載學習，當然對學員來說雖然少了實際操作項目，但這也是無可奈何下的遂行。授課期間最多有四十多人同時在線上學習。當然，這群老友多少會問到何時能再返回會面，我一方面回答待疫情結束能盡快上高原，但另一方面又有些躊躇，實因太久沒上高原，尤其是項目泰半的所在點——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蒙古語即「青色的山脈」)，藏語中稱阿即實嘉(即「萬山之王」)，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夾在唐古拉山和崑崙山之間，總面積約為二十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三大無人區，嚴峻的地理與氣候條件，保留著完全的原始自然狀態，成為野生動物的一片淨土。中國將可可西里區分成以下行政區：「西藏羌塘自然保護區」、「新疆阿爾金山自然保護區」和「新疆北崑崙自然保護

區」，以及部分的「青海三江源國家公園」。

但實際上從上世紀的九〇年代開始，我在可可西里的旅行就不曾間斷，單單阿爾金山保護區，就去了四趟，羌塘則是九三年就駕車穿越過。青藏公路的多次遊走涵蓋了其餘保護區，而近年來幾次的長江、黃河、瀾滄江與怒江的探源之旅就都位在現在的青海三江源國家公園內。我之所以有點猶豫，實因可可西里平均海拔在四千六百公尺以上，它並不像是之前在青藏高原的橫斷山區，總有上下高低起伏，高山上高山反應，下到河谷地就可舒緩。每回上到可可西里，總得先有著準備前幾天與高山反應對抗的決心，況且想稍微拜訪多個鄉村醫生點，一天一千公里的車馬勞頓與顛簸，那又需要另一種決心，二〇一二年的那趟旅行，一個星期可是跑了四千多公里，猶豫年過六十的我，禁得起再重溫如此舊夢嗎？

事實上約莫每平方公里一點多人的無人區，想要讓醫療資源能在此扎根，得投入大量的成本，原先來此探勘就曾目睹著簡陋的村醫療站早已人去樓空的窘況。我們於是將原先在四川培訓鄉村醫師的方法，改為提升現有鄉村醫師的醫術與改善醫療資材。因此將學員集中某地授課，授課完後，學員返鄉再等待醫療物資的發給。過往我通常樂意領銜這份工作，畢竟青藏高原這麼多年來彷彿是我的後花園，常人認為辛苦的行程，我反而甘

我的螢幕上分割了二十幾個小視窗，其中不乏穿著藏紅法衣的喇嘛學員，不開攝影機的則是著有藏文或是漢譯藏名的參與者，這些皆為多年來參加「中華藏友會」「馬背上的醫生」培訓會的學員，……



螢幕上分割了二十幾個小視窗，是「中華藏友會」為「馬背上的醫生」培訓會的學員線上授課(左·台灣 2022)。簡易診所和有限的村醫，共同守護著可可西里民眾的公共衛生需求：羣格鄉萊陽村的村醫歐當(中·青海 2010)，與曲麻河鄉勤池村村醫西勒迦日(右·青海 2014)。



著我們的動靜。當然還有天上的鷹隼，為解決高原上惱人的鼠患，此地廣築鷹架，豐富的食物來源，鷹隼數量與種類也就相當可觀。如果看鷹隼，同時看雲也是另一種確幸，因著風勢而疾走變幻的雲，因為地高，常有伸手可及的錯覺，如在無汙染的藍天相襯下，這張大自然的畫布雖簡單，也真是百看不厭。

我一直難解此地為何被蒙古人名為青色山脈？高山草原上的山脈除了積雪之外，就是裸露的岩層，青色在此地的山脈僅存在於想像中。也許這應是如同冰島編出的格陵蘭(英文其實是綠島)謊言，當初的維京海盜占據了冰島，就謊稱西邊有一處更大的綠島，讓嘗試入學者繞道而往，可想而知，去到格陵蘭島的海盜可很難再活著回來抗議。所以當年的蒙古人的可可西里是為了欺敵？讓敵人貪圖青色山脈下定有的肥美性群，然後上去了下不來？

可可西里的青色山脈可能是一個編織的歷史謊言，但誰說山脈一定要青色呢？近天貼雲、地闊星垂，親臨才能見證種種，只是得在高山反應舒緩後……

*我們習於在青藏公路的西大灘小歇，欣賞高6178公尺的唐古山，其北坡的冰河向下延伸到4400公尺。(青海西大灘 2010)*





這對小兄妹站在他們家帳篷前，在這塊被大自然恩寵所遺忘的土地，  
希望他們能如祖先般堅忍傳承。(青海可可西里 2005)

有時候，最好不要再回到我們離開過的地方。我們記得我們所留下的，可是我們永遠不知道我們找回來的會是什麼。——菲立普·克婁代

我慢慢地爬上了山脊，訝異於此刻的高山反應僅是輕微異常，沒有個人的頭痛，除了心跳加快與稍重的喘息，我仍可享受晴朗早晨高原的美景。恣意看著百靈鳥大方地在四周鳴鳴著，而圓滾滾的山雀更肆無忌憚地穿梭，天上還有一隻老鷹優雅地盤旋。昨午剛抵此處時還看到了一群藏原羚驚慌地奔離此地，我的驚訝可不低於牠們，以往在甘孜州離公路不遠之處可是見不到牠們的。山稜線上有堆砌著一座藥呢堆，這裡並不是往來過路的通道，估計是間或經此的牧民趕著牲群日積月累所堆疊成的。藥呢堆與背後角錐型仍有殘雪的山頭形成了小與巨大的懸殊比例。四千六百公尺的海拔高度，腳下某營谷地零星的帳篷與越野車有如餅屑在下方點綴，小溪的起源則是一個近五千公尺喚作拉烏的山頭。我默唸著六字真言，陸續為家人與自己增添幾塊石頭上去，更也招呼著下方的黃效文上來此地。歲月已經明顯在黃效文的身上加了標記，他不再像早些年我

們共同溯長江、瀾滄江、黃河與怒江源時，總是努力地走在前頭，嘗試扮演著稱職領隊角色。而如果時間落在一九九〇年代時，我倆還曾探索蠻荒高原，如何各自駕著車輛橫穿藏北無人區，如何在阿爾金山保護區闖蕩。如今單單這段兩百公尺的垂直落差，異常地花了他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青藏高原是平等與勢利的，不管任何人，一律享有慷慨的壯觀景致與嚴峻的氣候挑戰，並挑剔地歧視上了年紀的生靈。黃效文原本招呼我短暫脫離日復一日辦公室生涯的提議——尋訪位於西藏境內的伊洛瓦底江源。這對一起與他探索了數條大河源頭的我，著實有著莫大誘因，但近日的西藏察瓦龍區的大片土石流掩埋了部分公路，又擔心雨季將至，如果入山受困將很難即時脫身，當然還有對於台灣人與外國人入藏的層層管制之諸多顧忌。多年的探險旅行訓練，隨時備有許多應變計畫，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於是從原本的溯源一改為至青藏高原東南方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旅行，我們拜訪位於理塘、新龍與德格等甘孜州境內黃效文曾經有過項目的各縣寺廟，再伺機而動。這個谷地當地人稱為塔呷，昨天有見到幾頂白色帳篷羅列在山谷入口。帳篷鄰近沒能見到牲口，我們判斷這是一群挖蟲草的藏民，在為期一個月的蟲草季節裡的棲身之處。格桑曲佩領著一家與鄰居等十人，側身在草坡上，專心地注視著灌木叢裡的所有一草一

「有時候,最好不要再回到我們離開過的地方。我們記得我們所留下的，  
可是我們永遠不知道我們找回來的會是什麼。」——菲立普 克婁代

雪山深谷旁的藏傳佛教寺院，千年來撫慰著高地生活的高原子民。



石渠縣的塔呷谷地，我們營地背後是海拔近五千公尺的拉烏山。





貌不驚人的蟲草是部分藏民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左)。格桑曲佩一家在草坡上匍匐挖掘蟲草(中)。學童合影。教育讓藏民能跟上時代，有了可與人競爭的未來(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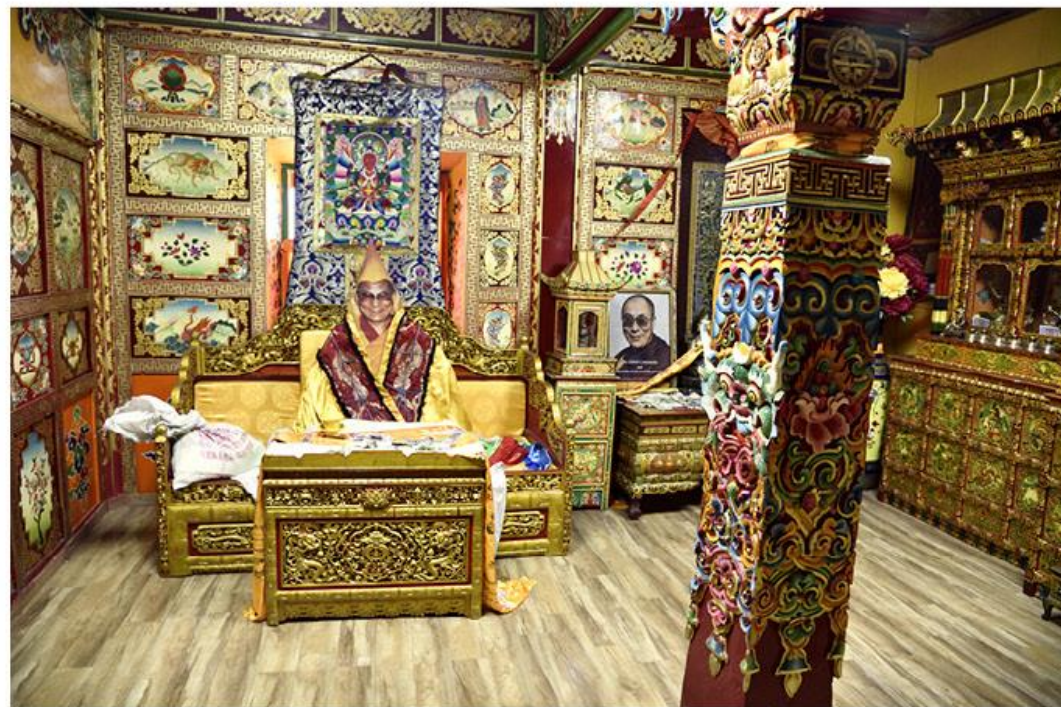




白色是藏民的神聖顏色，鄉鎮以白色的藏房著名(左)；理塘縣城流行服飾商店的櫥窗，對比著一旁休息的老人(右)。



仁康古屋內供奉為達賴喇嘛準備的法座，袈裟嵌上幾人大小的照片，仿如達賴在座。





酥油即牦牛乳製成的奶油(左)；點酥油燈可明善與非善之法(中)。長青春科爾寺大殿重修工程，在防塵塑膠布上方的是宗喀巴像(右)。





土木寺前的人工樹，插滿了鮮艷的塑膠花(左)，佛學院的小紮巴(沙彌)利用課餘，清洗袈裟(右)。



辯經依因明學的邏輯推理方式，辯論佛教教義的學習課程，是藏傳佛教僧侶學習顯宗經典的方法。



作為，卻讓藏民成了二等公民，民怨累積，原本世人所追尋的「香格里拉」，如今卻成了一個張力十足的壓力鍋。

達摩祖師洞也成了信徒朝聖的熱點，有一道轉山徑長三公里，小徑上滿是嘛呢堆與經幡，轉山祈福與前兩者都是本教的遺俗。這些幡布印滿了密密麻麻的藏文咒語、經文、佛像、吉祥物圖形，又稱「風馬旗」。在大地与蒼穹間飄蕩搖曳的風馬旗，接壤了天與地。藏民認為天上的贊神和地上的年神，經常騎著風馬在雪山、森林、草原、峽谷中巡視，保護雪域部落的安寧祥和，抵禦魔怪和邪惡的入侵。

不僅在這轉山徑上，今年旅行沿途所見的經幡，無論是在山巒或是河谷，數量超乎尋常！在初春的高原上，當綠意悄悄換上新色，這些人們刻意裝飾的爭豔，應是祈求天神的福庇，保佑雪域之春早日降臨！

達摩祖師洞的轉山徑滿綴著五彩風馬旗。藏人感信能保護雪域安祥，抵禦邪惡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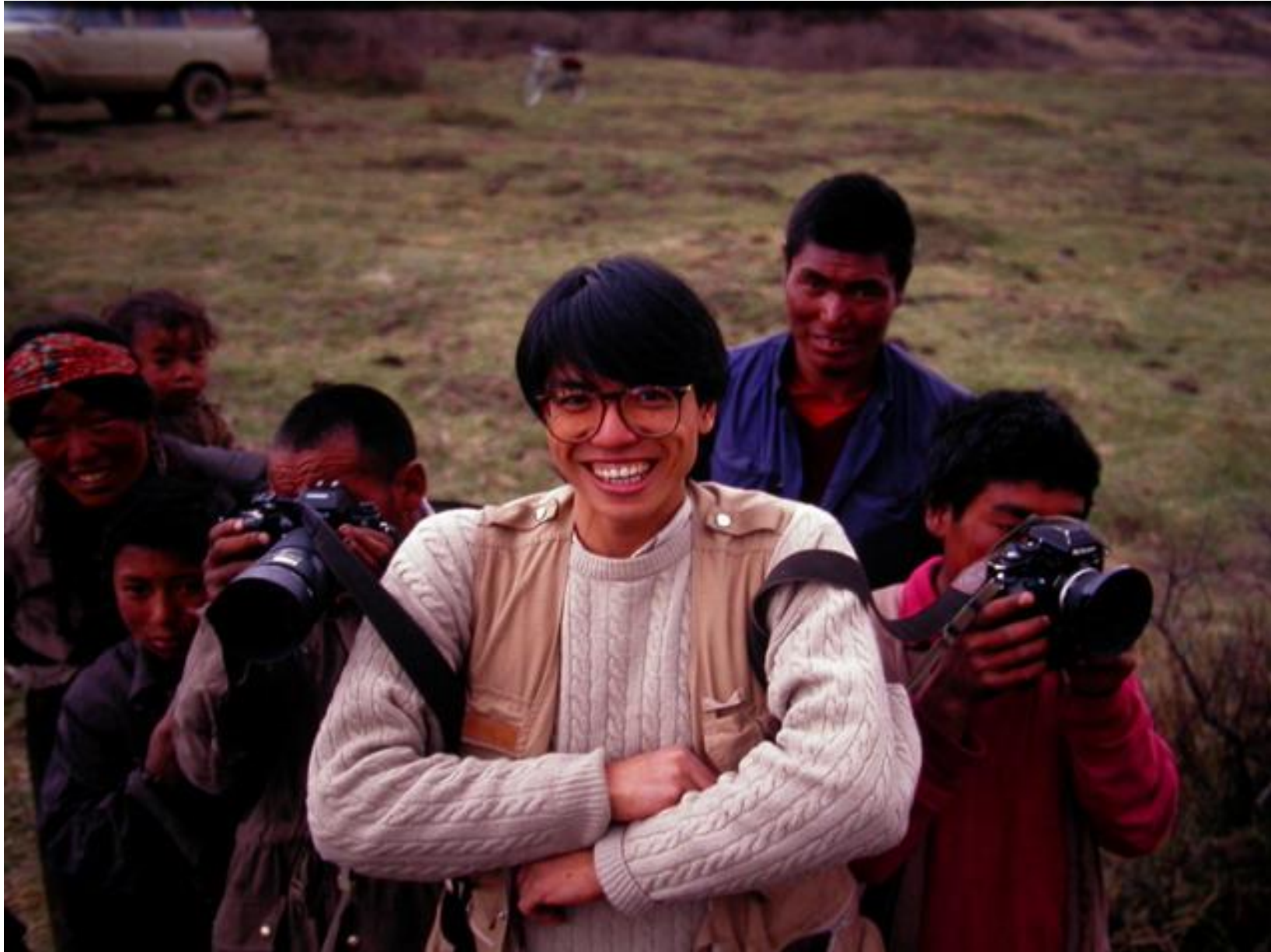



高原已變化中，大雪中見不到熟悉的羊毛帳篷，  
藏呢旗則等待著雪歇日出時再懸掛。



在大地與蒼穹之間飄蕩搖曳的風馬旗，接壤了天與地。藏民認為天上的贊神和地上的年神，經常騎著風馬在雪山、森林、草原、峽谷中巡視，保護雪域部落的安寧祥和，抵禦魔怪和邪惡的入侵。

不僅在這轉山徑上，今年旅行沿途所見的經幡，無論是在山巔或是河谷，數量超乎尋常！在初春的高原上，當綠意悄悄換上新色，這些人們刻意裝飾的爭豔，應是祈求天神的福庇，迫不及待保佑雪域之春早日降臨！



A vibrant rainbow arches across a vast, flat landscape under a purple and blue sky. The rainbow is the central focus, with its colors clearly visible. The landscape below is dark and textured, possibly a field or a plain, with a path or road leading towards the horizon. The sky is a deep purple, transitioning to a lighter blue near the horizon.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

如果你問我  
什麼是世上最重要的  
我會這樣回答你  
是人  
是人  
是人

感恩